当我养狗时，我还养了一只猫

罗尘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三口之家：一人、一狗、一猫。

相互关系：老爹、大姐、小弟。

拧巴往事：老爹小时极怕狗，长大有单挑十三条恶犬的壮举，誓与狗为仇。

龃龉初见：猫狗不相容；小弟的见面礼就是个大耳光，大姐当即尿了裤子。

一起痛恨：整个城市都“宅”着；蹲在高楼里的落地窗前，郁闷让老爹发呆、大姐啃地、小弟挠墙。

共同梦想：从蜗居成功出逃，来到美丽郊区，从此养花种菜、游泳远足、上房揭瓦，可劲儿地折腾。

最大分歧：小弟曾经试图与老爹分享猎物——一只老鼠，被断然拒绝！

危险游戏：大姐动不动就把小弟整个脑袋含嘴里，可知老爹那个怕呀！

最美的事：一双儿女左右护法呼呼睡去。啊，世界在我背面，天堂在我梦中。爱谁谁。

SDL盛大文学
华文天下·弘文载道
上架建议 畅销 | 散文
ISBN 978-7-5039-4576-2
9 787503 945762 >
定价：24.80元

当我养狗时，我还养了一只猫

罗尘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我养狗时,我还养了一只猫 / 罗尘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039-4576-2

Ⅰ.①当… Ⅱ.①罗… Ⅲ.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702 号

当我养狗时,我还养了一只猫

作　　者　罗　尘
责任编辑　潘　艳
装帧设计　弘文馆·垠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160 毫米　1/32
印　　张　7　　彩插　28 页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576-2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自序

曾经与狗有仇

时光倒回去四年——天啊，我还是一个怕狗的人呢。

记得有一个夜晚我在小区附近散步，在转过一片布满荆棘的灌木林后，忽然看见一条大狗迎面朝我跑了过来，那狗有着灰白色的皮毛，耳朵尖尖的立着，身形分明像一头小牛犊子。作为一名成年男性，在现代社会能够彰显勇气与力量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人们都在开动脑筋以谋求生存，力量——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但就在十分之一秒后，我的血液开始沸腾，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我不得不承认我极度害怕，这深不见底的害怕激发出了一种罕见的忘我勇气。

我对狗的印象并不好。我必须承认这一点。

我的童年是在大山里度过的。那里的山民大多喜欢养狗。他们养狗的标

准很简单：咬人的就是好狗，不咬人的就算孬狗。这种极简标准成为相当一部分孩子的噩梦。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条大狗看家。它们情绪暴烈时张开的血盆大口（我个人认为一点都没有夸张），以及低沉的狂吠之声，总让儿时的我屡屡尿上一裤子。我不得不躲在比我高大的孩子身后，以躲闪的眼神看着这些四蹄动物在我面前张牙舞爪。

我害怕去任何有狗的地方。因为我家没有狗。

长大些以后，父亲不知从哪里弄了一条狗回来。那是一条黑色的小土狗。父亲将它拴在鸡窝前，想让它负起看守鸡窝的责任来。我和哥哥都很喜欢它，每天给它喂饭，时常和它玩耍。我忘记了它的名字，因为它在我生命中停留的时间实在有限。我原本可以通过它来解决一些问题的，比如我对狗莫名其妙的畏惧，再如对所有大型动物不可救药的抵触。可是，最终它反而加深了这一切。尽管现在看来，那并不是它的罪过。

在一个打雷下雨的夜晚，停电了。我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碗给它挑选好的骨头推开了鸡窝门，我想给它一个惊喜。然而，也许是雷雨天让它感到惊恐，也许是黑暗世界里不断响起的

风雨声让它的神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它没能在第一时间辨认出我，反而选择了承担使命——我父亲交给它的看守鸡窝的使命——它以为我是一个趁着月黑风高之夜前来偷鸡的贼。于是，它选择了咬我，而不是欢迎我。

这个举动换来的结局是：第二天它变成了一道菜。因为我父亲以及所有类似于我父亲的人，他们都认为：咬自己主人的狗是不能留的。它的生命权应该被剥夺。我放学回来，看见它被吊在窗前的树下，被剥了皮，猩红的身体，向天空张着嘴。我感到了一阵恶心，还有恐惧。

我父亲后来用了很多办法，找了很多人，才给我搞到了一针狂犬疫苗。因为有个自称半仙的家伙，翻着白眼说我得了狂犬病，不久将死于脱水。我父亲惊恐不已，四处托人找狂犬疫苗。我不明白，那个年代搞一针狂犬疫苗怎么如此费劲？最后我被冒充为某位乡镇领导的子女，才有了打一针狂犬疫苗的机会。

只是，那条狗再也回不来了。随后我的童年乃至整个少年时期，与狗彻底绝缘。

再后来，就有了我单挑十三条狗的壮烈事迹。工作后，我有一次回乡探

望年迈的奶奶。村庄添了很多新房子，于是也增加了很多狗。一个村庄的狗是一伙儿的，它们往往有着一呼百应的威力。我不知道与狗对视的规则。我很愚笨。久不归乡，村里来了一个陌生人，自然受到狗群的逼视。我在胆怯之余，贸然采用了儿时奶奶教我的办法，假装蹲下来捡石头，以为这样会吓到它们。然而，不知是它们忠于职守的使命感过于强烈，还是我蹲下去的姿势实在狼狈，我激发了众怒，狗群向我扑了过来。夏日正午的村庄分外寂静，家家户户的人似乎都在劳动或者午睡。没有人注意一个从城里来的光鲜孩子被一群狗逼到了绝境。

危急中，我从地上捡起一根长约三米的树枝，绕着圈狂舞起来，声音瞬间变了形。

短短两分钟后，我便开始且战且退，因为按照挥动树枝的频率，我已经不可能再像风车一样持之以恒了，我的胳膊很酸，双腿开始发抖，有的狗已经瞅准空当朝我凌空扑了过来，它们眼看就要围成一个包围圈了。你知道，当大坝合龙，当玄关一破，当魔瓶一被开启，世界从此将万劫不复。于是我狂暴地挥舞了几下后，一个转身便沿着狭窄的山路狂奔，狂奔之余还要时不时地杀几把回马枪，以震敌威。当我跑到一处山崖时，果断地止住步伐，回头和它们搏杀起来。

事后看，不得不说这是个英明选择，相当有智慧含量。狗群被我成功地化整为零了，我以万夫不当之勇守住这华山一条路。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到十分钟，我就已经差不多彻底领悟了鲁智深同学疯魔杖法的全部精髓，并有所创新。

但狗们相当有毅力，以车轮之战与我对峙。每次只上来两条，腾挪跳跃之间獠牙突兀，后续部队则以声威助阵，狂吠之声高亢错落，先锋部队被我几棍打翻后，只见它凌空跳跃几下，空中就完成了换人，下一条狗随后就到了。烈日炎炎，我一人以地利之势，打了生平最为艰险刺激的一战。打着打着，我不由自主地开始琢磨，想当年《说岳全传》中高宠单枪挑滑车，一气挑了十余辆，最后人尽马亡。高宠乃何等人物？那可是《说岳全传》中的高手郎博旺啊！可纵然是盖世英雄，也架不住这车轮大战。我这么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秀才，单棍斗恶狗——还是十三条恶狗，这还能有个活路？

西方心理学中有一个说法，大概叫做“后天的消极反应”，说当一个动物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电击或者别的什么厄运时，它将放弃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哪怕是再给它一万次活下去的机会，它都只会一心寻死。

当时当下，我何尝不是如此呢？

正当消极反应开始发作之时，我那半瞎的奶奶在腿脚极其不灵便的情况下扶着墙远远地朝我走了过来。她的心灵感应到了我的到来（其实她是听见了我声嘶力竭的叫声），她捡起地上的石头狠狠地朝狗丢了过去，并冲狗群大声训斥着。狗们显然认识我奶奶，其中一条貌似领袖级的狗朝前走了两步，瞪着一双疑惑的眼睛看着我奶奶，我奶奶再度喝斥了几声后，它听明白了，转身悻悻地走了，走了两步还回头看了我一眼，意思大概是：熟人啊？早说啊！费他妈我半天劲儿！狗群眨眼之间便随它离去了。我连忙上前搀扶奶奶。更准确地说，是我那扶墙走路的奶奶用她有力的双手搀住了她血气方刚的孙儿。

一路上，奶奶嗔笑着怪我，你不要盯着它们看，看多了它们当然要咬啦，又不认识你。我辩解道，它们不看我我会看它们啊。奶奶又说，那你看了也不要跑嘛，一跑就肯定会追啊。我急了，我不跑站在那里被它们咬死啊。奶奶笑开了，拍了拍我的额头，傻孩子，没事了没事了啊。

没事了。但真的没事了吗？

几年以后，我在北京的那个夜晚遭遇到了同样一幕。那条大狗朝我狂奔

而至时，我相信这个世界有灵魂，相信有鬼怪有传说。我是个天真的人，且从不以为耻。嗖的一声我感觉我奶奶的灵魂来到我的身体里，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灵魂仍在。我原本是战栗的，有急骤的不安与混乱。它庞大的身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我扑倒在地，我身边没有木棍，也没有断崖，这是一片安静的树林，夜色掩盖了很多东西，我看不出有他人存在，更别说我奶奶了。我握紧了拳头，跟自己强调要镇静，绝对镇静。这次我没有选择愚蠢地蹲下身体，害怕那样会激怒它，而是站在原地，将浑身的小宇宙调到了爆发点，我相信只要零点零一秒的时间，我就能使出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盖世王八拳等一系列匪夷所思且惨绝人寰的绝技。

但天啊，那狗居然在我面前停住了。

我没有看它！我真的没有看它！它为什么要停呢？它应该潇洒地跑过去，头也不回啊！天杀的，它为什么要停呢？我屏住呼吸，两手死命地捏成了天马流星拳，并反复告诫自己：我不跑！绝对不能跑！一跑它就会追，一追就会咬！我嘴角扯动了两下，但一个念头克制不住地像乌鸦般闪过：我奶奶不会骗我吧？不会，肯定不会！但，但是万一呢——万一她当年只是安慰我呢？

我不能尿裤子。我身边也没有人可以躲。但神啊，它已经开始舔我的拳头了。

你能理解“千钧一发”这个成语的含义吗？先想想，别急着说你理解，在此之前，这个词我每年要用上七十八遍我都不能理解。因为那是一连串复杂而细密的分裂反应。就算它活生生地在你面前发生你也不能领会。人们堂而皇之地使用各种形容词的真实原因是懒惰。这时我懂了，发自内心。再给我零点零一秒，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重现当年单挑狗群的一幕了。一群也是挑，一条也是挑，反正今天是挑定了！你没听人说，狼吃人之前都得先舔你两下吗？狗肯定也一样，接下来就是血盆大口，一命呜呼了！

老子读了十几年书，换了无数个单位，走了那么远的地方，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光，才能来到北京，租到这个小区，住进那套房子，体会文人墨客命运颠沛流离之感，半夜出来赏月散心，要是两口就被你咬疯了，那我还混不混了！

电光火石之间——大雄！一个清脆的女声从灌木丛后响起，我睁眼一看，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拿着拴狗链正急匆匆地朝我跑来。感谢上帝，狗瞬间便不再舔我了。

女人蹲下来，一边训斥狗，一边忙不迭地和我解释，没事吧，没吓着你吧？它从不咬人的，脾气可好啦，就是个头大了点儿。我以为这个地方没人。快，大雄，向叔叔道歉。

这笨狗居然应声坐了下来，伸出只爪子，目光殷殷地望着我。

谁要和你握手啊？呵呵，笨蛋。女人蹲下来，嗔笑着拍打它那只爪子。

我站在那里，扯出个笑来，没事没事，挺可爱的，挺可爱的。

女人给狗拴上狗链后，向我再次抱歉地一笑，便走了。走出很远，我还能听见她和那只叫大雄的狗说话的声音，那腔调，就像是母亲对一个孩子。

我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直到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我才慢慢地蹲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夏夜的凉风吹拂着我，一头的汗。从口袋里掏出根烟来，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好过多了。

人们为什么要养狗呢？狗他妈的有什么好？有这钱干点儿什么不行？我悻悻地往回走，嘴里叨叨咕咕。星空其实很美，北斗七星如此鲜明，月

亮在云层中缓缓地探出头来，照耀着我。我不高兴，有很多疑惑，丝毫没注意到这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身边有许多美好的事物，人们，却总是不愿意看见。恰如那晚的我。

四年之后的今夜，我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院里敲打出上述文字。我的脚下躺着一条熟睡的大狗，它的名字叫小九；旁边的沙发上躺着一只猫，它的名字叫配配。我身后的笼子里，还关着八条两个月大的小金毛。它们都是小九的孩子。

听着我敲打键盘的声音，它们入睡了。在键盘清脆的敲击声中，我偶尔能听到它们呢喃的声音，那是它们梦境的反映。天亮时，这些可爱的小金毛将离开我，去往机场，那里有人需要它们，它们将会成为别人的天使，别人的梦境。

写完这篇文字时，天空已经彻底亮了，我似乎又一次错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有鸟在窗前的树枝上鸣叫，我伸了个懒腰，在窗前点了一根烟。小九仍在熟睡，配配站了起来，跳到窗台上，冲我喵呜喵呜地叫着，小狗们也醒了，哼哼唧唧地叫着，想出去玩。我打开了笼子，它们彼此拥挤着像一群追风少年冲向了院子，院子里立即就翻了天了。我在窗前微

笑着看它们，情不自禁地想，或许我错过了一些，但我并没有错过最关键的。

不是吗？一个与狗有仇的人，如何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境地？真是奇迹。

目录
CONTENTS

自序

之壹

曾经与狗有仇 \001

天天和她的孩子们

宠物市场 \003

来自人类的抚慰 \007

分离的日子 \012

没人要的小九 \016

日志

一只特立独行的猫 \020

好狗恶猫 \023

子夜的河床 \025

城市公寓的梦 \027

我的妈呀 \029

我家小九初发情 \030

阳光下的絮叨 \031

小九的冥想 \032

爱的真谛 \033

之叁

家有猫狗

童年那只猫 \083
一个巴掌的见面礼 \086
热爱出走的孩子 \089
小命遇险 \095
失去眼睛的小猫 \100

日志

情欲之孽 \103
阁猫独白 \107
最英俊的农民就是我呀！ \116
青龙湖上九姑娘及废话太多 \118
风雨后的夕阳田野 \120
子夜女人照以及熟睡的小男孩 \124
写给配配的信 \125
一只『死猫』的后现代生活 \130

之贰

围城，出城

月光下的乐园以及罪恶感 \037
雪地里的真相 \042
小区深夜的聚会 \047
雨中的放肆 \054
穿越都市的山鬼 \057

日志

出城记 \061
小九的教育问题 \063
子夜访客 \066
鸡血年代 \068
农民本质 \070
快意的林间远足 \072
怕黑的女生 \077
美丽的意外：小配来了 \079

之伍

生命的轮回
感伤的少妇 \169
双子座男人 \172
日志
鬼妹坨——假孕事件 \178
小九生了 \181
孩子们，请记得我！ \187
后记 \189

之肆

乡村生活

他人的生活 \135

大虎和小虎的悲喜剧 \140

万物生长 \148

日志

蓝天下 \151

大虎，再见 \154

『二流子』的那些事儿 \155

额的神啊，你是杀手！ \158

诛螳螂记 \162

明亮之秋 \165

之壹

天天和她的孩子们

宠物市场 |

2006年夏天，我来到北京东郊的一家宠物市场。并不是要买狗，而是找朋友介绍的一个线人。那天阳光极度刺眼，空气中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所有的狗都在狂吠，声嘶力竭。我感受到比长安街堵车更大的焦虑，听觉和呼吸受到双重折磨。汗水淌了一脸，我也不擦。线人还没来，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在这之前我对养狗毫无兴趣。每晚小区里的狗屎宛如地雷一般，不小心翼翼便必定带着丧气回家。那些遛狗的人，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不得不令我联想到一些糟糕的词汇。比如为富不仁，又或者——玩物丧志。

那年我还供职于这个国家最大的电视台，在一档纪录片栏目担任编导。我们不追逐娱乐，也不假装调查，我们只想记录这个时代。

我刚刚完成自己到那儿的第一部片子，随后，我突然对“养狗的人”产

生了兴趣。我想知道是什么人在养狗，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可怜的生活，空洞的情感，莫非都要寄托在一只只会狂吠的四蹄动物身上？我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社会，狗——说穿了只是一个媒介。

线人是个胖子，平头，叼着烟，斜睨着我，你想知道什么呀？

在与我谈话的间歇，他需要时常对四周笼子里的狗发号施令：不准叫！再叫我抽你啊！狗便安静下来，可两分钟后，它们又叫了起来，于是他只好意兴阑珊地再来上一回。我努力地竖着耳朵，却仍然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他说刚和人合伙三十万包了一窝狗，这窝狗的买卖决定了他今年的收成。他又提到了“非典”时期，他的一窝狗东北有人出价六十万他没有卖，“非典”过后，生意一落千丈，他只好八百块钱处理了事。说完他停顿了一下，眼睛从烟雾中瞟我，他是想让我附和两声吗？还是感叹两声？但他分明谈的就不是狗，是钱啊。

我想，或许我应该拍一窝狗从出生到出售的过程，它们去往这个社会的各个家庭，我跟踪它们，便自然能得到我想要的所有素材。

线人随后带我参观了几家狗店。我第一次知道了萨摩耶、哈士奇、雪纳瑞这些名字。它们都很热情，主人则更热情，向我解释如何判别一条纯

种狗，并慷慨地答应给我打八折。临出门时，我看见一家狗店墙上贴着一副画，上面有各个品种狗的照片，照片旁用大红字写着：祝君养狗发大财。

两三天后，我穿梭于北京各个地段，见了不少人。不是狗的品种令我全无感觉，就是狗主人过分热情，总让我怀疑他们别有目的。有一天回家路上我想，我真的决定要拍这个选题吗？为什么非要拍狗呢？猫也是可以的呀，或者，拍那些养蜥蜴的，养鸟的，不都一样吗？不，不一样。养狗的人群最广泛，阶层最具差别性。只要我拍这个片子，就没有别的选择。

阳阳在一个星期后联系了我，那时我已经快要放弃了。她先谨慎地和我在网上谈了一会儿，确定我的想法后，才同意我去她家看一看。

天天就这样出现在我眼前。它是一条两岁的金毛，一个星期后就要生产了。女主人阳阳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她的男朋友则是一个整日在家办公的IT人士。他们居住在北五环之外新开发的大片楼盘里。那里的楼房一模一样，除了通过枯燥的数字，你实在看不出它们有任何分别。我花了点儿时间才找到他们家。他们租了一套顶层的房子，那是一套复式楼。地板被狗咬得七零八落，露着水泥。进门时，天天迎面便冲了上来，我吓得差点摔了个踉跄。

后来，阳阳向我展示了天天会的那些招数，无非是“坐”、“立”、“趴下”、“不准动”，没什么新鲜的。她还养了两条边牧，热情得过分，也聪明得过分。天天绕着阳阳转圈儿，两条边牧则和男主人玩着捉迷藏的游戏。他们玩得都很高兴，我在一旁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个时候我仍然在问自己：我确实真的要拍吗？

两个人，三条狗，与城市若即若离的生活，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还不错的选题。

两天后，我见了一名国际动物保护组织驻京的官员。这位官员对中国人养狗的风气嗤之以鼻，并一再指出目前流浪狗增多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家庭繁殖密不可分。他们打着爱狗的旗号，其实都是为了挣钱。哪个品种好卖，他们就繁殖哪一种，直到这个品种被所谓的时尚抛弃，大街上到处都是。目前的局面坏就坏在这些所谓的“爱狗人士”身上。

拍！拍丫的！他斩钉截铁地支持我。（忘了说，他是一个纯正的北京人。）

来自人类的抚慰 |

六天后，阳阳给我打来电话，说天天生了，十一只。我火急火燎地带领着摄影师带着设备杀到了他们家。

结果一进门便被阳阳堵住了，她说只能一人上去，而且，不许带任何设备。她说天天现在母性很重，它随时可能咬人。她话音刚落，我无助地看了摄影师一眼，他冲我做了一个“请君入瓮”的手势。关键时刻必须导演出马！这话谁说的？该死的领导。我咬着牙，颤颤巍巍地上了楼。

刚迈到门口，便听见房间里响起天天低沉的狂吼声。我猜是要咬人的前奏。阳阳说，蹲下。我立即蹲下了——反正我本来就是要蹲下的。阳阳又说，摊开双手。我立即摊开了双手。这时我才看见天天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趴着，那是一个貌似产床的东西，我还听见房间里有类似小老鼠般哼哼唧唧的声音。阳阳的男朋友正在拼命地摁住天天，并极力地抚慰它。我蹲在地上，摊开双手，心想，是不是还要放头顶啊？

慢慢地，慢慢地走过来。她男朋友说。

不到十米的距离我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简直是半天挪半步。一脑门汗。又花了十分钟，阳阳帮我把设备拿了进来。摄影师在楼下非常抱歉地抽烟，而我在屋里胆战心惊地拍摄。天天密切注视着我，我知道我只要有任何想动它孩子的想法，立即就会被它掀翻在地，我可不想让我脆弱的脖子去领教那些白森森獠牙的厉害。

就算我如此谨慎，半个小时后最恐怖的事情仍旧发生了。阳阳接了个电话匆忙下楼了。两分钟后，非常不巧，她男朋友的电话居然也响了，公司问他关于一个程序的事情，他接着电话便出去了。当我大汗淋漓地站在产床边推拉镜头时，忽然意识到——房间里居然只剩下了我和它。

我将手从机器上移开，慢慢地坐了下来。我和它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我是一个陌生人，而它正处于产后情绪极不稳定的时期，这个六、七十斤重的家伙，随时可能将我扑翻。这简直就是一个真理。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汗毛都快竖起来了。

我凝视着它，一动不敢动，尽可能的温和，尽可能的平静。我知道假如一定要拍这片子，就必须让它适应我。凭着一张有亲和力的脸，我走遍大江南北，拿下无数难搞的当事人。但在这一刻，我真不知道这张脸是否还管用。狗会认我的脸吗？

我已经筋疲力尽！

一分钟后，它动了，慢慢朝我挪了过来。我的神经绷到了极限。但它不像要咬人的样子，那为什么要靠近我呢？这是个危险信号吗？我的脑中天人交战，僵在那里，想看看它到底要做什么。

它将头放在了我的膝盖上，然后，长长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看上去它是如此虚弱，如此筋疲力尽。

我猛然意识到，它在期待我的抚慰，它在期待一点来自人类的抚慰。

三天后，当我再次来拍摄时，天天迎上来，一下叼住了我的手，我紧张地看了阳阳一眼。阳阳却笑着说，这表示它信任你了呢。是吗？我试着将手抽了出来，它又轻轻地含将上来，大尾巴来回地甩着。我这才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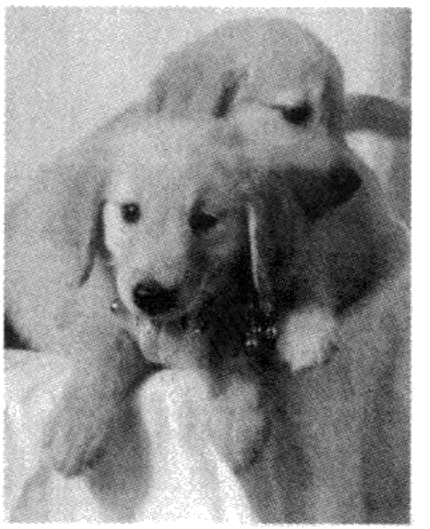
心来，使劲拍了拍它的额头。

我们成为了朋友。应该是好朋友吧，我想。

随后很多个日子，它允许我坐在产床里，和它一起分享它的孩子们。小狗们还没睁眼，只能靠嗅觉在产床里爬来爬去，像一个个小肉团。天天趴在产床里给它们喂奶，我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地拍着，看着。一待就是一下午。

阳阳向我感慨，说每天只能睡六个小时。小狗随时会饿，随时会叫，每天要喂它们五六次，有时凌晨还要起来。看着她一脸欣喜地抱怨，我止不住地想，这都是钱啊，不辛苦哪儿行啊！家庭繁殖？哼哼。

但更多的时候，我忘记了这些。坐在那里，将镜头对准它们，拍它们翻身，拍它们爬行，拍它们一只一只地拱向天天的怀抱。风吹动窗帘，我看着窗外的阳光，又近黄昏了。一天又过去了。



抱抱！

我不曾拍过如此安静的题材，我也从未接触过如此令我无言的主人公。我和它们说什么呢？它们又能听懂什么呢？它

们是生命，来到世界的新鲜生命。我分明预感到某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在我的面前流淌。

这个该死的世界啊，会对它们好吗？

它们睁眼了。它们站起来了。它们开始跑了。阳阳给它们打针了。阳阳给它们戴上彩色丝带了。阳阳开始带着它们在房间里欢快地奔跑了。十一只小家伙外加三条大狗，多大的房子都不能消融它们所发出来的分贝。可我奇迹般地居然不讨厌这种感觉了。尤其当天天带着它们朝我狂奔过来时，我张开双臂，被它们层层叠叠埋起来时，我只能笑，放声大笑。

时光就像一串欢快的铃铛，一天一天地在你耳边发出悦耳的声音。但一日紧过一日。

分离的日子

两个月后，买家上门了。我一直等待的时刻终于到了。人们敲开阳阳家的门，带着挑剔的目光注视它们。有的说，把这只给我看看，有的说，把那只给我看看。看牙口，看毛色，看肛门，看祖宗八代。

天天被关在另外一间房里。它站起来趴在窗户上紧张地往这边注视，开始还吼叫了几声，被阳阳制止后，便只能低低呜咽着，我将镜头从那些买狗的人脸上缓缓地推向了它。它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它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天天啊，人坏着呢。

有希望买狗去送礼的；有男孩来买狗讨女孩欢心的；有希望买狗去给老人做伴的；还有两人均是二婚，彼此的孩子不够亲密，他们希望买条狗来活跃家庭氛围的。每一个人进来都会说，好可爱啊；然后说，太贵了吧？

我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我尽可能地站在角落里，不引起他们注意。当他们问起时，我说拍着玩的，不当真。他们才放下心来。我想让自己很冷血，却发现这是一件如此艰难的事情。

阳阳每天换着花样给它们做吃的。她比初见时憔悴多了。可都是自找的，我恶狠狠地想。难道不是吗？我想起了那位说“拍丫的！”的官员的脸。心说，都被你料中了，哥们儿，你猜对了开头，也猜对了结尾啊。

一周后，第一条狗终于卖出去了。在互联网上，一个福州人通过视频定购了一条，需要空运。那是明媚的一天，我和阳阳坐公共汽车去往遥远的机场。阳阳像搂着一个孩子，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小狗很安静，像是预感到将发生什么，紧紧地搂着阳阳的脖子。我在一旁无声地拍着。

小狗被装进了狭小的航空箱。它拼命地趴在门口，向外吐着小红舌头，呜呜咽咽地叫着。阳阳守着航空箱，和小狗不停地说话。我在一旁，无动于衷地继续。阳阳哭了，在运送宠物的人群中，她哭得格外醒目。工作人员将航空箱拿走时，她说让我再看一眼吧，再看一眼就好了，可航空箱最终消失在走廊尽头，她只好擦着眼泪朝我走了过来。

是在表演吗？还是心虚？

走出大门后，阳阳忽然说，你先走吧，我想再去送送它。但是它已经上飞机了啊，你看不到了啊。我不得不反驳她的念头。

一个小时后，在机场附近的一个角落里，我和阳阳目送飞机起飞。她站在铁丝网外边，手抓在网上，看银白色的飞机在阳光下呼啸而起。在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中，我的镜头里阳阳开始说话，泪流满面地说话，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飞机很快便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里。我感觉自己的眼眶有些湿润，心中有种莫名的东西在流动。我将镜头推向了那蔚蓝色的天空，推向了那遥远而未知的未来。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生命，一个小小的懵懂的生命啊。它真的会好吗？

阳阳说，她从小就喜欢狗。小时候家里养过一条大黄狗，每天都送她去上学，再接她放学。她长大以后，那条狗就死了。她还说，她不想当狗贩子，她只想让每条狗都去往需要它们的人家。它们会快乐，而那些人也会快乐。真的，他们真的会快乐的。

我应该相信她吗？我必须承认，我已经不知道了。

小狗一条一条地离开。每一条离开时，我都觉得像是一场灾难。我让摄影师去拍那些离开的场景，自己就陪在天天身边，抚摩它的额头，看着它一脸信任的表情。我放弃了自己的职责，违背了自己的专业素养。但我不管了。

再后来，有一些狗的主人给阳阳发来了一些照片，有小狗奔跑的样子，有小狗吃饭的样子，还有它们和那些主人温馨相伴的样子。人们因为他们而变得欢乐。看照片时，阳阳一副欢欣鼓舞的样子，不停地对我说，你看你看，它们长得多快啊。天天，天天，快来看你的宝宝！天天甩着大尾巴也趴在电脑前看，我们几个人把脑袋凑在一块儿，挤在小小的屏幕前。天天汪汪地叫着，兴奋极了。

那些在北京的买主家，阳阳坚持每一家都回访，隔一段时间便去一次。对那些初次养狗的人她甚至还写了一份养狗守则，要他们严格按照守则来办。但在后来的一次回访后，我拍到她站在夜色中的街边哭泣。她说她被骗了，这户人家根本就不是想养狗的，他们只是玩狗。小狗现在生病了，他们也不管，她很想把小狗要回来，把钱退给他们。说完后，她满脸泪痕地在路灯下问我，你觉得他们会答应吗？

没人要的小九

我不想再拍了，那是最后一个镜头。之后我开始做后期，一个人在机房里看往昔的素材。三个多月来，我看着它们长大，又看着它们一条一条地离开，故事结束了，故事又开始了。我看到它们第一次睁眼时的情景，我看到它们第一次朝我奔跑过来的情景，我常常沉浸在画面里，而忘记了如何剪辑。我不能冷静地进入这个片子。我知道自己出现了问题，可不知道该怎么办。

市场开门后，人们提着篮子冲往最新鲜的摊位，左挑右拣，讨价还价，随后心满意足地离开，最后只留下些破烂的菜叶。天色将晚时，摊主开始打烊，商品开始贬值。这是现实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黄就是那些破烂的菜叶，陈年的水分。它的毛色最深，个头最小，样子也是最丑的。它还非常淘气，喜

欢和每条狗打架，却打不过任何一条。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我记得它，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

做后期时，我仍旧尽量保持着一周去看天天一次的频率。小黄没有伴儿了，在角落趴着，呼呼地睡觉，却并不消极，睡醒后便自己玩着假想敌的游戏。偶尔骑到天天脖子上闹，天天的大脑袋晃来晃去的，一点也不着急，反倒像在纵容它，纵容着最后一个未嫁的女儿。我看着它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便有点心酸得好笑。

阳阳说，如果没有人想要，她打算将小黄留下来，自己养。但她男朋友有些疑虑，毕竟家里的狗已经太多了。我听着他们的谈话，看着小黄蹦跳着咬我的衣角，我张了张嘴，却没有说话。

这不是一天的事。是十年，甚至更长。我明白这一点。十年的爱——你能保证吗？我很犹豫。

后期做到一半时，我因为私事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忙了很多事情，也去了一些地方。在坐长途汽车经过二郎山时，我看见了这样一幕。一个男人将吉普车停在盘山公路的悬崖边，山顶弥漫着云海，云朵在森林中徜徉，一会儿飘过来满眼的绿，一会儿又飘过来满眼的白。男人坐在悬崖边看云，身边坐着一条大狗，也在安静地看云。我看着他俩的背影，忽然很感动。车开过去很久，我脑海中仍然止不住地浮现出这个画面。我

知道城市里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故事，每天都会出现无数张新鲜的面孔，可城市里却从不曾有过这样默契而温馨的画面。

人，自然，动物，其实可以这样相处的。

回北京后，我打电话给阳阳，说我想将小黄带走。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以确定我是否冲动。节目播出两天后，我将小黄带回了家。那是2006年9月9日，我给它取了个新名字——小九。我希望它能长长久久地陪在我身边。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一起去看云。

然而，就在我将小九接回来两天后，北京城的打狗行动开始了。

日志

一只特立独行的猫

好狗恶猫

子夜的河床

城市公寓的梦

我的妈呀

我家小九初发情

阳光下的絮叨

小九的冥想

爱的真谛

一只特立独行的猫

2006年9月25日　星期五　晴

晚上突然决定接小九回家。在漆黑的高速上，我和一条狗，以110公里的时速向着灯火阑珊处前进。卡车像电子游戏中的路障，我需要做的只是自如地穿过它们，这些在黑暗中猛然出现的大家伙。我孩子般地有些激动，小九则很安静。它趴在后车座上，一动不动，似乎已安然睡去。它胖了十斤。短短的半个月，它似乎已经离开我太久。我想念它，像想念一个朋友一样。这不由得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老了？

想起半个月前，一位买菜回来的老太太，在经过我身旁时慈祥地提醒我：还在遛狗呢，抓狗的来了。她话音刚落，我便以豹的速度带着小九奔向了我的车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车门，通着电话，一溜烟去往了朋友居住的郊区。

我不会让它被抓走的。除非我死。

但我忘了，我是会想念的。

小九回来后，静静地趴在它熟悉的位置上，睁着一双纯净的眸子看着我。我看着它，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如此不善于表达的人。我满怀爱怜，却只会一遍又一遍单调地抚摸着它。我们彼此静默地对视，空气中，没有一丝的做作。它，总能让我平静。

朋友讲了一个故事，在一个地下室的天井里，一只猫被卡在栏杆之间，几个小男孩在用石块投掷它，看谁先将它打死。男孩们斗志昂扬，喧哗吵闹。两个女生悄悄地走过去，扯男孩的衣角，说，哥哥、哥哥，求求你们，别打它了，求求你们，别打它了。男孩们投掷的石块终于激起了猫的惨叫，他们越发兴奋了。女孩徒劳地絮叨着，无助地张望着。猫不动了。随后，男孩们兴奋地叫着，离开了。女孩们默默地哭了一会儿，也离开了。猫被卡在栏杆之间，它死掉了。

听完之后，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似乎不是因为饥饿，说不清缘由，我和几个半大孩子，将别人家的猫抓了，上山准备煮了吃。坑都挖好了，柴火也捡来了，火弄得旺旺的，油盐辣椒一字排开，我们将捆绑好的猫塞进了偷来的一个大瓦罐里。那是一个月光极明亮的夜晚。几个男孩在山坡的向阳处，兴致勃勃地煮一只猫。我们能看见彼此眼神中异乎寻常的兴奋。皎

洁的月光下，猫凄厉的嘶鸣声格外悠长。

我们围坐在那里，人手一张碗，筷子敲得震天响。

神啊，请原谅我们吧，罪恶的诱惑从那时便开始了，暴力和破坏欲从内心深处时时浮现。可儿时的我不知道，当时浮出海面的只是鲸鱼的脊背，年龄越大，鲸鱼便越喜欢在海面上腾跃，直到最后，它们在子夜疯狂地冲向沙滩，冲向人群。

感谢上天，那只猫最后挣脱了捆绑，从火堆中腾空而起，一声嗷叫，向茫茫山野奔去。我不知道它是否成为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猫。我只记得，溅起的火花在夜空中飞扬而下，在瞬间的极致明亮中，我和伙伴们突兀惊恐的眼神。

此刻，小九在我的脚畔四脚朝天地睡去。我知道，它是天使，是来检验我们的道德，还有子夜的寂寞，是否合格。

好狗恶猫

2006年10月11日　星期日　晴

照例深夜去遛狗，小九和一只叫熊熊的秋田犬意外相逢，于是，它们疯了一般追逐起来。想来也是，虽然身边人人都爱它，可是，它又如何懂得我们的语言，我们又如何了解它真正的喜好。想起老孙趴在地上摇头晃脑地与小九对咬嬉戏的样子，我不免唏嘘。我们如此尽力去扮演一条狗，可狗却未必真的高兴。

老孙是个颓了的摇滚青年，他爱音乐，爱动物，爱生活，可生活总不爱他。他和小九相处得极好。我曾笑话他是小九的男朋友，他也不恼，只是张着双大手，声嘶力竭地和小九玩着“久别重逢”的游戏。

知道小区院子中央有几只流浪猫，早前看见过有好心人在喂它们。遛狗回来，小九好奇心来了，非要去看看，结果被猫扇了一记大耳光。我站在旁边，看那几只大猫在黑暗中森严阴冷的眼，还有那高高耸起的腰，不由得后背发凉。我对猫这种动物一向敬而远之。它们守着地狱的门呢，能不阴

气重重吗？小九在花园中央被一只大黑猫的连环大耳光扇得步步后退，我原本是想袖手旁观，可忽然发现周围竟然还有另外三四只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附近了，仔细观察，对我们隐然已成包围之势。我一个哆嗦，魂飞魄散，牵着小九箭一般地溜回家了。

韩东有篇写猫的短篇，叫《花花传奇》，写得不错，有他一贯的风格，叙述平淡真实却能看见生活的荒诞性。台湾的朱天心写过一本《猎人们》，也很好看。但是，他们一点也改变不了我对猫的看法。尤其是在这个恐怖的夜晚。

还是狗好，它们容易接近。可是容易接近的就一定是好的吗？佛家也有阿修罗，面目可憎但菩萨心肠，地狱中的罗刹更是如此，脾气火暴的它们天天要喝烧红的铁水解渴，可地狱缺了它们怎么行呢？我只能说，我没有接近过猫。没有接近过的总是容易让人觉得生分。

好比走廊上日日面熟的姑娘，却从不曾有过言语。偶一日交谈，发现人家也是个春天呢。

子夜的河床

2006年11月21日 星期六 阴

小九越来越像一条看家狗了，尤其喜欢睡在门边。现在，它又在说梦话，嘴里哼哼着，是个恐怖的梦吧。我看着它紧皱的眉头，有些担忧。

又带它去了河床。大雾弥漫的河床像一条通往天国的路。干枯而发白的地表层和大雾连接在一起，我看不到远方，天地似乎只剩下了眼前这一块。我眯着眼，站在河床上。双手伸开，整个人似乎慢慢漂浮了起来。

小九跑得很欢，我站立着，抽烟。

两边是高得没有人性的摩天楼，远处的桥上没有车辆经过，路灯孤独地张望着，天空的一弯弦月静默如银，好景致。我默叹着，沿着河床缓缓地踱步。

走到有冰面的地方，我怕小九跌入冰水中，便拴着它，不知它突然看见了什么，这个四十多斤重的家伙一个猛子便冲了出去，直接把我拖倒在子夜

冰冷的河床上。我躺在那里，仰望着天空，月朗星稀，四周静默无声。长叹一口气，看见小九正无辜地望着我，好像好奇我为什么会躺在地上。我与它对视着，不知如何是好，手指间传来隐隐的痛意，借着月光我才发现，手指磨去了一块皮，生疼。

岸上走过来一男一女，女的仿佛喝多了，一个劲儿地在说自己冷，却又发出肤浅的浪笑。我很想上去告诉那姑娘，她的笑干扰了这个气场，可我又不确定，能发出这种笑声的女人和这世界是否还有什么关联。小九在河床上奋力地奔跑，像一道黄色的阴影，我慢慢地踱着步，冰面嘎吱作响，站住了，点了根烟。姑娘的笑声远了，我重新安静了下来。

远处的铁路桥上，一列火车在雾中疾驰而过。

城市公寓的梦

2006年12月30日 星期三 小雪

醒来是在凌晨三点，被噩梦惊醒的。我梦见自己成了孙悟空，带着猪八戒在野外和私会的女子话别。女子傻傻的，对世事浑然不知。我们在城墙上接吻，像《大话西游》中最后的桥段。她的父亲在城墙下警惕地注视着我们，这导致我们无法在梦境中完成一段更投入的吻别。后来，我离开了，扛着金箍棒远远地离开了。他们被赤身裸体地扒光，脸上描摹出尸体的颜色，被无数没有面目的黑衣人塞进一个冰冷空洞的石棺里，所有的灯都关闭了，所有的铁链都已牢牢套紧，棺木被深深地植入地下。可是，他们还活着啊。

我在梦境中醒来时，浑身淌汗。空调的水滴仿佛是从远古时代响过来的，我抚摸着自己的脸，在黑暗中木然地张望。旁边有喘息的声音。我伸出手去，小九在温驯尽责地抬头看我，它虽然有沉沉睡意，却立即察觉到了我突如其来的恐惧。

我抚摸着它，逐渐回到了地面。

在万籁俱寂的子夜，所有浮嚣都只在梦境中徜徉之时，我清晰地察觉到我的肉体和灵魂的隔离。在洗浴间的镜子里，有一个我，对面，还有一个我。

如果按照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人的理论，我和他是没有区别的。一个自我，一个本我，一个超我。三位一体地折腾，完成了一个人整体的混乱。他们被禁锢在这里，行走在那里。禁锢本身是合理的。因为自由原本是一个没有疆界的边沿，失去了禁锢又何来的自由？但它不是一个概念化的喜丧。那些毫厘之间的悸动，正如蟑螂在厨房里窸窸窣窣地贴地飞行。

我需要将自己放平，再一次默然睡去。就像床畔的小九，四仰八叉地睡着。谁人知道，它的梦境，又是怎样的精彩？

我的妈呀

2007年1月4日 星期四 晴

我的妈呀

小九来月经啦

这这这这这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我家小九初发情

2007年1月6日 星期六 晴

发了情后，小九的眼神开始闷骚起来。

少女怀春想必就是这个德行。

带它出去一次，无数公狗撕心裂肺。有两条小公狗竟然追车二里地，就为一亲芳泽。小九哀怨地看着我，仿佛在说，就让我搞一次吧？我犹豫了一会儿，幽幽地说，咱长大了再搞吧，到了那时——它心生向往之际，我想起了当年我父母似乎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当不得真啊。唉。

阳光下的絮叨

2007年1月14日 星期日 晴

周末的中午醒来，必定有一种庄严的慵懒。没有什么必须马上要干的事情，但精神又出奇的好，因此，我时常会想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或者反省最近自己做过的事情是否尽然靠谱。聆听一下自己的心态，和自己好好聊聊。

正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运气，转头看见小九叼着那个布娃娃毕恭毕敬地坐在我面前，它想和我玩呢。我微笑着看着它，阳光照在它的脸上，眼睛像两颗黑葡萄一般，那么纯洁，那么善良地看着你。我没有理由拒绝它的提议。我们玩了一会儿。我抱着它，它把头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紧紧地拥抱着，想从对方的身上汲取些力量。

在阳光下，像两个知己。

小九的冥想

2007年3月17日 星期六 晴

中午忽地醒来，感觉四周一片寂静。窗外的河边少有人迹，仿佛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种冥想的状态。

小九也跑到窗边来，把腿搭到窗台上，目视窗外，也一动不动。它又在冥想什么呢？

小时候的它可不是这样。

是不是大了就都喜欢瞎想啊？

爱的真谛

2007年4月21日 星期六 晴

小九来月经后，被送往郊区一个朋友处照顾。昨天去看它，在河边的草地上，它迎着阳光奔跑，一副飒飒的样子。我远远地看着它，想：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产物？是爱你爱它的感受？还是爱它蓬勃的本身？

你喜欢拿一根链子拴着它，在你腿畔做俯首帖耳状吗？还是乐意看它这样愉悦地奔腾，在生命本来的律动里视你如无物？

它玩耍。我忘记了它的名字，因为它在我生命中停留的时间实在有限。我原本可以通过它来解决一些问题的，比如我对狗莫名其妙的畏惧，再如对所有大型动物不可救药的抵触。可是，最终它反而加深了这一切。尽管现在看来，那并不是它的罪过。

之貳

围城，出城

月光下的乐园以及罪恶感 |

当时针转到子夜零点时，我和小九就出门了。在夜色的掩护下，我俩兴高采烈地奔赴河边。那其实是一条干涸的河。河里没多少水。如果你离它太近，或许还会觉得气味颇令人不快。但对我和小九来说，这就足够了。

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好去。

河床上不能去，路灯下也不能停留。我们便只好在那倾斜的河坝上奔跑。我一直担心它会跑偏，最后变成赵本山《卖拐》中的某个人物那样。但小九还是很争气，它学会了在倾斜的河坝上跑S型。它真有创意。

它喜欢叼树枝，叼砖头。每每叼在嘴上，便朝我狂奔过来，放到我面前，以热烈的眼神期待地望我，让我丢给它玩。我丢出去后，它会立即

再捡回来，我只好再次丢将出去，周而复始。有时我丢得不好，会丢到河里，它往往一个箭步冲到河边，停住，回头望我，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向它摊开双手，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它便惶惶地在河边焦急地踱着步子，几次试探，终究还是不敢下水（那时它还不知道自己超强的水性，等它明白，是一年后的事情了）。

但两分钟后，它便会找到另外一块石头兴奋地叼来给我。每每看到它一如既往的眼神，我不由得感叹：小九啊，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形势啊。

有一次我为了让它体验一下宽阔的草地，深夜开车将它带往附近的一处高档小区，因为那个小区外面有一大片同样高档的草坪。车一开到，还没来得及停稳，小九就从座位上噌地一下起来了，趴在窗户上看，兴奋得不行，我刚将车门打开，它便一个箭步蹿了出去，将鼻子深深地埋在草地上，到处嗅着。我知道那是一个气味的世界，一个我无法领会的世界。作为一条狗，它可以闻到一把装饰精美的刀鞘上真牛皮所散发出的一切味道，甚至包括那头牛临死时掉下大颗眼泪时的悲伤心境。它们就是这么超人。无论多么完美的检测工具，目前仍然无法代替狗的鼻子。在嗅觉上它们是完美的。

我凝视着它在那片草地上疯了似的奔跑，时而一个急刹车，时而又狂放地追逐，究竟是什么让它如此快活？又究竟有什么样的味道在它的四周环绕？我无法知道。我只知道我们不能待的时间太长，长了会有危险。

我密切地注意周围的形势，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我必须第一时间带小九撤离。

那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尽管如此，那个地方我们仍然只去了三次。第三次时我们遇见了警察。当时刚下车没多久，小九正在那块草地上飞奔，我抬头远远地看见一辆警车打着灯朝这个方向开了过来。我连忙丢下刚点燃的烟，小声叫了一声小九，小九抬头一愣，我冲它招了招手，它飞速地朝我跑了过来，我带着它迅速绕过一个弯，趴在了一处灌木丛后面。小九趴在我身下，仍旧抬头兴奋地看我，嘴里不断哈气，似乎以为我们在玩一个新游戏。警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压低了嗓门，冲小九说，不许叫！你要叫了你就死定了啊。它似懂非懂地望着我，我紧张地抚摩着它的额头，希望它能冷静。

狗是可以感受到某些气场的。我坚信事实就是如此。警车在离我们不到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两个警察下车来看了看，其中一个警察叼着烟还对着草坪撒了一泡尿。随后，他们攀谈了几句，离开了。我知道金毛是不喜欢叫的，我几乎没听见过小九张口吼叫，但我仍然担心那一刻小九会兴奋过度叫出声来，我的心脏完全提到了嗓子眼。我担心它完全不知道当时面临的是什么。

但是上天保佑，小九自始至终都没吭一声。它应该感受到了我的担心。它察觉到了气场中某些微妙的变化，和我同时目送警车离去。然后我们匆忙上车，逃离了那个高档小区，以后再也没去过。

之后每次见到警车，我做一个手势，小九就会趴下，无论何时何地。日积月累之后，它和我都已经习惯了。它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遵纪守法那么多年，终于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罪恶感。从前我也曾害怕过警察，那是因为他们要求检查暂住证。现在我仍然害怕警察，却是因为小九。

我觉得这两者其实并无差别。

将我送到收容遣送站，或者是昌平某地，我或许还能打几个电话，找到一些办法。但如果将小九送到某个莫名的地方，那它将面临怎样的局面？我不得而知。我能理解一个城市的确不能容忍太多的狗，一个城市也的确不能接受遍地狗屎的情况。可城市并没有取缔狗的买卖，城市也从来不曾宣传或是教导所有养狗人应该如何如何。这里的养狗政策是标准的一刀切，高过三十五厘米的就得驱逐出市区。这不禁让我想起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电影《楢山节考》，一到七十就得上山等死，管你身子骨结不结实。尽管在城市中养狗的确需要相当的耐心和细心，然而，在对狗的宣传以及品种的管制上，是否还需要有人去做点什么呢？

我坚持每晚十二点以后才出来遛狗，小九在小区里每一次方便我都会收拾干净，不到举目四望人烟罕至的地方我从来不会松开狗链，小九也从来不叫，甚至从来不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但我仍然需要带着罪恶感生活，我似乎做错了太多。

我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否也能稍稍爱一下我呢?

自从和小九深夜出门后，我逐渐对李清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准确地说，是对李清照的词产生了兴趣。当然不是那首著名的《如梦令》："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而是那首非常非常惨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倾斜的河坝就是我和小九子夜的乐园。当月亮穿过云层时，你能看见一个年轻人和一条狗在河坝上欢快奔跑的样子。他们不在乎河道里那刺鼻的气味，也不在乎那倾斜的角度足以磨平他们的鞋底。只要有河坝，只要有月光，就有了欢笑。

雪地里的真相

然而，冬天来了。

北京的冬天令人有一股想要冬眠的劲头。灰沉沉的空气中混杂着太多的尾气与怒气，白昼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人们缩着脖子在空气中走，像要用尽浑身力气，才能在这凝滞的生活中前行。每天都是疲惫的，每天，都是绞尽脑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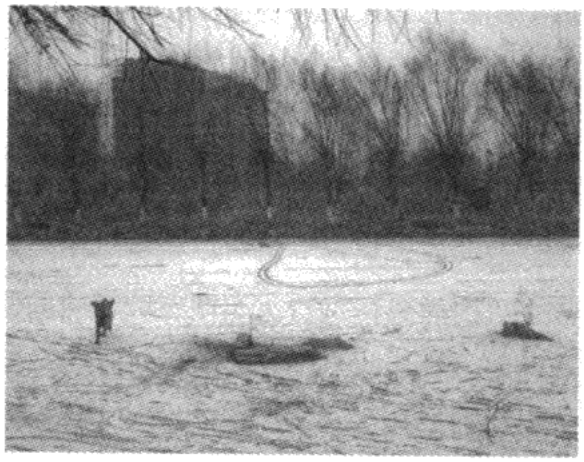
但小九不管这些。它仍旧热情地欢迎着我，指针一转到子夜零点，它就毕恭毕敬地坐在我面前，嘴里轻轻地哼唧着。有好几次，它甚至主动将狗链叼在嘴里，然后悄悄地靠近我。在我停笔的间隙，它凑上前来，用嘴拱我的手。

但每当我对它说“不”时，原本兴奋十足的它突然往地上一趴，像天塌下来一样，两眼无神地转了转，最后无奈地凝视在某一点上，不动了。

每每这时，我便觉得自己像个刽子手，心狠得不行，但想想这繁杂的一切，跌宕的人世，就又硬下心肠，视而不见了。小九啊，这茫茫人世你爹地我能全心托付的人都不曾有一个半个，人人即为刀俎，人人亦为鱼肉，无非是点斟酌的关系，不到那份儿上便不要强求，到了那份儿上，也得看人家的意思。你要是真的识相，就应该知道夹起尾巴做狗，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不要痴心妄想。

说完，它却仍旧热烈地望我，眼神显示它像什么都没有听到。照旧是安安静静地趴在我的脚畔，聚精会神地守着我，我稍有动静，它便立即起身，一副随时听候召唤的样子。

在连续数晚匆匆下楼之后，有一天晚上下雪了。雪花是在子夜悄然落下的，我在窗前看了看雪，人忽地抖擞了起来，转身对小九说了一声，走！小九立即冲了起



雪地里撒欢

来，大尾巴拼命地甩着，绕着我一连转了好几个圈。我给它拴好狗链，我俩便兴冲冲地下了楼。

满天的雪花让子夜变得明亮了许多。小九有生以来还不曾见过雪，下楼后它瞪大了眼睛，看了看天空，又回头看了看我，像在疑惑着什么。随后它就把这个问题抛在了脑后，一个箭步冲向了雪花，奋力地奔跑起来。

那个夜晚我和小九走了很远。路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沿着河边走了一会儿后，拐过一道弯，就看见了一座铁路桥。我和小九站在那里数火车。因为离得近，火车便有着呼啸的气势，小九一点也不怕，和我并肩站着，看那些明晃晃的窗户从眼前一闪即过。

我们能看见车窗内一些人的表情，他们想必也看见了我们。我们不是在扮演天使，但我怀疑人们确实会有这样的错觉。火车在漫天的雪花中呼啸而过，人们观望雪花的同时，突然看见窗前一个穿黑衣的年轻人和一条大狗陡然出现，又转瞬消失。他们或许会有一点小小的意外和惊喜吧。

能让那木然的眼神倏忽间变得明亮，应该也是一种道德。我想。

火车开过后，我和小九便沿着铁路信步走去。沿线是一排刚栽种不久的

树苗，都不高，转过弯后，一条宽阔的大路沿着丘陵铺陈开来，上面铺成了银白色，雪花不断从暗蓝色的苍穹飘洒下来，小九和我迎着雪花并排走着，就像走在一个明亮的天国里。

在转过一个丘陵时，我们意外地遇见了一个人和一条狗。一个穿着灰褐色大衣、双手插在口袋里的中年男人牵着一条哈士奇。他叼着烟，略显惊讶地看着我。我同样感到惊讶——原来在这个时候，有着这样心情的人不仅是我和小九。我们彼此斟酌着似乎要打个招呼，或者说点什么。可当我们还在选择词汇时，小九和那条哈士奇已经奔跑在了一起，彼此亲热地嗅闻着，追赶着，像遇见老朋友一般亲切。我们的目光瞬间便被它们吸引了。我也掏出烟来点了一根。雪花无声地落下，我们无声地观望。

一直到最后，我们都没有讲话。他喊住了他的狗，拴上链子，迢迢地走了。小九追赶了一下，被我喝住，只好立在那里，专注地看着它的朋友远去。一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过身，朝我奔跑过来。

从那天起，我以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天堂，一个替代河坝的天堂。那是一个银白色的世界，没有人烟。随后连续几个晚上我和小九都出现在那里。有时我们会遇见那个中年人。但我和那个人一直都没有讲话。如果第一次没有说，后面再说什么似乎都不对了，我们已经错过了话点儿。而小九和那条名叫多尔衮的哈士奇则成为了朋友。两个男人每晚叼着烟

看两条狗在雪地里奔跑，然后拴住各自的狗，头也不回地道别。仿佛一个静默的仪式。

可雪融化了，真相暴露了出来。在一个傍晚，我心血来潮地带着小九想去那里走走。结果，我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夜间那一个个的丘陵，原来都是垃圾。雪变成了黑色，黑色的水浸泡在垃圾中，残存的白色如同斑驳的白癜风，赫然立于面前。小九同样是兴奋的，它只需要奔跑，在各种气味中徜徉。而我，知道天堂已经崩溃了。

后来我们再没去过那里。我们陷入了新的麻烦之中。年关到了，震天的爆竹响彻在城市中央。我和小九坐在窗前看烟花，烟花很美，城市很寂寞。

小区深夜的聚会 |

春天到来时，我和小九搬家了。我等待了近三年的期房终于建成，在这个偌大的城市，我们有了一席之地。尽管只有六十多平米，尽管在无数楼宇的环抱之间，但那终归是我的家。小小的，温暖的家。

想来每个在北京闯荡的人，都期待有一扇属于自己的门。如果心里那扇门没有开，到了一定年龄，便会期待有一扇物质的门。这几乎是一定的。忘我的工作，目的便是换来一个小小的蜗居。三十岁后如再有“城灯万千盏，何处是我家”的感受，人是会死的。

然而这只是人的悲哀。作为一条狗，它所理解的并非如此。短短半个月，小九将我新买的沙发从中间掏洞，直至底部打穿，形成完整的空气对流，顺便毁了我两双鞋，以及半本《现代汉语实用字典》。我期待它能自己学会上厕所，甚至为了它而专门将马桶改造为蹲式，并一遍一遍耐心地教导它。然而它总是置之不理。

有一天晚上我回来，它奇迹般地没有出来欢迎。走近了看，才发现它正在聚精会神地啃一处墙角，水泥已经剥落，钢筋裸露出来。我暴跳如雷，却毫无办法。它怎能理解这一切呢？这是你爹地的家啊。爹地我拼了老命才挣出个首付，每月还要吭哧吭哧地往里丢钱，爹地容易吗？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我俩沉默着坐在落地玻璃前看天，彼此互不理会。夜色弥漫，二环路上车水马龙。

有一天子夜，我下楼去小区超市买方便面，拐过一栋楼宇时，黑暗中听见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像是某种巨大的动物。我停住了步伐，一动不敢动地站在那里。呼吸声越来越近，我不知不觉地将手中的方便面举过了头顶。随着嗖的一声，一个巨大的家伙从一个灌木丛中飞了出来，路灯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大型的雪橇犬。好家伙，足足有七八十斤，这个小区里会有这么大的狗吗？我心中一惊，难道他们就不怕打狗队上门吗？那雪橇犬看都没看我，一个唿哨便从我身边跑了过去。我定了定神，刚准备往前走，只见后面又跑来了两个家伙，这次是人，染着红的黄的头发，瘦得一身排骨，裤子就快松垮到了裆部，皮带上挂着大铁链子，跑起来叮当作响。他们一边喊着“霸王、霸王”，一边跌跌撞撞地朝楼宇后面跑去。

进电梯时，我带着疑问和看电梯的女人攀谈起来，才知道这个小区竟然

是别有洞天。每晚十二点后，养狗的人会纷纷下楼，占据小区里最大的花园，都是一些白天不能见光的大狗，只能晚上出来遛。我问那女人，难道他们就不怕被抓吗？女人说，他们有办法呢。有大狗的人家组织起来，不是有打狗队嘛，他们就成立了护狗队，还凑钱买了对讲机，在小区的几个入口派人放哨，一有人说抓狗的来了，就立即对讲联系，都商量好了的，谁来了都抓不住。

哦——，我带着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上了楼。第二天就报名参加了护狗队。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那晚我带着小九看见了五条哈士奇，三条金毛，两条古牧，一条黑背，甚至还有一条大白熊。天啊，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此拥挤的小区里竟然潜伏着这么多条大狗。当然，还有条名叫霸王的雪橇。

我头天晚上看见的那一幕第二天再次上演了。又是子夜，两个排骨哥绕着小区疯狂地追逐着霸王，而霸王则玩了命似的奔跑。终于跑累了，才安心被人拴着狗链带了过来。这时它真正的主人才出场。那是一个光头、刺青、肌肉累累的家伙，穿着一件紧身背心，脖子上戴着一根我想足有一斤半重的大粗金链子，叼着烟趿拉着拖拉板就来了。这小区里竟然还有黑社会？我和小九同时一愣，歪着头注视着这位大哥。大哥从马仔手上接过狗链来，拍打了两下狗额头，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身材窈窕、脂粉气十米之内令人肾上腺素激增的女人，上前搂着霸王一阵狂亲，然后大哥牵着霸王，搂着他的马子，带着他

的两个马仔打道回府了。

前后不过十分钟的时间，却真是一出大戏。

而其他的遛狗人呢？一个个都是宝贝、宝贝地叫着，抄着手看着狗狗们冲向草坪一阵狂奔。我作为一个新来的成员，忙不迭地和人打招呼。这时一个女人问我，你家狗多少钱买的？小九歪着头看她，我在黑暗中愣了一下，啊这个——是一个朋友送的。我家露西花了我八千多呢。女人故意轻描淡写地说道。露西？是啊，你看。一头大型贵妇被喷成彩带的样子，正在奋力地嗅着一条斑点犬的肛门。露西！露西！不准做这么下流的动作！女人摇啊摇地去了。

你这狗失格啊兄弟，多少钱买的？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男人冲我说道。失格？失什么格？我讪讪地望着他。旁边人聚拢了上来。耳朵的位置不对，体型偏大，金毛的标准体型应该比这小，牙长得也不齐，嘴型偏长。你都注意到它的牙了？我心里不由得嘀咕着。来，我给你看看我们家威廉。威廉，过来！狗群中一条飒爽英姿的金毛跑了过来。别说，人家还真是漂亮，跑动中浑身毛发飘逸，宽脸型，大脑袋，一看就是一条价值不菲的金毛。

威廉花了我小一万。它爸爸是枫叶系的名犬，也就是魅力太子。外祖父是枫叶系的黄金武士，妈妈是日本排名第一的黄金格格。都是从加拿大

那边过来的冠军犬，有血统证的，这个你可以上网去查。你看这牙，再看这毛色，威廉！趴下！翻身！对，你再看这腹部的毛色，它是渐变的，你再看这四只脚，多粗壮，多有力啊！

我也只好蹲了下来，就着路灯看正四仰八叉的威廉。旁边的人不时地发出啧啧的称赞声。威廉转动得更起劲了，嘴里还不时地哈气。

哎，那你帮我看看我们家老王怎么样？一个穿着吊带装的女人死命地扯着一条几个月大的金毛凑了过来。

男人蹲下身子，掰开那金毛的牙口仔细看了看，又捏着尾巴让它摆了几个造型，才站了起来，义不容辞地说，失格。你多少钱买的？

不可能吧，我花了三千五呢。

被骗了，哪家店买的？找它麻烦去。

被称作老王的那条金毛极不耐烦地咬着主人手上的链子，一副随时发力奔跑的样子。我摸了摸它的头，它立即伸出了鲜红的小舌头来舔我，随后竟将我的指头当作奶瓶一样使劲嘬了起来。

哎，哥们，你那狗多少钱买的？男人终于朝向了我，我仰视着他，路灯

下的身影真是庞大，阴影中只有一双眼睛闪闪发亮。

后来，小九不再加入它们的队伍，而是和我默默地走到小区一角，在一栋还没建好的楼前有一块小小的空地，我们在那里玩丢球的游戏。我懒得听他们废话。而老王呢？则和它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主要是由那个女人造成的。那女人也是新来的，听说她老公是一个搞建筑的包工头，发了点财，就将她从老家接了出来，买了这里的房子。男人老不着家，为了解闷，她便养了这条狗。男人叫老王，她便管这条狗也叫老王。那个老王如她的意，这个老王便有好日子过。那个老王要是让她难受了，这个老王便也凶多吉少。或许是因为那晚那男人说她家老王失格，我家小九也失格，她便不由自主地将我们视作了一伙儿。不过她还时常带着老王和他们转，要回家了，才带着老王到我的角落里来和小九玩上一会儿，和我也聊两句，一副天涯沦落人的样子。

我家老王挺好的，怎么就失格了。你别听他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跟别人说，我看那男的纯粹是为了泡那个女的才这么说的。

哪个女的？

就是露西她妈呀。你看她一天到晚穿得跟个花蝴蝶似的，出来遛狗还扑那么多粉，大胳膊露着，也不知道半夜露给谁看。哎，我还告诉你，那个凯文他爸也想泡她呢，两人明争暗斗的。还有公主她妈和辣椒他爸也

老是眉来眼去的，我看他们迟早要搞上了。

我挠了挠脑袋，看了看她。小九正和老王在草坪上飞奔。

哎，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不信拉倒。

这哪里是遛狗啊？分明就是外遇集散地以及社交大本营嘛。我心里嘀咕着，目送着老王他妈摇啊摇地去了。

日复一日，就这么着过去了一两个月。不知道老王他妈是否在那边也说了一些关于小九他爸的坏话，总之，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下了班就回家看书写字，夜深了便带小九去小区角落里丢球。小九才不管自己失格不失格呢，照旧跑得欢，跳得高，每顿饭都吃得饱饱的。偶尔带小九穿过他们以及它们时，我和小九均目不斜视，径直走过。偶尔老王上来打个招呼，小九也是小心翼翼地叼着它的宝贝球，惟恐被人抢了去。

雨中的放肆

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北京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伴随着闪电惊雷，好像整个城市被人装进了垃圾桶里摇来晃去。小九整日趴在落地玻璃窗前，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们像是被城市的某种疾病感染了。我不想出门，电话也打得少。对着电脑，对着墙壁，天亮了，天又黑了。

从窗前望去，城市很大，一望无际，每条路上都有足够的车，我们叫它车河，每扇门都紧锁着，窗后拉着窗帘，时常，我能看见对面的眼神。电视开着，永远的背景音。门铃响，送外卖的人。我望着送外卖的男人，心想，是不是只有他们才是运动的，才是辛苦的。他们可以敲开每扇门，递给人们那些必需品，然后大门关闭，一切照旧。整个城市迟早都会有宅着的一天，相信我，一定会的。

工作缺乏激情。如果不是必要，办公室应该被省略。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里。苦笑着离开电脑椅，像离开一双紧密拉扯的手。我必须下楼走

走，无论多大的雨，无论多强的风。是不是要带上小九呢？我很犹豫。窗外是傍晚，尽管雨水依旧淅沥，可未必就不会有警察，或是路人。我心一横，牵着小九便出门了。小九几乎是蹦跳着钻进了狗链。因是白天，怕吓着旁人，便不走电梯走楼梯。它三步一层，几乎想飞下去。

到了楼前，雨水仍然泼洒不停，风将树叶刮得哗哗作响。路上倒是没什么人，只见一辆辆私家车下班回来，个个都练就了见缝插针的本事，还有倒车绝技，一副身手利落的样子，下了车匆忙用公文包挡住头，逃也似的在雨里消失了，仿佛这雨有毒。

小九忽然发力，我一个踉跄没拉住，它带着狗链便冲进了雨中。小九！小九！我冲着它大喊了两句，它在雨中猛然停住，转头看我，像是个标准的亮相，尾巴高高翘起，头也高傲地仰着，四肢极为挺拔。我顿时愣住了。它丝毫没有要回来的意思，反倒像要邀请我一同进入这雨里，进入这风里。可是，我这是新买的鞋啊，我这衣服很贵的。它仍旧望着我，像在等待我的决定。小九！我又叫了一声。它却不再看我了，黑亮的鼻头在雨中急速地收缩着，像在嗅着空气中某种诱人味道，眼神专注地凝视着一个方向，像在感受着风从耳边掠过的滋味。我知道它在渴望什么，它在渴望自由。它在渴望完全自由的一刻。

我又何尝不是呢？

三秒钟后，我和它一起冲进了雨里。我们在小区花园里奔跑，大风将雨水刮成了瓢泼的样子，一阵一阵地浇到了头顶。我知道我的鞋完蛋了，我的衣服也快报销了，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们通过一张撕裂的铁丝网钻进了小区的篮球场里。球场没人。它只是小区的配套设施，人们需要它在那里，它便在那里。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人们才偶尔来到这里。平常它都是紧锁着，不会有人来，也不会有人打扰。

雨大了起来，风一阵紧过一阵，我和小九浑身湿透了，但我却逐渐感觉到有某种东西在体内被唤醒。在滂沱大雨中，小九疯狂地绕着我奔跑，在我身边跳来跳去，它跳得高极了，像在练习某种高难度的跨栏动作。我完全和它扭打在一起，它摇着大尾巴朝我扑了过来，我张开双臂朝它冲了上去，一道明亮的闪电过后天空响起了惊雷，我和小九摔在了地上，它叼着我的手，拼命地拽着我，我掐着它的脖子，将它死死地压在身下，我哈哈大笑着，就像一个疯子。

穿越都市的山鬼 |

一个下雨的夜晚，睡得早。这些天累得慌，心神俱伤。睡前吃粒安神药，平常望眼欲穿的睡眠呼呼就来了。睡去，梦就来。

梦见十多年后的自己，长发，极瘦，一副精神矍铄、眼神寡淡的样子，住在森林的边缘。起风的子夜，我穿过长廊，举着烛台去厨房打水喝。烛光时明时暗，摇曳不定。我用手护着它，睡衣迤逦出长长的阴影，一直绵延到窗台外的竹林中，风吹得竹林哗哗作响。我站在窗口，看蓝黑色的夜空中，阴森森的竹林遮蔽了半个星空。我似乎是独居在深山老林里，仍旧在写作，脑海中的思维如同蛛网一般永远在暗夜蔓延。世界似乎永远在暗夜。永远黎明不至。

我推开厨房门时，吓了一大跳。一头巨大的狮子正睡在里面，它转过头看我，睡眼惺忪的样子。我下意识地扶着门框，不住地哆嗦，想逃却没有力气。狮子打了个哈欠，血盆大口现了个囫囵。它摇摇晃晃地站起

来，看着我，尾巴一摇一摇的。好像小九哎，它的眼神中有我熟悉的部分。小九早已经死掉了，它只能活十二三岁嘛，而我已经快五十了。狮子甩着尾巴冲我跺了跺脚，我微笑着，走上前去，抚摸它鼻梁间的绒毛，它闭上眼睛享受着，和小九当年一模一样。

后来，在起风的星夜下，我变成了一个山鬼，赤身裸体地坐在狮子的背上，悠悠然穿过月色下暗蓝色的竹林，顺着风无声隐匿。

梦醒来没多久就忘了。刷牙洗脸，去单位。这两天小说卡住了，又卡在命运的节点上。到底是让他死呢，让他死呢，还是让他死呢？没想好。生生卡着。下午友人郁闷，是闷到尘土里的那种。有人闷是闷闷地走开，有人闷是颠颠地放毒，这里放一点儿，那里放一点儿，友人就是后者。没有钢筋铁骨的人是熬不过三分钟的。

有人曾说，一个人的智慧和宽容是他黄金状态的反射，可那无边无际的黑暗是足以吞没黄金的。诗人也说，黄金是阳光的固体。我心说，小九的屎也是呢。

生活就像一条鲸鱼的脊背，它慢慢地浮出海面，你看见一点，再看见一点，慢慢地，你便知悉了它的全貌。在十字路口的拐弯处，我看见鲸鱼的眼睛冷漠地望向海滩，连绵不绝的沙丘，连绵不绝的鲸鱼。它们都死在那里。它们悄悄地死在那里。

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故事，我忍住笑。在红绿灯的间隙，前面一辆车开过后，眼前忽然出现一个赤身裸体的长发男人，正骑着一头狮子穿过，我目瞪口呆，他们优雅地穿过人群，穿过楼宇，消失在下一个路口。奇怪的是没有人惊恐，也没有人感到意外。

我猛然意识到那是我的梦。车水马龙的街头，我看见了我的梦。

日志

出城记

小九的教育问题

子夜访客

鸡血年代

农民本质

快意的林间远足

怕黑的女生

美丽的意外：小配来了

出城记

2007年8月2日 星期四 晴

我坐在台阶上，面前有两棵树。一棵柿子树，另一棵还是柿子树。

呵呵，向鲁迅先生致敬一下。他老人家写文章就是这么写的。旁人说好，也有人说有病。“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你觉得是好还是有病呢？对这句话的评价以及理由能充分显示你的文学鉴赏水平。

琢磨一下，给你三分钟。

坐在台阶上的我，脑中闪过无数念头，文字排着队，一个一个地从我面前经过，它们向我扮着鬼脸，吐着舌头。可惜一个美好的黄昏，一个梦幻的片断，马上被小九破坏了。它在树下拉了一泡海屎，又拉了一泡，还拉了一泡。最后，它拉了四泡。可怜的姑娘啊，它带着满腹的屎尿陪我穿越了整个北京城。它委屈地站在石榴树下看着我，我用一副关切的神情注视着

它。我们友善地达成了和解。尽管我把铲子递给它时，它撇了撇嘴。

哦，这是我的院子。在离北京城三十公里的地方，我有了一个院子。塞纳特曾说，城市是陌生人的聚居地，它的核心便是带着面具和谐相处。那乡下是否也这样呢？应该不是吧。于是，我就来了。

我想象着自己在窗前码字，石榴树就在我的眼前，太阳照进我的院子，小九在院子里踱步，我可以看见蓝天，可以看见星星。我不用挤电梯，不用在回廊里发呆，不用在落地窗前看楼下的民工打架，不用每天和小九在角落里孤独地丢球。我离开了该死的城市。我终于离开了。

门前的丝瓜已经长出个儿了。房东说，你想种点什么就种吧，从今天起这两株丝瓜秧子都是你的了。我站在那里，犹豫了半天。每天浇多少水？是否要拔草？不会还要打农药吧？这是个问题。我这个被城市同化的家伙，木了。

院子附近是一个军用机场。我牵着小九去看了看。我们趴在铁丝网前发呆。旁边是一大片高度及膝的绿草，和一排冲天的白杨树。小九沿着小路跑去，我远远地看着。它看上去有些孤独，我想，是否该给它找个伴儿呢？

小九的教育问题

2007年8月8日 星期三 晴

隔壁院子有一条德国狼犬，名字叫贝贝。贝贝这个家伙让我现在很是头疼。我下次见到它的时候应该凶它呢，还是讨好它呢？我很犹豫。小九啊，你说我该怎么办？

都是因为你，你这个笨蛋。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昨天黄昏时我坐在院子里发呆，门开着，小九趴在柿子树下的草地上，聚精会神地啃一根我从城里给它带来的大骨头棒子。这时，贝贝从门口经过，小九看见后，便叼着大骨头棒子跑了出去，以友善的姿态向贝贝摇尾，我认为这是一种文明友好的象征，可是贝贝却突然以雷霆狂吼吓得小九凌空甩了骨头棒，夹着尾巴就回来了。我看见骨头棒就丢在院门口的水泥地上，贝贝的吼声依然在附近响彻。我拍了拍小九的头，说，这他妈的是你家哎，有点骨气，去，把骨头叼回来，把门关了。小九得令，嘴里哼哼唧唧地以半匍匐的姿态挪到了门口，我看不见贝贝，

小九PK贝贝

但仍旧能感觉到它隐藏在院墙后的巨大震慑力，当小九快要靠近那根骨头棒时，它适时地吼叫再次让小九夹着尾巴缩了回来，这次索性缩在了我的身后。娘的，没用的东西。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出手，这时，院门口慢慢地探出一个头来，贝贝的嘴慢慢地叼向了那根骨头棒，它张开了嘴，它含住了骨头棒，我一拍小九的头，说，上啊，人家都抢到你家来了。小九站起了身，目送贝贝叼着它的骨头棒扬长而去。

十分钟后，贝贝躲回了自家院子，高挂免战牌。小九执著地坐在人家院门口，以静坐抗议。当然，时不时地还跑回来向我求援，试图让我登门去帮它把骨头棒讨回来。我默默地看着它，说了句小马哥的台词：“我忍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自己拿回来！”

不知道小九有没有听懂，总之，今晨起来，它有些郁郁寡欢。面对一个新鲜的环境，无论是它还是我，我们都需要适应。

黄昏很美，清晨很静。夜晚有点黑，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多少有点小虫子来串门。我还好，还在不断地调整。

子夜访客

2007年8月9日 星期四 晴

有一只小麻雀掉在了院子里，小小的，羽毛在抖动，还不太会飞，一飞就撞到墙上掉下来，小九看见以后好奇地冲了上去，匍匐在地上，像在接近某种危险物品，翘着大屁股一挪一挪的。大眼瞪小眼，两相对视着，突然小麻雀扑棱一下飞了起来，小九吓得接连往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动静，小九看了看，像下定某种决心似的，试探性地往前挪了一步，终于，大屁股又拱啊拱地拱过去了，刚一过去，小麻雀又迅即飞往了别处。两人就这样在院子里你追我躲的，玩得不亦乐乎。我坐在那里，头顶星光皎洁，凉风吹拂。

后来，小麻雀累了，小九的大爪子也已经敢去触碰它了。我担心它被小九扑死，就把小麻雀抓起来放在了柿子树上。它紧紧地抓着树枝，不动了。小九绕着树打圈圈儿，一会儿看下麻雀一会儿看下我，仿佛要我把它留下来给它做伴。小九不知道，如果天亮前小麻雀的妈妈不来接它，天亮以后它十有八九就死了。

小九啊，麻雀是养不活的，也是不能养的。

小九悻悻地趴在树下，守着它的麻雀兄弟，久久不愿离开。我站在窗前，看着月光下的这一幕，发了阵儿呆，就写了这些。

鸡血年代

2007年8月9日 星期四 晴

下午带小九去游泳，在浩浩荡荡的青龙湖边，遇见了一只《丁丁历险记》里面的“白雪”一样的小公狗，名字叫丁丁，啊，太绕了，让我再说一遍，有一只叫丁丁的小公狗，它长得和《丁丁历险记》里面的“白雪”一模一样，还是不好，这么着吧，我今天下午遇见了《丁丁历险记》里面的“白雪”，不过它的名字叫丁丁。

哎呀，太乱了。好吧，我就直说吧。那只叫丁丁的狗自见到小九的那一秒起，就矢志不渝地要骑它，分分钟想把小九办了，可惜那样的情景就像一个越南仔想办俄罗斯大妞一样，可能性接近于零。但看它那永不退缩的劲头，分明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无论在水里还是在陆地，它都作足了尝试，真不知道它是搞不懂自己的定位，还是想以此来证明什么。

其实打鸡血的好像不只是它。晚上我去城里搬东西，为了锻炼自己的体质，我吭哧吭哧地将满满两只大木箱子填满，再一趟一趟地从电梯口往下挪，到最后我大汗淋漓地坐在楼梯口，和对面的民工兄弟遥遥相望，累得半死。

回到家时，发现所有的频道都在直播什么奥运365天倒计时，那里每一张脸都像打了鸡血，每一句话都像一根毒刺。所有人都带着殷切的目光注视着刘翔，一位大妈说，孩子，明年就看你的了，你可是这个国家的希望啊，你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啊。

唉，大妈啊，这孩子生生就被你毁了啊。

鸡血年代。看不见一个活生生的人。到处都是一群一群，一坨一坨。不拉帮结派好像就不会睡觉，不会尿尿了。我宣布，我服了你们，你们比丁丁伟大多了。

农民本质

2007年8月10日 星期五 晴

小九昨晚毁了我的牡丹和藤椅。它的破坏欲望如此强大。你真不知道，它何时才能长大。

它是不可能看家的。有一个笑话说，金毛这种狗，如果家中来贼，它会摇头晃脑地带着贼把家里参观一遍，最后亲切地送贼大包小包地远去。如果贼愿意将它带走，它也丝毫不会拒绝。在它的心目中，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美好的。哪怕是前天抢了它骨头棒的贝贝再次来到门前，它依然起身准备去欢迎。

黄昏时，我准备在门前再开垦两块新的土地，种点葡萄或是牵牛花。土地是如此的好，可惜都荒了，农民不种地，作家不写字，人人不干活，真不知道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夕阳西下时，我埋着头在松土，这时，豆大的汗珠从头顶滴落下来，它和

黝黑的土地混在了一起，我看见阳光打在我的身上，打在我面前的土地上。在这一瞬间，我突然看见了我的本质。是的，就是那个人人都在拼命寻找并不断流失的东西。在这一刻，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无论我如何吹嘘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前锋，还是梦想成为一个该死的作家，抑或俨然已成为一个二流的电视编导，我都不得不承认，那只是形式，只是面具。我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农民。

我是如此地热爱土地和植物，如此欢喜去触摸它们。

不得不说，农民真快乐。

快意的林间远足

2007年8月29日 星期三 晴

每次下高速的时候，都会经过一大片白桦林，有时它们静默，有时它们随风轻微摆动。车迅速地开过了，一闪念的工夫，我总是会想，明天带小九去看看。可是这个明天却始终在明天。那是一片在城里很难见到的林子，树木大概碗口粗，数十米高，整整齐齐排成一行行，风吹过的时候，哗哗地响。

傍晚从单位回来，再次经过那片林子时，我终于决定不在明天了，今天就去，马上就去。回到家里，我匆匆炒了点剩饭，吃完了带上小九就出发了。从我住的地方到那片林子其实很近，我每天都要经过它，或许正因为每天都经过，觉得每天都有机会。人就是这样，一个永恒的规律。我不知道那片林子有多大，便把车停在路边，牵着小九进去了。

林子很静，越往深处走便越是安静，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的车远远地停在林子的间隔处，像一个倚在路边静默等候的女人，一辆接一辆的车在

它的身边风驰电掣。再往深处走，它慢慢地变小了，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小红点，远远地画在一条滑动的线上。林子到了尽头，小九跑得依然很欢，它叼着它最爱的玩具——一个黄色的飞盘，在林中自在地穿梭。一阵微风吹过，它忽然停住了步伐，笔直地站立着，竖起耳朵听着，风扬起了它金黄色的毛，它专注地看着前方，像有什么我听不到的声音正在低低地唤它。

林子深处是一个十几平米的空地，有几块石头摆放在那里，上面垫了报纸，像是经常有人来的样子。我坐在那里，不禁开始想象。在每个深夜，或许都有一个白衣白衫的白胡子老头来这里练功，他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没头脑，一个叫不高兴。他们从深夜练到拂晓，在黎明之前悄然离开。无论斗转星移，日月轮换，他们都这么度过，永恒不变。

他们应该是林中的精灵吧。呵呵，这么一想，又笑自己幼稚了。

既然到了尽头，索性接着往前走。我牵着小九站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林子在我们的身后，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往右是一座公路桥，土路已经变成了水泥路，远远地能看见一些楼房和烟囱，还有人在附近放羊。往左的道路两旁是一排低矮的围墙，有些破旧了，树木很高，杂草丛生，我凝神注视，看见风吹起一只塑料袋，在空中摇曳。

我们往左走了。小九专心致志地叼着它的飞盘，和我一前一后走在土路

上，我揪了一根狗尾巴草叼在嘴里，晃动着身体，东张西望。此时，阳光正透过那些树叶的间隙，照耀下来，在这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一条条金黄的印记铺陈在道路上，像一级一级不规则的阶梯。我们沿着阶梯，小心翼翼地跳过雨后的小泥塘。小九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根本就不顾我的叫喊，自作主张地在泥塘中跳跃着，有时还饶有兴致地研究一下泥塘旁的小虫。

路旁有一个萧索的院子。院门前种了两棵大树。像是一个曾经的娱乐场所，只是现在败落了。门口挂了一把大锁，窗户上的玻璃不知被谁用石头砸了个大洞。我趴在窗户上，小九也用爪子搭在墙上，和我一起煞有介事地往里头看，里面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偷偷地捡起一块石头，趁小九不注意，往里面一丢，只听见哐当一声，再一转头，小九夹着尾巴箭一般地跑了。我在后面大笑着，怎么叫它都叫不回。

穿过这条土路时，有一座小桥，桥的一头远远地通向公路，另一头则是一条歪歪扭扭的小路。我带着小九毫不犹豫地走向了那条小路。路窄得只能并肩走两个人，两旁绿树参天，茂盛的植物有着令人嫉妒的旺盛生命力，甚至长到了路中间，没有人修剪，也没有人注意它们。它们快活地生长着，攀爬着。

小九不敢走快了，叼着它的飞盘紧紧地跟在我身边。树林很茂密，我听不到公路的声音，只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树梢鸣叫。路越来越窄，有一瞬间

我甚至开始犹豫，是否退回去。前方是什么，完全无法预料。看似到了尽头，拐过弯后，却发现又是一条小路，就这么曲曲折折。我们走得越来越专心，越来越忘我。

在拐过一个弯道时，我忽然想到，怎么这么久没有碰见一个人呢？真是奇怪。正在这时，小九停住了脚步，目不转睛地朝一处看去。一个戴着袖套的红脸膛的年轻女人正蹲在一个灌木丛后，目不转睛地朝着树上看。我怕我们悄无声息的出现会吓着她，连忙小声咳嗽了一下。她看见了我，却朝我做了一个息声的动作。我朝树上看了一眼，有几只我叫不出名字的鸟正在树梢上大声鸣叫着，我才看到她的手上正拿着一个弹弓，皮条绷得紧紧的，身边还用铁丝穿了两只死鸟。我大声说，你能打到吗？没戏吧。这怎么可能呢？三句话一过，扑棱扑棱地，几只鸟都飞走了。女人站起，一脸小怨恨地看着我，提起地上的几只死鸟，说，这不都是打到的吗？什么打不到，鸟都被你吓跑了。我低着头，窃笑着和小九迅速地跑了，边跑边说对不起。跑得远了，我捡起地上的小石块，朝树林丢去，成群的鸟儿扑棱棱地都飞了。

妈的，我看你今天还打不打得到！小九摇着尾巴追着空中的鸟，远远地，兴奋极了。我故意奔跑起来，口里吆喝喧天的，林子里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穿过这片林子时，路依然窄窄的，只是两旁的树开始稀疏起来，透过灌木

丛，我看见一片宽广的田野，足有十个足球场那么大，绿油油的，远处的公路像一条黝黑的丝带，上面一只只小爬虫在迅速移动。夕阳的光辉映照在这片田野上，小九站在田埂上，金光闪闪，威武极了。

想不到，这个城市竟有这么美的郊区。我和小九在夕阳下，沿着田埂奔跑起来。我们一前一后地奔跑着，欢叫着。感觉很久以后，我和小九才回到了公路上，沿着公路，我们终于找到了停在路边的车。

在天黑前，我们回到了家里。我看表，发现我们只走了不到三个小时，却仿佛刚从另外一个遥远的世界回来。

怕黑的女生

2007年9月7日 星期五 晴

下午出了趟门，晚上九点才回来。回来时村子静静的，也黑，说伸手不见五指也毫不夸张。打开院门，黑暗中的小九一下就扑了上来，声音里带着哭腔，一口叼住我的手就再也舍不得松开。我好不容易开了院里的灯，搂了它一会儿。每次回来，我总是如此这般地抚慰它三到五分钟，才能安心地去做其他事。

然而这次，借着灯光我发现了一个坑，在柿子树下突然出现了一个坑。走过去一看，盆口大，周围土撒了一地，大概有十几厘米深，我的头嗡一下就大了。从来只是咬家具，拉稀屎，今天怎么改挖坑了？小九不做声，默默地跑到我的正前方，毕恭毕敬地趴在那里，怯怯地望着我。按照常规，它知道我随后就该雷霆震怒，大声训斥了。

可我太震惊了，震惊得几乎忘记了要骂它。它为什么要挖坑呢？按照书上的说法，这是没有安全感的标志。难道在这漫漫黑夜，它就靠着吭哧吭哧

地挖坑，来冲淡内心的恐惧吗？

这一幕仿佛在眼前再现。我心里想，如果我明天天亮才回来，它是不是已经把柿子树挖倒了？

想起它小时候，我们住在南三环的河边，有一天清晨我去上班，车在院子里调了个头，我无意间抬头看，正好看见小小的它趴在窗台上，头紧紧地夹在栏杆里，爪子使劲往外伸着，那么迫切那么热情地看着我。多少女人能领悟那一刻的精髓啊！

每个人都应该养狗，每个人都应该每天和狗狗对视三分钟。这样，想必你就会相信一些东西，珍惜一些东西。

我轻轻地唤它过来，它以为我终于要训它了，夹着尾巴匍匐着就来了。我摸了摸它的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已经买了三只乌龟、六条小鱼、两只蝈蝈来陪你了，可是你还寂寞啊，你怎么那么多的寂寞呢？

好吧，我去给你买个童养郎来，让你天天唱“对你爱不完”。

美丽的意外：小配来了

2007年10月1日 星期一 晴

下午回来，开车快到家时，忽然发现有一条尾巴钻到了我的菜地里。开始还怀疑自己眼花，待我走过去，丝瓜下突然传来小猫的叫声。

姐姐别怕，我来了！

黑白色的，很可爱，匍匐在那里望着我。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手掌上。

它很粘我，跟着我走，跳来跳去。于是，我就带它回家了。洗完澡，抱着它坐在院子里，发觉它在发抖。我用毛巾裹着它，一遍遍地抚摸它，它开始伸出粉红色的小舌头来舔我。黑白配，嗯，就叫它小配吧。

小配现在正坐在我的键盘边，陪我写字。小九在旁边狂追。它刚刚被小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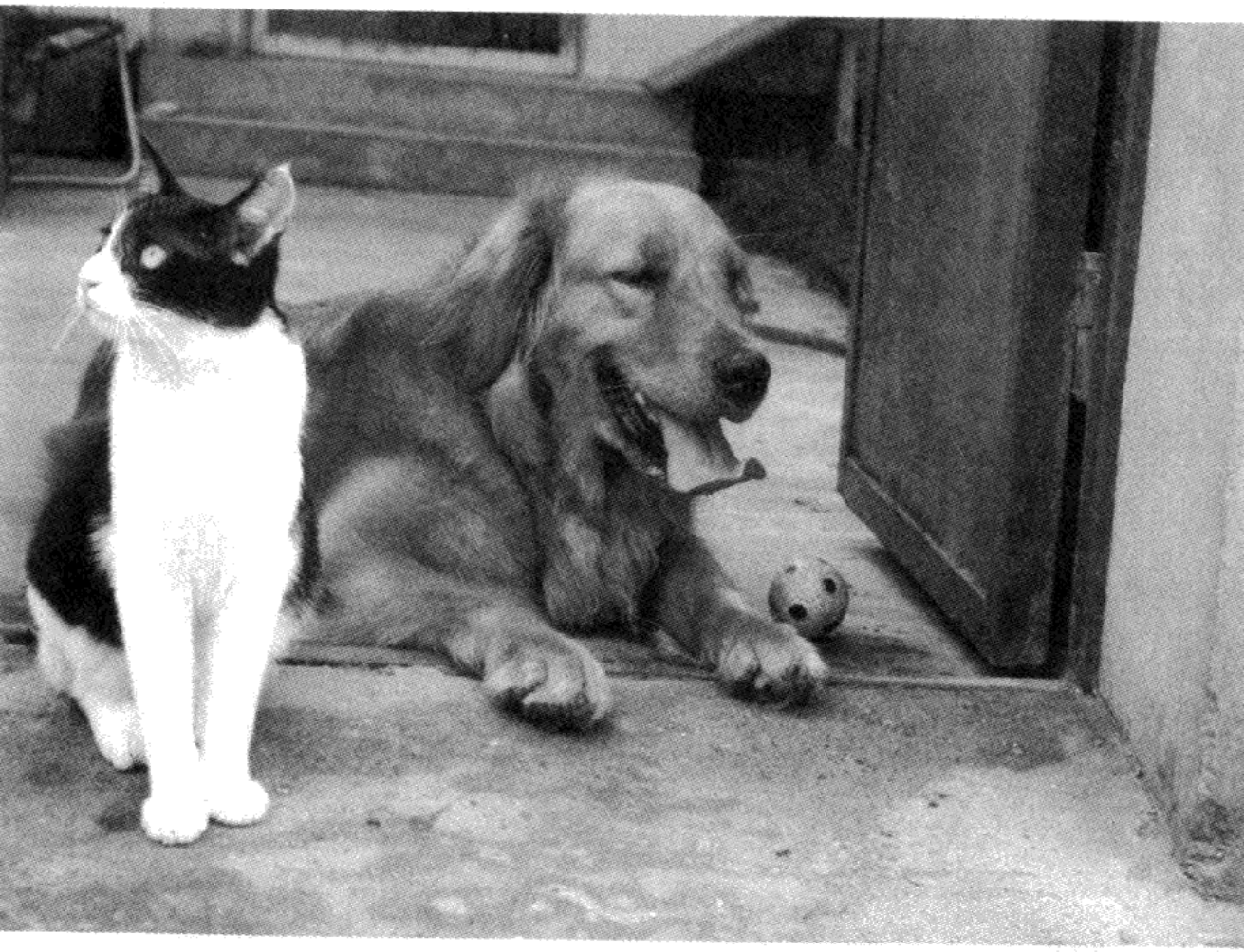
吓出尿来，因为它只要一靠近，小配就开始冲它吐口水。嗯，这一点倒蛮像儿时的我。

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上天派来陪我的吗？

真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从此，小九有了一个凶猛的弟弟，它的名字叫小配，呵呵。

之叁

家有猫狗



童年那只猫 |

在遭遇配配以前，我对猫的了解近乎于空白。

我的童年里曾经有过一只猫。很普通的样子，不知父亲从哪儿弄来的。我和哥哥喜欢在房间里把它抛来掷去，又或者将它摁在水盆里，看它能憋多久。书上说猫有九条命，我们信。书上说猫可以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而毫发无损，很抱歉，我们从三楼试过，它一瘸一拐地从地上爬起来，无声无息地走了。只是，从此看见我们便如同看见了魔鬼。

男孩的心中没有珍惜，更不会同情。

后来，那只猫被父亲送到了山里，给我奶奶的一位邻居养着。房子建在一片茫茫山野里，另一栋房子离这儿还很远，四处是一人多高的茅草，成片的荒芜梯田，以及齐天高的大山。记忆中那里从来不曾有过猫。

我第二年暑假时上山，那只猫脏兮兮的，在楼道里穿梭，在窗前将我凝望。它应该还记得我吧，当我向它示好时，它头也不回地离去了。它可真记仇啊，我心想。再后来，听那位邻居讲，猫跑掉了。它为什么要跑呢？每天都有人为你提供一日三餐，待在那么舒服的环境里，你为什么要跑呢？尽管山林很大，似乎有更多的自由，可你是一只家猫啊。

我不明白它的所作所为。它就像一个疯子，或者是脑子烂了的家伙。

很久以后我见过它一次。在黄昏时分，我一个人在山路上行走，它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像雕塑一般远远地伫立在一块大石头上，凝视着我，又像一个猎人。它望着我。我猝然看见它，发现它瘦了，毛发斑秃，眼神却是犀利的。它望着我，我们对视了一会儿，之后它慢慢地转身，最终消失在那片金黄色的山岭里。

它是那片山林里唯一的猫。它不会有伴侣，也不会有友人。它只有它自己。它能靠什么生活呢？我不知道。那样的一片山林，究竟有什么吸引着它就此离去再不复返？我也不知道。只是，它就此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时光荏苒，如同从来不曾出现过。

后来，我去了城市，见了更多的猫。它们要么趴在主人膝上，要么趴在对面平房的房顶上，前者过于肥大，后者则充满野性。我以为它们是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垃圾的一部分。我不留意它们。很抱歉，我连自己都

留意不过来。

城市越大人越孤独。在不同的房间，我看见不同的人面对电脑，整夜不睡。而猫呢，则在那小小的公寓里，整夜守望窗外。门一开，它们，随时随地都想离开。就像是一出新的围城。

一个巴掌的见面礼

搬到乡间不久，有一个子夜，月光很好，我和小九坐在院子里发呆。听着远处池塘里青蛙的叫声，我抽着烟，一言不发。

院子有两个排水口，小小的，我也一直不曾在意。可正当我和小九陷入某种静默状态时，一只大白猫以遛弯儿的姿态忽然从一个洞口钻了进来，并飞速蹿到了院子正中央。我想它应该以这种方式去过很多人家了，每一家都在熟睡，每一个院子都别有一种宁静氛围，可它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家，面前陡然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一条大狗。我和小九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惊呆了，完全没来得及反应，便见白猫猛然一愣，然后狂叫一声，平地凌空起跳，转身箭一般地走了。起跳高度绝对有两米以上。我和小九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闪电般发生，又突然消失了。

几秒钟后，我才将视线慢慢移向小九，发现它也正一脸困惑地望着我，我冲它点了点头，你也看见了？

初见小配

平常白天的村庄很少见到猫，我便以为那晚的猫只是路过。直到配配出现在眼前，我才意识到，或许这里潜伏着一个庞大的猫家族。

起初我很犹豫是否要养它。对猫一贯的排斥令我很难对它产生好感，而小九的存在更令我感到这是个艰难选择。从来都说猫狗不相容，我怎么能让它进入这个世界呢？

它看上去很饿。小小的个子，我是将它放在巴掌上带回来的。瘦得厉害，两只眼睛便显得格外大，炯炯地望着你，令人不由得产生怜惜之情。我给它煮了牛奶，顺便煮了一个鸡蛋，将蛋黄掰给它吃，它贪婪地吃着，恨不得将我的手舔得干干净净。吃饱后它有了力气，坐在那里。小九绕着它好奇地看，忽然它那小小的个子猛地弓了起来，嘴里发出呼呼的声音，一巴掌抽在了小九脸上。小九立即小便失禁了。

看来，到现在小九的童年阴影还没有消除。望着那小魔鬼的样子，我都不敢近前摸它。它却慢慢地靠了过来，爬呀爬的，最后爬到我的脖子上，像一件围脖一样，不动了。

它总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这个声音代表什么呢？我特意上网查了查，才知道这是猫咪感到舒服时才会发出的声音。我原以为那是它准备攻击人时的动静呢。

老妈在电话里知道这事儿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我将它丢掉，理由是：无缘无故跑到家里的猫是不能要的，如果要了，家里就会死老人。这真是一个凶猛的说法，但我没有理会。我读了那么多年书，当然知道命运的叵测，但我更知道，有些事情是谁说了都不算的。哪怕那个人是我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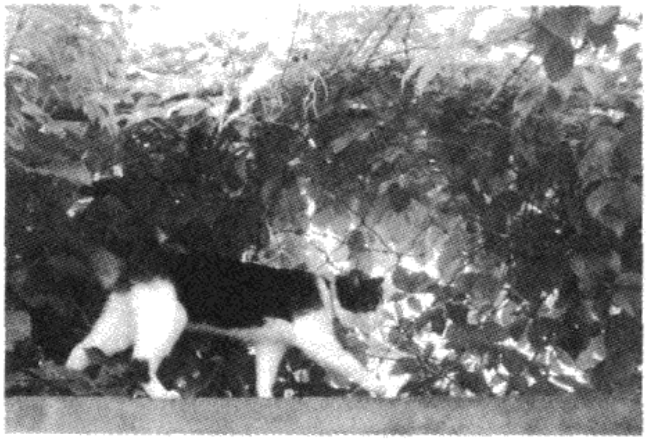
仔细看它，毛色黑白相配，很是英俊，像穿了一件斗篷。我本来想叫它“佐罗”，可它对“配配”这个名字产生了反应，于是，它就成了小配。而我，在拥有了小九之后，又莫名其妙地拥有了一只猫。来到乡间仅仅三个月后，我便过上了猫狗相伴的生活。

热爱出走的孩子 |

配配长大后不久，便与我展开了漫长的斗争。它要出去，它要离开这里。风起的时候，夜幕降临的时候，它矢志不渝地叫着，围着我叫，在我的耳边叫，不管我在干什么，它都要不断地提醒我：“我要出去！”我起初以为，这只是一个玩心未泯的孩童幼稚的表现。

第一次出去是我亲眼目睹的。里外配合，将排水口的砖头推开，消失了。我备好了干净的水，备好了新鲜的猫粮，但它一连几天都没有回来。我不放心，带上小九，打着手电筒，在一个深夜，开始了找猫行动。

深夜里我才发现，这里的猫如此之多。在靠近垃圾车时，我用手电筒照了过去，竟有十几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注视着我。在一辆车的车底，有好几只猫在嬉戏。无意中将手电筒打向天空，在一户人家的房檐上，我竟又看到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看我飞檐走壁

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了一句俗语：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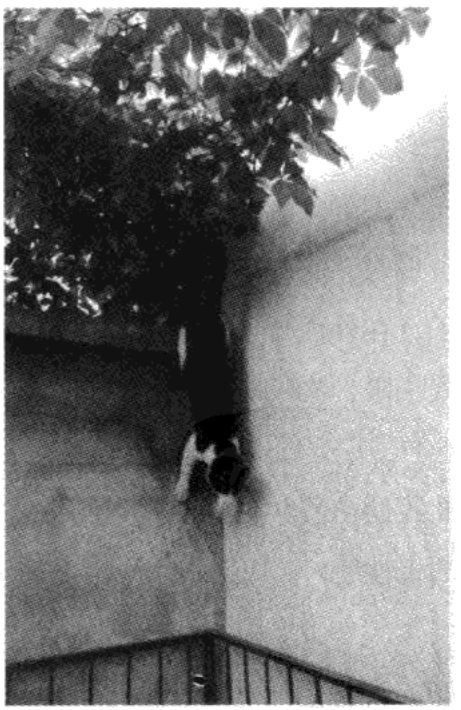
我以为我是在孤寂的夜里走，却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秘密地将我注视。我浑身过电一般，唤上小九一阵狂奔。回到家后，呆坐了一阵，最终还是鼓起勇气继续出去找，我坚信它还活着，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应该带它回来。终于，在搜寻了几个小时后，在一户人家的菜地里，小九发现了它。

它瘦了，眼神也迷茫了，给它洗澡时我发现它身上有伤。我想象那应该是一场接纳之战。它们没有接纳它，它沾染了人的气息，它失去了某种雄性的因子。在残酷的竞争规则下，它败下阵来，并失去了回家的记忆。一连几天，它都是奄奄一息的样子，猫粮也不吃，整日趴在沙发上，像一个战败后意气消沉的武士。

直到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它睡在我的脚畔，蜷缩着身子，一副很踏实的样子。

它是面对现实了吗？还是，终于认清了某些东西？从那以后，它和小九形影不离。小九时常被它当作一个大型敌人，不时扑弄着，玩耍着，小九也逐渐适应了它，应付式地举起一只大爪子跟它玩耍。有一次我看见小九竟然将它的整个脑袋都含在了嘴里，我很恐惧会发生什么，但事后发现，它们相当有分寸，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它们一起玩耍，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然而，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它趴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上，望着空中的某处，怔怔出神。



看好了，来个俯冲

它的体内似乎总在释放着某种我不知道的物质。有东西在诱惑它，有东西在呼唤它。我知道，它开始想念同类了。它不需要一个那么大的伙伴。它只需要，一个和它一样大的家伙，一个和它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每每听到墙外有猫叫的声音，它便迅速跑到排水口那里，往

最远的远方有什么？

外看，小心翼翼地探头。那里有猫在召唤它，在嗅闻它。

随后，在某一天晨起时，我在院子里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砖头，洞口打开了。它又不见了。我别无他法，莫名地又担心了一天。

到黄昏时，它却自己回来了，毫发无伤。这真像极了乡间一个快活的浪荡子，在外面寻了乐子，回来便找吃的，嘎吱嘎吱地咬猫粮，抽空抬头看我一眼，喵呜一声，便算打了招呼。

从此我便由着它了。我可以约束它，可以捆绑它，可是，我怎么能阻止它的天性呢？

再好的环境也阻止不了一颗时刻想出去流浪的心。我想起了童年时的

那只猫，那片山林里唯一的猫。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应该早就死了，可我仍然记得它转身披着金黄的阳光消失在那条山路上的情景。我终于明白，那是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即使孤独，即使，只是一个迢迢的身影。

它不会有伴侣，不会有友人。它只有自己。但是天哪，它竟然拥有自己呢！

配配也很快让我看见了最真实的它。一天中午，从不在那个时间露面的它忽然出现在我的窗前，冲我大声地喵呜了一句，我起身和它打招呼，才发现它脚下躺着一只死去的麻雀。我顿时屏住了呼吸，这个野蛮人！它在想什么？向我炫耀吗？还是向我展示它第一次成功的狩猎？

它应该在一片灌木丛里埋伏了很久吧，阳光披洒在它的肩上，它一动不动地潜伏着，守望着，风吹过它的胡须，潜入它细密的毛发，它的瞳孔在收缩，它的利爪慢慢露出端倪，猫科动物所有伟大的天赋在大自然中一一展现。它冲了过去，它失败了，它抓住了，它失败了，它抓住了——

它骄傲地望着我，嘴里再一次喵呜了一声，我悄悄地将玻璃窗关了起来。配配，我很欣赏你的作品，但请你在外面搞定它，不要带回来。

它不满地望了望我，好像在疑惑，这么美味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吃呢？我是特意拿回来和你分享的啊！

后来它还试图和我分享一只老鼠，被我断然拒绝了。我躲在窗帘背后，见它在院子里连毛带爪地消灭了那只老鼠。我恶心得好几天都不敢上前抱它。我能说什么呢？它能明白我的想法吗？我又能阻止它的天性吗？

我渐渐习惯了它的行为，它的方式，我尊重并保持克制。有时看见猫粮又少了一些，我才知道它曾经回来过。有时，它也和我亲热一下，表示它仍然知道我的存在。某些早晨，我出门去上班，它跑过来蹭我的裤脚，用两只爪子紧紧地抓着我的裤腿，不断地摩挲着。有时，它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跑过来冲我喵呜地叫着，让我抱。这时我便说，哎呀，你今天没出去啊？它冲我又叫了一声，噌地一声便跳上来，不容分说地坐在了我怀里。好像在恩赐我——今天特殊情况，可以抚摸它三分钟。

有时它也会和小九玩上一阵儿童年的把戏，像在重温某种规定动作。然而，它是极有克制的，说走也就走了。像一个匆忙的赶路人，回来歇个脚，仅此而已。

小命遇险 |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几天没看见它了，猫粮似乎一直没有动过。不会在外面遇到什么不测吧？我出去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到了晚上我快要睡觉时，忽然听见床底下轻轻传来了一声“喵呜”。我大吃一惊，趴到床底下一看，它竟病恹恹地躺在那里，我用手一摸，发现它浑身滚烫。地上到处是它吐过的痕迹。

连忙送它到宠物医院去。医生检查过后，说是猫瘟，问我还治不治。

那个医生长着一张娃娃脸，对所有的宠物都做出一副细心呵护的样子。在开药时，他耐心地问我，对于这种病症呢，要打很多针，要吃很多药，你看啊，这种针是美国的，比较贵，这种药是中国的，比较便宜，但是当然，美国的针要好一些，你看要打哪种？还比如，这种药是中国产的，最好还是不要吃，对猫咪有副作用，美国的要贵两百块钱，一般来看病的都是选择用美国的，你看你是……

配配的小命捏在他手上，便任由他大刀狂砍下来，砍得我血淌了一地也一声不吭。但关键是一连几天配配都不见好转，问他，他扶了一下眼镜，说，这种病是很难好的，猫瘟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死亡率，最后基本上只能靠它自己的生命力去扛，它要能扛过去就过去了，扛不过去就没戏了。

我靠，既然是它扛我还找你干嘛呀？！

我以为我快要失去它了。打针时，它完全不复往日的风采，毛成把成把地往下掉。像我最初捡到它时的样子，瘦瘦的，趴在那里，慢慢地、慢慢地朝我爬了过来，爬到我的脖子上，像一件围脖儿，不动了。

我看着它的眼睛，它耷拉着眼皮望我，半天才轻轻地喵呜一声；我用手抚摸它，它伸出小磨砂舌头来，细细地舔我，舔了一次又一次。

有人认为猫是无法被驯养的，它们有独立的天性。动物学家撰文说，猫被饲养在家里，可是，从未被驯服。猫科动物的基因里永远有狂野和奔放的一面，所谓的依恋只不过是它们的假面。它们最终会选择离开，或者，永远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我认为这是扯淡。它什么都知道。它只是阻止不了自己要奔跑，阻止不了自己要燃烧。它向往外面的世界，并不代表它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它

家。它什么都知道，甚至比你知道的更多。事实就是这样。

我将它带回了家。如果真的要死，那我们就死在家里吧，配配。

朋友将它的病历在电话里报告给另一位熟悉的医生听，医生开了一些简单的药，让我在家里喂它。我们都在做最后的努力。一个生命诞生了，一个生命消失了。不要悲哀。它经历了一个生命应该经历的一切，它值了。

可数天后，它奇迹般地消失了，拖着病恹恹的身体从家里消失了。我不知道它去了哪里。我以为它像动物书上所描绘的一样，或者，像我儿时听的一些的故事，老去的动物会死在外面，远远地，不给主人找麻烦。悄悄地，孤独地，死掉。

不知道在它出去的日子里都发生了什么，又或者，仅仅是朋友给的那些药起了作用，有一天清晨，我看见它健康地站在院子里，在和小九玩耍。

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或许我应该说：除了我钱包里的钱无缘无故少了一沓之外，什么都不曾发生。

它重新回到我们惯常的生活，一切恢复了原样。直至如今，它仍旧在每

天夜幕降临时，冲我打个招呼，然后高高地跃上院墙，大尾巴一甩，消失在夜色里。天色逐渐发白时，它又出现在院墙上，喵呜几声，一副大王回营的气势，沿着院墙走上几个来回，再漫不经心地跳下来。如果这时我仍在写作，它会在我面前转一下，叫唤两声，好像在说，你昨晚写得好吗？如果这时我已经睡去，它会悄悄地跳上床，舔舔自己的毛，再洗把脸，一副打理整齐的样子，依偎着我的脚，志得意满地沉沉睡去。

有时我假装睡着了，大脚丫子生生地顶着它脑门，它扭扭身子，发现扭不动时，轻轻地喵呜一声以示抗议，见我没反应，只好忍气吞声地继续睡了。

每每这时，我便会得意地笑出声来。

日复一日，时光如同雪花融化在了水里。我只有匆忙的身影，不得不羡慕它气定神闲的风采。有时我深夜回来，看见黑暗之中它坐在院墙上等我，我一叫它，它便一个飞身下来，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露出毛绒绒的腹部让我抚摸，一副乖巧伶俐的样子。有一夜下了整夜的雨，我担心它在外面会遭遇什么，始终没有睡好。天刚亮，我起身走到院子里，陡然发现它正高高地趴在大门之上，仰望着天空中的雨滴，一脸肃穆的表情。天边微微泛蓝，它凝视着这天空，这雨，好像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在与它呼应，与它交流。看见我时，它缓缓起身，飞跃下来，无声地踱到我身边，轻轻地舔我的手，眼神中无限的依恋。

你怎么能说猫是一种独立而冷漠的动物呢?

如果小九的存在让我明白情感交流与依赖的重要性，那么配配的存在，便是让我明白，在所有处理情感的方式中，独立并尊重的态度弥足珍贵。

失去眼睛的小猫

两个月前，我曾去外地出差。在入住的宾馆门前，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在虐待一只猫。猫有巴掌大，白白的毛，尾巴像烧焦了似的微微带点黄。它的双眼被捅瞎了，前爪也是瘸的，我站在那里，它一瘸一拐地朝我走了过来，我看见它眼眶中的血迹已经结痂，黑黑的，望着我。最后它选择趴在了我的脚面上。小男孩兴冲冲地跑过来又将它踢了个筋斗。

我想起了儿时的我。我和他干过一样的事情。就在不远的过去。一时之间，时光的泥水溅满全身。我制止了他，然后将猫抱了起来。宾馆后面是一大片荒野，我在窗前每天都能看见的荒野，我跑到那片荒野中，将猫放进了草丛里。它朝我叫了一声，黑黑的眼洞凝视着我，仍然艰难地朝我爬了过来。

我养不了你，宝贝。有尊严地死去吧，总好过被一个孩子残忍地杀害。原谅他，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说完，我将它往草地深处放了放。离开了。当晚暴雨，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不知道它是否还活着。有那么一瞬间，我隐约听见猫的叫声。但我以为那是错觉。拉上窗帘，便睡了。

那晚我做了一系列关于猫的梦。我梦见童年时的那只猫去了荒野，将这失去了眼睛的小猫驮到背上，远远地走了。我还梦见配配变成了猫神，它像一个人一样站在那里，远远地望着我笑。而我，就是那个小小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男孩。

男孩站在荒野中，感受到荒野中有风，荒野中，其实还有爱。

日志

情欲之孽

阉猫独白

最英俊的农民就是我呀!

青龙湖上九姑娘及废话太多

风雨后的夕阳田野

子夜女人照以及熟睡的小男孩

写给配配的信

一只“死猫”的后现代生活

情欲之孽

2008年3月25日 星期二 晴

小九又发情了。让人感觉恐怖的是，配配也发了。

就在我写这些字的同时，它们正在我的左右以各种拧巴的姿态饱受情欲之孽。地板上时而出现小九的血迹，如梅花一般点缀着；而配配则时常声嘶力竭地长鸣。

它们坦然地暴露。生命本体内的潮涨潮落疯狂地怂恿着它们，充斥着它们。小九在地板上不时地折腾，整个身体急速地拧动，摩擦。配配绕着墙根儿来回溜达，努力寻找一个洞口好让它出去彻底把问题解决。我站在院中，满院的月光下，想着它们看我的眼神，心有戚戚，却别无他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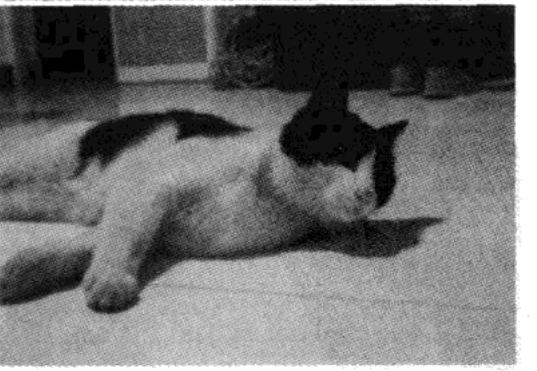
我的确想让它们得偿所愿，可是，我没有能力对它们行为的一系列后果负责。两只猫以及它们的后代在七年内不间断的繁殖，可以形成一个有三十万之众的庞大族群。而狗呢？邻家的看门狗被拴着铁链，在寒风中呜

咽的景象我早已目睹。

我不想让小九的后代遭此厄运。可我也不想让它们继续被欲望这般折磨。少女怀春，少男元阳，都是些非人的境遇。遥记当年生理卫生课，老师叫我们多穿宽松的内裤，多想想祖国和人民，多劳动，多做俯卧撑。我能如此这般向小九和配配传诵吗？不，我不能欺骗它们。那我能将自己当年渡过难关的经验向它们传授吗？

不，二手经验永远是不管用的。人人都有自慰器，我的不带入21世纪。

听说狮子一年就发情一周，那一周里所有的任务就是性交，几百次，毫不间断，咆哮挣扎，推搡涌动。天明至子夜，循环往复。那是多么雄壮啊。我在《动物世界》里曾目睹过那一场景，可是恶心的编导只给我看了短短的一瞬。



我期盼的是长镜头，长长的固定镜头，可是他拒绝了。他担心这样会使得我们这种人不够安全。他甚至担心，我们的联想会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可我们联想一下怎么了？我们一年只发情两次，每次时间半年，我不联想难

道让我天天去干实事吗？你不联想，那你一天到晚都琢磨什么呢？祖国莫非始终在你心中？

西班牙牛逼导演布努埃尔临死前在自传里如此写道：我现在老了，我的性欲正在减退。我感觉我正从一个暴君的手里逐渐逃脱出来。

临死的他说出了一个真理。一个姗姗来迟的真理。

我妈曾经也讲过一些真理，话糙理不糙。比如，对于一个男人无止境地迷恋女人的美貌，不惜一切代价要进入那些美好的身体，我妈的评价就是：这人迟早会死在那屄上。

其实，她的意思是：恋女人者死于女人之手，善泳者溺于水。人们被欲望驱使，反复迷恋某物，妄想抓住瞬间美好，以期达到永恒。这都是基因作祟，我们的基因里始终存在此物。书上说，一种叫“海马回”的物质盘旋于我们脑中，我们本能地被它操纵。就连张爱玲也说，通往女人的内心是阴道。

其实，所有的形而上隐约都来自痛苦的形而下。

曾有一位长辈说我的《北京桂花陈》是一本色情书，她四处传递这样的观点，以鄙夷的口气秘密地絮叨。当然，她是回避我的。我只是好奇她为什么要回避我？莫非，她也知道自己的来路不是那么的纯净可人？

我当然不否认人类的高贵，或者说人类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他与自身基因的搏斗。趋利避害是一种本能，但迎难而上抑或自我牺牲恰恰只有人类可为。这是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骄傲，也是猖狂。与天斗，与地斗，都比不过与基因斗。你明明是这种属性的动物，可你偏不！你能想象狼如同羊一样温纯吗？

所以——理想主义者是珍稀动物。

这个过程当然是痛苦的，又是分裂的。没有人能准确地复制这个过程，所有的艺术家似乎又都在重复这个过程。撕裂，煎熬，凝注，升腾，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境界，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境界。我能够对那位长辈的鄙夷微笑作答，我自然也能够从容地面对每一个人，因为我深知，我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我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

我们是同一种动物，同一种属性。我们没有区别。

小九在用煎熬的眼神看着我，配配黑珍珠般的眸子也在苦楚地将我凝视，可我什么都不能做，也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悲悯地望着它们，如同这苍茫的大地，如同那汹涌的人流，阳光会升起，我们会死亡。

你们嘶叫吧，你们挣扎吧，生命会再来，太阳，也会再来。

情欲，也会再来。

阉猫独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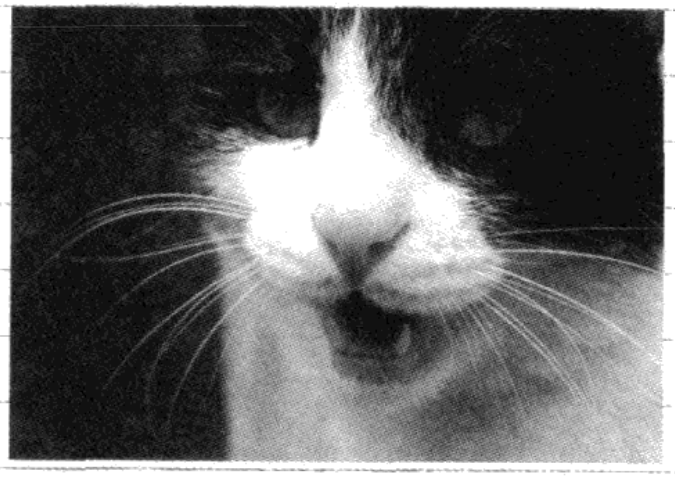
2008年3月27日 星期四 晴

妈的，想不到今天这厮真把我做了。昨天就听他絮絮叨叨，半带威胁半带甜蜜地冲我说：“配配，我最后一次提醒你，你要再这么叫下去，明天我就把你做了！你信不信？”他袖着手，站直了一双八字腿，脸上浮现出一种我看不懂的笑。

吓我？我是吓大的吗？毫不犹豫，我冲着他更大分贝地叫了一声。

哪有这么做人的？受不了我叫两下春就把我给做了。原来你不喜欢上学你妈非逼你上，怎么不见你回头把你妈砍了呀？什么玩意儿！

唉，这个家伙我早就知道他不安好心，自己不搞也不让人家搞。可是你丫天天穿着光鲜，在镜子前面站了又站，屁颠屁颠地出门去，深更半夜才回来，我知道你在外面搞没搞？把我和傻大姐关家里，还美名其曰：“要乖啊，听话啊，爸爸工作去了！”



控诉

回头我就打电话给你老板，看你丫一天到晚在干嘛，上班？怎么没看见多买鱼回来给我吃？钱变屎了？都被你吃了？！

唉，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妈的，鸡鸡没了啊！我的鸡鸡啊！还没用过的呀！崭新的呀！

悔当初就不该进这家门。当年我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从原主子家里逃出来，那里兄弟姐妹一溜儿七八个，吃口饭都得抢，不抢活不了啊。老妈也是个配相的，奶头要给不给，还得分时段，我这个气啊。到了晚上我就开始行动了，顺着下水道往外爬，妹妹看见了，还叫我："哥哥你别走了，这里多好啊，有吃有喝的，还有的玩，外面多危险！"我尿都没尿她。你丫天真幼稚，就真当我傻呀，我要自己谋人生，不，谋猫生，谋未来！

结果出门就碰见这冤家。那会儿我正在他家菜地里赏花呢，我哪里知道是他家菜地啊？种点丝瓜东倒西歪，白菜都开出花了，也不见人收拾一下。我是冲着花去的，在此之前我一口气跑了好久好久，远远地都看不到家了，才累得想找地方打个盹儿，看那花不错，我就睡下面了，谁知刚一醒来，刚伸了个懒腰，就看见这厮远远地来了。我再想躲也来不及了。

我是看过他眼神的。一把年纪的人了，奇怪的是，怎么和我逃出那家的小主子眼神那么像？我家那小主子才七八岁是个小屁孩儿呢，莫非他也是？瞅着挺大个人了，还那么不长脑子，他把我抱回来我又跑了，躲到预制板底下，不肯出来。丫居然跟我讲故事！一本正经地趴那儿翘着屁股说了十几分钟。

我看他也挺不容易，估计是脑子少根筋，就从了吧。试住一下吧。

他家还有一傻大姐。虎虎的，傻大傻大。两小时不见她主子，就郁郁寡欢，搂着脖子听风，喝口水都要咳嗽。起初我也是不搭理她，谁知日后天天就我们俩，坐监一般，不聊两句也不可能。她就整天给我做思想工作："你跑啥呀？你往哪儿跑啊？这世界上到处都是两条腿的，我们这四条腿的要么就是被煮，要么就是被丢，你当混口吃的容易啊？人家也有老板的呢，你没见他天天晚上坐院子里发呆，眼神儿都是直的啊。他就算不错的了，每天早晨起来啥也不干，先给我们倒屎倒尿，做好吃的，你看他啥时候给那些来过的阿姨干过这事儿啊？做猫，做狗，都得懂得知足，你说是

不是这理儿？”

唉，你说我还能说啥？呆着吧。晒晒太阳，吃吃猫粮，三天两头地和傻大姐谈会儿心，阳光好的时候上树上看看，天气要冷了，他还把被窝给我让开，迷迷瞪瞪的，生活也就过下去了。看他成宿成宿地坐那儿噼里啪啦地敲那玩意，也挺不容易。我趁他睡觉时，扒拉着都看过，伤春悲秋，儿女情长，活着也是大不易的。

我是能看懂的。别以为我是只猫，就拿我当傻子。我们夜夜在地狱门口值班，来的人浩浩荡荡，都来走后门、找关系，托猫说情，写条子扯犊子，想少下次油锅，少受点儿罪，可怎么不见你们活着的时候干点儿正经事呢？现在知道晚了，你早干嘛去了？

我只是懒得搭理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还自以为是。前两天，他写文章说什么情欲之孽，说我们繁殖起来几年有好几十万只，养不活，没法养。妈的，你会体外我就不会啊？你都不让我试试，就给我下结论了？玻璃都快被我划烂了，也没见你给我找个女朋友来？！

我他妈的长得可比你帅多了。再说，你自己也是承认的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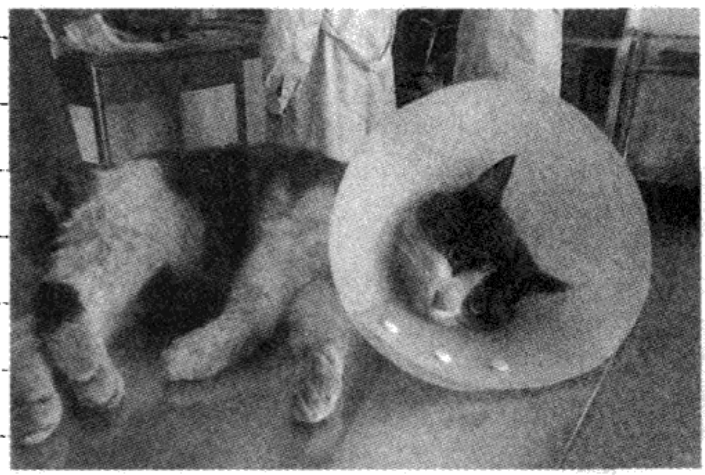
这几天起春风了，我就趴在那树上吹风，心里火烧火燎。到了晚上，我竖着耳朵能听见好远好远的小母猫呼唤我，喵呜喵呜的，她在说什么？她在

说Please fuck me! Please! 我们可不像你们那么装相，想进一步交往一下还要犹豫再三，这都是些生理反应，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藏着掖着，愤愤不平，还拿块布挡着，绣了又绣，你当你是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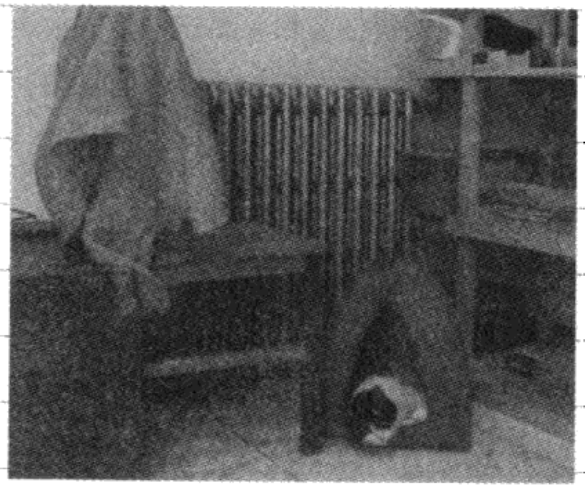
大家都不穿衣服，多好啊！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我们亲亲热热，拍拍握握，我们是用心在交流的，用心你懂吗？不是用衣服。

每天起床他就穿衣服，今天也是。居然还带我出门。当时我就觉得不对，丫不会真的去把我做了吧。他嬉皮笑脸的，我就知道没好事，被他骗上车，直接就开到了那家该死的医院。我在车底下半个小时都没出来，大劫难逃啊，大限已至啊！妈的！割我的？怎么不见你把自己的割了呢？

我把他的手都踢出血了，他还在那儿趴地上呼唤我。唉，他也挺不容易，做我是爱我啊。他用他的方式爱，他用他的情感去爱，我能说什么呢？在这个世界



手术室里的太空猫。这是配配那天被锤掉时的情景。打了麻药后，它异常安静，眼神中有一种通灵的情绪，那天我久久地看它的眼神，感觉语言极端多余。



被锤掉以后，配配缩回了它的小窝，千呼万唤都不出来。泪尽了，声哑了，才怯怯地往外看一眼，不再嘶吼，不再多情。我很想上前祝贺它，逃脱了情欲之孽的折磨，又不知道这是否是它的本意。唉，真是唯有长江天际流。

上，爱与恨是一样的，哭和笑是一样的，活着和死去也是一样的。你唯一要选的就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好了，现在什么也别说了。一针麻药下去后，冰冷的刀锋贴着我走了又走。我的身边站满了猫，都是今天不当班的兄弟，它们都是来看我的。你们当然看不见，只有你们当中脑子真正有问题的人才知道。就好像你们说，每个傻子后面都站着一尊神。其实我们每只猫都是可以穿梭自如的，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

地狱之王怕我们跟你们讲太多，不好好活了，就让我们闭嘴，只准讲猫语。谁要是说了人话，就立即丢到地狱里去用三昧真火烤了又烤，做成猫夹子当壁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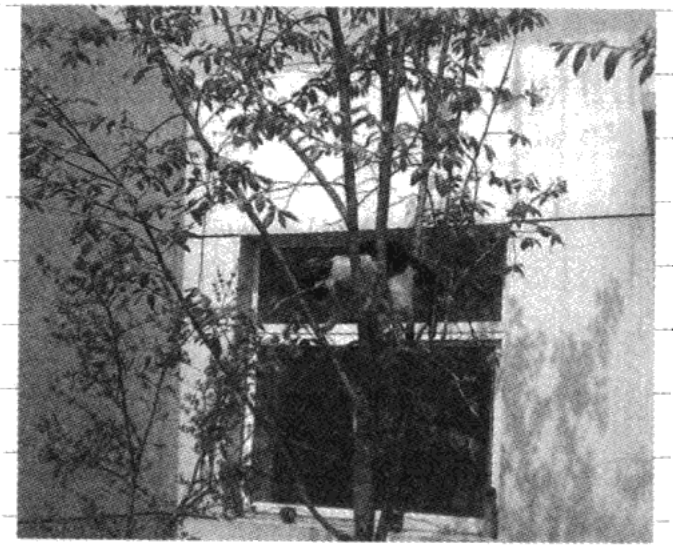
我可不想当壁花。兄弟们告诫过我，人生，哦不，猫生是注定的，是循环往复的，是不可忤逆的。好好地去做一只猫，与好好地去做一个人没有区别。做了，就要认了。

我也认了。回来我趴床底下哭了好久，又挪到沙发底下继续哭，眼泪也掉干了，心情也平复了，算了，在他床上尿一泡，发泄发泄也就算了。他一天没出门，就是这么守着我，也挺不容易。做人难啊。比猫还难。

在我们那里，谁做猫做得不好，就罚去做人。你们不知道吧。

我是理解你们的。只是，只是，我也有情操嘛，我也有欲望嘛。唉，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小九姐姐见我回来后，一直在悲悯地看着我，她知道，从今晚起，那只小母猫再不会冲我Please了，该去冲别的猫Please了。她也

书上说太监也有妻，变态时常花样百出，只为不能为人道的欲念能有个出处。配配不曾有此烦恼，数日后伤好，似乎已接受现实。小男孩的心态但愿它能保持到老。



柿子树枝桠繁盛时，配配活力渐长，时常在院中疯跑，玩着假想敌的游戏，匍匐、翻滚、等待、冲刺，一溜烟从沙发直蹿树梢的情况也常有。每每这时，我在一旁静心观望，小心伺候。我锤了你，我便养你到老。说到做到。

同情我啊。但她会装相啊，而且能憋，前两天她就说："别叫了，叫得我闹心死了。你憋一憋会死啊。"我不理她。我已经三天不跟她讲话了。唉，现如今，生活重新洗牌，未来爱在不在了。小九姐姐，你说呢？

唉，想了又想。记得原来你们那儿有个叫司马迁的，命运一样惨，后来人家写书，好厚的一本书，说你们人类的那点事。后来，他在地狱里当了一届王。不是四年啊，是一劫子，一劫子是多长？你丫真不看书啊。

他跟我讲过，阉非阉，非常阉。

什么意思？

我要听明白了还问你？看来，我这漫长的一生都得去琢磨这句话。没事儿，反正时间多着呢。生命除了等待就是观望，鸡鸡无用，万事无用啊。

好吧，我絮絮叨叨就说到这里了。他还在睡觉。上半夜睡觉，下半夜敲字。我都习惯了。你瞧，又在说梦话了。梦里都不快活，真不知道他上辈子是什么变的。我下次有空再来说故事给你们听。说些我们那个世界的，和你们不一样的故事。

没关系，这些故事我就放在他的博客里，他自己看不见。傻了吧唧的。喵喵。没听出来我是在笑吗？真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能看见我的故事的人，都是有慧根的人，你们是不会到地狱来托条子说情的，我知道。

你们好好的吧。从今天起，我也要好好的了。再见啊！

最英俊的农民就是我呀！

2008年4月6日 星期日 晴

午后带配配从医院回来，阳光耀眼，和风轻送，村中一片寂静。看到那个老头时，我点了一脚刹车，趴在他身边的一条小白狗和另一条小黑狗应声抬头注视我，威严耸立。老头却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坐在马扎上，仍旧有板有眼地编着篱笆，一脸专注而淡然的神情。

我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心动了。于是，二十分钟后我变成了另一个老头。

云淡淡的在空中飘着。远处不知谁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像闷在一个罐子里。随后忽然就停了，像从来不曾响起。尘封了一个冬季的菜地上布满了垃圾，去年枯萎的枝桠还没来得及收拾。我凝神注视了一会儿，决定先将破烂的篱笆拆除，然后再将所有的垃圾清除，最后再进行翻土、浇水，如果还有力气，我想应该重新换上一排新的篱笆。是否还能刷点彩色油漆呢？这可是一个美学问题啊。

决定做出后，我就闷头干了起来。

四个小时后，荒芜狼藉的小菜地被我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一连倒了五大桶垃圾，天知道这个冬天人们在我的菜地里都干了些什么。进行到翻土时，我感觉到了一种达到极限的疲累。一铁锹下去，我却屡屡没有力气将它拔出来。三十岁的男人，一百八十岁的心脏。

坐在菜地旁的水泥石板上抽烟。我眯缝着眼，打量着四周。远处有一个穿灯笼裤貌似武馆打手的平头男，牵了一条黑背出来遛弯儿。他叼着烟原地转圈儿，手中的绳子来回递换，好让黑背绕着他不停地旋转。他和黑背似乎都乐此不疲。一根烟后，我开始犯疑，莫非这是一种新式遛狗方法？

从机场出发的飞机低低地飞过村庄，它们发出的巨大轰鸣声将微微泛红的空气震颤成一波一波的形状，像水面涟漪的扩散。波及到我时，我顺势往后摇晃了两下身子，从中感受到细微的喜悦。

这个下午我忘记了许多事情，脑子时常陷入一片空白。最近配配生病，九九送走，忙忙碌碌，不知所终。看来这不写小说的日子，还真是难熬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让我是方圆二十里最英俊的农民呢。唉，真是没辙。

青龙湖上九姑娘及废话太多

2008年4月13日 星期日 晴

开车十分钟，能看到青龙湖。一汪水，浩浩汤汤的样子。老实说来，这点水在南方不算什么，在北方倒成了稀罕物。北方水少，四处暴土扬烟，不说人们面目可憎，起码皮肤乏善可陈。南方则不然，我记得儿时，在奶奶家的后山那边有一汪溪水，走累了捧口水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少年时去外婆家，木房子就修在青石板路上，出门就看见桥，桥下流淌的是连绵的涟水河。

后来离开家久了，再回那山上，溪水泛红，成了洗矿渣的水。涟水河也干枯了，河面上垃圾遍地，像被人开膛破肚地剐在那里。人们面目可憎，久望无聊。

算命先生说我命里克水，大利北方，我就来了。

这里的水少，后海最多就一个大水泡子。以前皇亲国戚的住了一溜，垂柳

泛舟，也算是自欺欺人了。我在子夜后海的船上醉过，湖边有人弹琴，有人哇哇狂吐，也有人声嘶力竭喊着，×××！我×你妈！除了骂人那两句，一副江南假象。

搬到良乡以后，见到这汪水，心情忽的就晴朗了起来。春夏之交，搬个马扎坐在湖边，看小九奋力向湖中游去，时而静默，时而痴狂，水天一色，远远看去，江南仿佛就在对岸。

风雨后的夕阳田野

2008年6月4日 星期三 晴

和小九在傍晚出去闲走，频率基本保持在每周两次。一人一狗向着郊外田野进发，一口气走上三四个小时，大汗淋漓地回来，像给生活洗了个澡。

那天出去的时候刮风，还有小雨。我先和小九在车里躲了一会儿，乡下人会看天，呵呵，这种雨明显不会持久，太阳分明还在天边挂着。果然，在众人皆冒雨回家时，我和小九等来了美好的夕阳。

雨后空气清新，小九极其欢快，沿着河走，开始是城中风景，渐渐野趣横生。本想见到桥后便回头，第一座桥出现时我想等等吧，还没过瘾呢，便径直往前走，只待第二座桥。又走了近半个时辰，待第二座桥出现时，心中仍有不甘，这等风光怎能就此返回呢？再往前走，且看还有什么？

这一口气下去就将近一个时辰，村庄消失，成片的白桦林和杨树冲天耸立，大片大片的田野铺陈眼前，久久不见人迹。我挥舞着胳膊，踢打着双

腿，像要走出点儿什么来。

心绪浮沉中，联想古人走遍江湖，那得多久才能见一知己，多久逢一敌人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饱览山光水色，咀嚼胸藏万经，两相呼应之下，人生的道理便了然于胸了。走路，在大自然中走路，通过最原始的身体韵律。人，是可以通灵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这是干枯的刺猬河，听说良乡人民要花二十万让这条河变得清澈起来，重新放水挖沟灌渠。四围是城市公园般的景观，还可以看到挖土机在河道上工作。再一直往前走，就到了野河道了，野河道也是干枯的，前些日子我还看见有人在河边钓鱼，毕恭毕敬地坐着，河道边停着别克、捷达。我和小九在旁边傻傻地观望过。钓鱼是一件很高深的事情，我和小九达成了共识。

小九一进入野地就兴奋，跑前跑后，甩着大尾巴，像个乐观的孩子。下个星期，它就两岁了，按照狗的年龄相当于人的二十岁了，是个大姑娘了，可是只要一出门就丝毫没有稳重样儿，对什么都有兴趣。只有到了深夜，它才流露出一种婉转的神情，妩媚得要死。

在一片细雨迷濛中，我发现了一只鸽子，被人拴着脖子绑在一片菜地里，不知道是为什么。开始揣摩是农家的某种工作方式，但我一个南方乡下人却从来没听说过。我很犹豫要不要放了它。它在挣扎，总是飞不高，稍一展翅，就被拽着脖子摁回地上。或许是哪个孩子的恶作剧呢？小时候，我

也杀过一千多只金龟子啊。真是罪过，神啊，原谅我吧！

小九几次想扑上去抓它，作为一只金毛巡回猎犬，它除了叼砖头，其实还希望叼点别的。在血液和本能中它有这样的基因，只是生活不再满足它。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我和小九同时望着这只鸽子，看它在细雨中瑟瑟发抖，眼神不安而绝望。最后我决定放了它，不管这是一个恶作剧还是某种我不知道的风俗。它飞走了，消失在茫茫田野。

沿着河道一直走，都是这样的小路。河道右边有一片偌大的白桦林，走上好一会儿都很难遇见一个人。一切显得静谧极了。时间不存在，单位不存在，领导不存在，你所有的过往与未来统统不存在。你只是一个人，在甩胳膊甩腿，在向前，一直向前。脑中空空如也，未来爱来不来。

夕阳终于出现了，它在林子中的缝隙猛然出现时，给树梢洒了一道金边，耀眼夺目。我和小九拔腿就开始狂奔，穿过树林，穿过河道，跳跃穿梭，像两个追赶太阳的家伙。我想拍夕阳下的田野，小九则只是想跟上我的步伐。我们狂奔到河道的另一边时，夕阳映照在田野上，像这个世界最美丽的瞬间，一切都金光闪闪，宛如梦境。

我爬上墙，墙里包裹了一片巨大的野地，我不知道良乡人民要用它来做什么，是种苞谷还是玉米？其实我只是一个伪农民，不懂种地，也不懂粮食。我只是无知地热爱这些东西，它们看上去，远比车流人海更像那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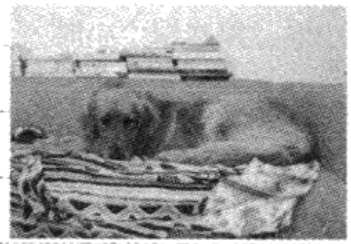
在林子的尽头，天空中有一道彩虹，可惜我的摄影才华不能帮我准确呈现。我总是差半拍。幸好，我还能感知这一切。这是我唯一骄傲的地方。

夕阳照耀着田野，远处有农民在辛勤劳作，大喇叭在放着音乐，像是《我爱你，塞北的雪》：“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天遍野……”听过这首歌吗？良乡人民好像格外爱这首歌。我住的村子时常在黄昏要传达文件时，先放一首这样的歌，然后才会有一个嗓音高八度的大妈出来说：“明天，明天下午，村里要修水管，请各家各户提前备水做饭，停水四个小时，停水四个小时……”我站在院门口，叉着腰，像一个村里混混儿一般叼着烟眯眼听着。

我和小九在夕阳下的田野里坐了很久，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到家时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新闻联播都放完了，窗外黑乎乎的，我坐在沙发上，感觉有点累，但必须承认，没有比眼前的一切更让我满意的了。配配喵呜喵呜地叫着，为没带它出去而委屈。作为一只猫而不能远行，这实在是太悲惨了，作为一个人，有些生活方式也着实糟糕。区别只是，配配知道，而有些人并不知情。

子夜女人照以及熟睡的小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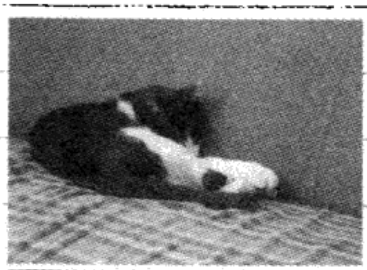
2008年6月3日 星期二 晴



一直很乖噢！

你在哪里，它们就会待在哪里。如果你静默，它们就睡觉；如果你发呆，它们就守候；如果你打一个响指，它们就纷纷起立、热情注视。偶尔，它们悄悄地走到你身边，目视着你，嘴里或许叼着玩具，或许只是轻轻地哼哼两声，将你拉回到这个世界，顺便提醒你：我要吃饭，抑或，我要出去玩。

有时，我会久久地凝视它们的眼神。它们时而天真无邪，时而又像是知晓一切。何必要说话，何必要执著，何必要万水千山？何必呢？



睡熟了耶！

当语言失效时，真理，或许就浮出了水面。

好吧，我爱这个世界。

写给配配的信

2008年7月2日 星期三 晴

你还会回来吗？今晚抑或是明天。说实话，我没有一点把握。我们原本就是隔绝的，我们原本就是各说各话的。我爱你，你并不知道。你恼我，我以为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是在误读中生活的。一直都是。

昨晚把你抓回来时，你并不情愿。你就是不愿意靠近我，兜着圈子，绕着弯子地想往外跑。你变了，我不得不说你变了。你长大了，或者说，你向往更大的世界了。可我又能怎么样呢？三十岁的我哲学观已经变了,从原来的奋斗拥有到了如今的不再强求。任何事物都不再强求。要走你走，要留你留。我还是站在这里。像门。像树。

还记得你是怎么来的吗？

菜园子里的黑白小肉球。缩成一团,发抖,不安的神情。我把你放在手心里带回来。给你洗澡。用毛巾紧裹着你。你依偎着我的脖子，紧紧地靠着。

听着我的脉搏。小小的心脏起伏。你睡着了。我望着你,你那么小,那么那么小。我怕养不活你。你是一只猫啊,我原本是不喜欢猫的。那么古怪。那么静默。那么的不可思议。后来我常常望着你发呆。你凝望着天空,久久地一动不动，就像一座雕塑。

你在想什么呢？我好奇极了。

你就像一个思想家,一个反复提醒我的思想家。你常常冥想,一夜一夜地在院子里静默着。我笑话你是在站岗，你听见了，继续静默着。你在暗思浮动的夜空中静默，我隔着窗户打量着你，中间就像隔着一条万年的河。

我要睡觉的时候，你总在我脚下蹭来蹭去，整个身体扭转过来，蹭我。你是要证明我是你的吗？呵呵，你可真幼稚，还是个孩子啊。你看你，要吃的时候绝不迟疑，声嘶力竭地叫，恨不得冲到我鼻子底下来叫。你叫得那么大声，那么肯定，我不得不满足你。你是主人，我反倒是一个奴仆，天天给你做饭的奴仆。

有时你也会来找我玩。我在桌前写字，你悄悄走来，坐在我的脚下，用爪子轻轻地搭着我，然后再微微“喵呜”一声。我用手轻轻抚摸你。你跳上来，坐到我的腿上，再用你的小脑袋微微地蹭我，一遍又一遍。蹭完后再安静地凝视我，我望着你笑，却看见你的小脑袋开始犯困了，打盹儿了。

你也搞破坏呢。我在窗前看书的时候，你总是猛地跳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站在书上，冲我高昂着头。你是在提醒我你比书好看吗？呵呵。我想抚摸你，可是你并不领情，迅速闪开了。你不想让我破坏你的造型是吗？我早说过，你如此英俊，如此可爱，我甘拜下风。

你小时候，常常喜欢钻到我被子里睡觉。还挤我，一副四仰八叉的样子。我气急了，就踢你，想把你弄下去。你伸了伸懒腰，凑近了，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像是我犯了错，我倒不好意思了。可我坏着呢，你都不懂。趁你熟睡时，我故意翻身压着你，把你死死地捂着，想看看你是什么反应。你在被子下面拼命地拱啊拱的，就像是五指山下的孙猴子。我不管，我继续压着你，心里乐开了花。你好不容易才拱出来，我又一次以泰山压顶之势袭来，你只好使出吃奶的劲儿再拱一次。当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从山底下爬出来时，我赶紧闭上眼睛，假装打起了呼噜。你凑过来，闻了闻，只好轻轻喵呜一声，转身走了。剩下我冲着你的背影挤眉弄眼地笑。

你陪我刷牙，你看我洗澡，你以翻滚式欢迎我回家，你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你是一只如此可爱的猫。我一度很庆幸拥有你，庆幸你能来到我的生活里。

配配，你是不可替代的。你知道吗？

昨晚你执意要走。我没有拦你。有朋友在等你我也知道，我早看见它了，

一只大白猫，那么大，足足比你大上一倍。是它帮你推开的砖头吧，我都知道。你没有力气打开它，只有它在外面推开那块砖头，你才能出去。它第一次推开时，我还帮你堵上，我以为它是来欺负你的。可后来我发现我误会了，我在窗前分明看见你也在推。你是想出去的。你不想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待下去了。我听见砖头在响，我看见你和它隔着洞口相会，我来得及阻拦你，可我没有。我说过，我现在的哲学观是不强求，什么事都不强求。

人生白驹过隙。我瞎他妈求什么呀我。

于是你走了。以前我和小九去玩球的时候，你最多会在门口小小转悠一下，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即跑回去。你甚至没有离开家二十米远过。你喜欢在有阳光的时候蹲在院子前晒太阳，一动不动，像一头小小的石狮子。我以为你会一直留恋这个家，显然你不是。你注定就是个浪子。

我只是担心。你那个萍水相逢的朋友是否可靠？你作为一只没有鸡鸡的猫，你又如何能取悦他人？你打猎技巧并不高超，我在院子里看过，凭良心说，是个花架子。唯一一次抓到一只麻雀，还是一只受伤的小麻雀。你怎么养活自己？你又如何闯荡江湖呢？

野猫也不好当啊。

你还不满一岁呢。你知道敬畏人类吗？人是很坏的，很坏很坏。你不要去蹭他们的裤子，他们会踢你；你也不要走到跟前去，冲他们声嘶力竭地叫，他们不会像我一样立即把吃的给你端过来。你不要犯傻，他们不是我，不是我啊。

你今晚会回来吗？明天呢？

听说猫离家出走后会迷失，忘记自己回家的路，多少野猫都是这么来的。你可要记得哦：你家门口种了爬山虎，爬满了墙；你爸爸的车是红色的；你家的菜园里种了丝瓜黄瓜西红柿；你还有一个小九姐姐。你还记得这一切吗？

我帮你换了猫粮，也帮你换了猫沙。门开着，砖头我都拿走了。你随时可以回来，你也随时可以离开。这是你的家。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决不干涉。你明白吗？

如果你在外面愉快，那就在外面待着吧。有什么事情比随心所欲地生活更重要呢？如果不高兴，就回来。一切都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你知道。

一只“死猫”的后现代生活

2008年7月18日 星期五 晴

找到配配是在子夜以后，它趴伏在别人家的一块菜地里，蓬头垢面，神情恍惚，仿佛受了什么刺激。带它出走的那只大白猫不见影踪，萍水相逢果然靠不住。抱它回来时，它不言不语，几近痴呆，局促于小院之中，动也不敢动。让它静坐片刻后，它才敢试探着进屋，四处打量就像从来不曾来过，巡视一圈儿后，终于仰首望我，小心翼翼地喵呜了一声。

我知道，这声音意味着它回来了。失心疯回来了。“死猫！”我恨恨地骂了它一句，热烈地欢迎它回来。

还是个孩子啊，好了伤疤就立即忘了疼。不知道它在外面受了什么刺激，是谁欺负了它呢，还是饿得头昏眼花索性就忘了回家的路？世界之大，想必它是见识了，但想必它也很快忘记了。照旧每天练习爬树，每天练习狂奔，安静的小院常因了它而鼓舞起些许士气来。

每到清晨，院中的柿子树上会停留一些路过的鸟，鸟叫时，它便神色大变，眼神凶悍而贪婪，这是标准的“兽性大发”。但也只是空发一阵，当它从厨房里百米冲刺到柿子树顶端时，人家早就飞走了，发了也白发。那天小九咬坏了我的一双鞋，被关禁闭，配配自己主动跳进去，陪小九坐了一会儿。我看着它俩，一副很有人情味儿的样子，真是搞笑。

每天早晨起来，它们都会玩上一阵。配配经常会给小九舔脸上的毛，就像是给它洗脸的样子。洗完后，两人便打上一阵耍架，配配竭尽全力，小九只不过是拿个大脑袋摇来摇去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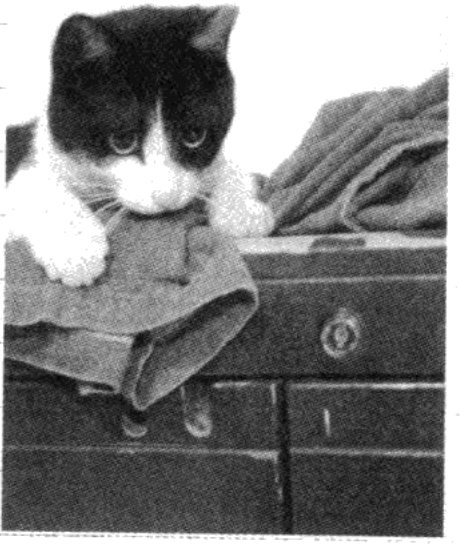
随后就开始打架了。配配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躺在地上四脚朝天，还要死死地抓住小九的爪子，在空中忽来荡去。

最后小九的兴趣告一段落了，爪子一甩，配配便摔在了地上。俨然就是

我晕

摔晕了，爬起来拼命地甩头，在它的眼里，现在是不是有三个我啊，不知道。

配配还喜欢和邻居家的一条德牧——大虎玩。配配知道它是被拴着的，因此胆子较大，常敢凑到大虎面前去端详再三，大虎第一次起身时，它魂飞魄散，闪电般地往高处飙，后来知道没事，就原地不动反复打量了。



好舒服，很眷恋！

近期夜半写字，绵延半年的一个短篇终于续完，两万字不到，思来改去，不甚满意，但好歹能对自己交差。天色发白时写得兴起，便带小九去村口民工摊上吃早点，一个民工见我衣着破烂却神采奕奕，人帅狗还靓，便主动上前招呼，“哎，兄弟这狗从哪里搞的？挺好看的嘛。”我一愣，搞的？我买的好不好？见他年近半百却有一颗童子之心，便与他路边呆坐攀谈了半晌，也算近日一桩人生快事。

雾笼纱窗，阳光渐至，每当人们上班上学之时，老夫便开始门窗紧闭，电话无声，手机静音，一猫一狗左右护法呼呼睡去。啊，世界在我背面，天堂在我梦中。爱谁谁。

之肆

乡村生活

他人的生活

晨光东至，窗前渐渐明朗，不觉中又一个黎明到来了。或读或写了一夜，稍感疲惫，便离开书房，去院子里施展一下拳脚，再将院门打开，提上几桶水一边浇菜一边和大虎说会儿话。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歌唱，晨光中透着音韵，远处的公路上则隐隐传来卡车轮胎低沉的摩擦声，像乐队中的贝司，专司低音与节奏。待一切絮絮叨叨地忙完，腹中开始咕咕叫唤，遂锁了院门，牵上小九，慢跑出村。

慢跑这个习惯是最近养成的。朋友的建议，我觉得有益便听从了，起初几天有些胸闷气躁，后来倒也平和了，慢跑中见小九一路欢呼跳跃，金毛飞扬，真是惬意。

村口路边有一早点小摊，三两张小桌，一辆小推车，便是全部的家当，油条大饼外带馄炖面条，价钱极便宜，两块钱可吃三根油条外加一碗馄饨。我便将小九拴在车前，手持大饼，馄饨下面，吃相粗鲁不堪。邻座

或为精瘦民工，或为早起遛弯儿的乡村老头，彼此致笑，或淡然问候，只是从来不见单车少女，让我引为憾事。早点摊主是夫妇二人，均三十余岁，丈夫矮且瘦，时常穿一件白色跨栏背心，再套一褡裢，胸前大口袋中装零钱若干，褡裢也是白色的，衬得一身赭石色的皮肉愈发精干。我留心过他，五官倒是齐整，只是从来不笑，总是面目严肃地招呼我，兄弟，吃点啥？我说照旧，他便照办。他的妻子是一平常女子，个子平常长相平常衣着也是平常，往人群中一丢就会消失的主儿。她从来不管待客，只顾剁面熬汤，闷头做事，不多言一声半句。丈夫收钱擦桌，妻子开锅下面，夫妇二人配合默契，生意倒也稳定，我每天都去，三张小桌倒常是两桌有客。

这样的买卖显然仅是糊口而已，下雨刮风自然就停了，微薄小利，日积月累，也不过是城中大款的九牛一毛。我偶尔会想，他们知道路易·威登吗？他们知道雅诗兰黛吗？他们知道酷奇、阿玛尼吗？想必不知道。一个小包那么丑还要价好几万，抢钱啊。奥运会举国欢腾，世界千变万化，他们照旧是神情笃定，推着小车来来去去，丈夫收钱擦桌，妻子开锅下面，日子也就水一般地淌过了。

有一日我无意间见那丈夫右手臂上竟有刺青一枚，手工拙劣，一头飞鹰刻得歪歪斜斜，我再看他的眼神就变了——年轻时想必也大街小巷中厮混过吧？再留意那妻子，发梢末端竟隐有挑染之迹，火烧红的颜色，应该是前几年由衷爱美的影子吧？那怎么今日沦落到这步田地呢？

中午的村里四处均是这样的景象，无人，寂静，只有云和风在动。

不好相问。两人照旧神情淡然地下面收钱，擦桌推车，晨光中至，八九点回，就像一道定时定点的风景。若有一日他们忽然不干这等营生，众吃家不过是过条马路寻别家就是了。人间处处都在上演这样的戏剧，只不过像我这种读书人矫情滋事，将它写下来。无所谓悲，也所谓喜，这就是生活。他人的生活。

付过早点钱，我告别这对夫妇，与小九往家走。这些日子准点出门，必遇二景。一景为两名五旬妇人，身高都在一米七以上，膀大腰圆，盘头珠链，目不四顾，都身着睡衣拖鞋，睡衣或为黄或为蓝，都是艳色，拖鞋也是极品，粉红凉拖令人遐思，只是两人面目严肃，貌似苦大仇深，身前两条可卡，一条京巴，身后竟还跟着一条成年德牧，两人手中各执

一根木棍，逆风而行。初次遇见时，我赫然站住，心神恍惚，等两妇人呼啦啦走远了才敢动身——一时间，竟以为江南七怪中的柯镇恶路过此地，惊为天人。

回过神来，才知此地不是牛家庄，我也不是那恶贼子杨康。

进村后，再遇第二景，则有趣得多。一名六旬妇人牵一个四五岁的孙儿必在此时出来遛弯儿，也必定与我相遇。那妇人衣着朴素，眉眼谨慎，应该是一辈子担心怕事的主儿，可那孙儿却天性调皮，活泼好动，留一瓦盖头，每次见我必挤眉弄眼。初次遇见时，我怕小九惊吓到他，便呼住小九沿边路走，谁知那男孩竟记住了小九的名字。第二天再遇见时，我还未及出声，那孩子远远地便大呼，老九、老九！这次轮到小九赫然站住心思恍惚了，几次回头看我，似唤它，又不似唤它。我哈哈大笑，寻思小九必在琢磨，怎么，怎么我竟老了吗？

那孩子胆大，第三天再见小九时，便敢上来拥它，个子只比小九高一点，就小手小脚一起上，捏着小九的脸左右扯乎，还不时拍打小九的头，只差没骑到小九的背上了。我见小九大尾巴左右甩得极欢，就知道没事，它最爱和孩子玩，我便在一旁袖手抽烟，微笑观望。只可怜了那老妪，一脸惊恐，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才好，不敢叫怕惊着小九，可又不能不叫，见小孙孙与这庞然恶犬这么亲近，害怕出事。我见她神色可怜之极，便喝住了小九，站到一旁，她这才一把抢过孙儿来，狠狠地看

我一眼，说了一句：你这狗忒大了，得拴，还是拴着点好！我冲小九使了个鬼脸，也不回答她，转身就往家跑了，跑过一个弯，远远地还听见那孩子在奶奶的训斥下快活地叫着：老九，老九。

又跟邻家大虎打了个招呼，开门，配配照旧以翻滚式欢迎我们回家，小九迎上前去，必定和它在院中追逐一会儿，我进房洗脸刷牙，点上蚊香，拉上窗帘，准备就此沉沉睡去。想起此前发生的一切，微微一笑，我知道到了明日，一切必将再来。

循环往复，是这平凡生活的真谛。人们不愿有惊喜，也不愿有意外。平淡，平淡就好。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历史，这就是真正的生活。

大虎和小虎的悲喜剧

暴雨是昨日傍晚到来的。倾盆而泻还伴随着闪电霹雳，不到六点天就完全黑了下来，简直一副龙王出游的架势，真是暴戾的天气！屋里我窝在沙发上看书，小九和配配在旁边相互抚弄嬉戏，原本一派祥和之气，可院外的大虎、小虎却不断发出呜咽之声，悠长而凄惨，伴着惊雷与阵雨，时不时地传进来，小九竖起耳朵听着，一副戚戚与共的样子。

我知道，又一轮人间悲剧上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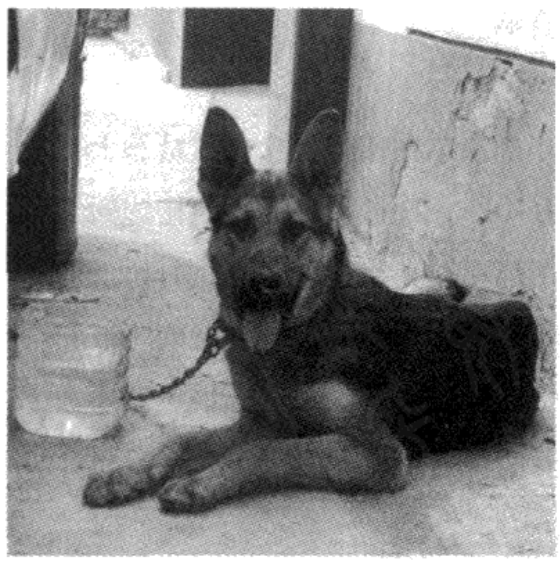
大虎和小虎都是正宗的德国牧羊犬，据说它们的母亲是被人从附近机场偷出来的，一条正宗军犬，可血统如此优秀的两条德牧却有着让人不忍听闻的故事。

它们的主人是租住在旁边的一个水电安装队。安装工人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养狗的方式简单而粗暴：用一根粗大的铁链将狗拴在院门口，一个

脸盆里随意丢点面条或馒头，盆里水是浑浊的，时常还断水。小虎被拴在院子里，大虎则直接被拴在门口一辆废弃的面包车下。大虎和小虎其实是我给它们取的名字，那些安装工人们管它们要么叫“喂”，要么叫“哎”、要么什么都不叫。日复一日，污垢与屎尿混合在一起，它们匍匐在骄阳下的尘土里，扭曲着，却仍旧忠诚地履行着看家护院的职责。

德国牧羊犬是极其聪明的一个犬种，智商甚至超过了金毛。我每天出入，它们便熟悉了我，我趁安装工人不注意，每天都会喂它们一点狗粮或清水。回避那些人是因为我害怕会尴尬，害怕我的行为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自己表达爱的方式。我能做的，只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做一点事。

大虎和小虎就这样悄悄和我好上了。它们极瘦，皮毛粗糙、极硬，甚至有些星星点点的泛白。这都是营养不良的表现。我曾经很委婉地向安装工人提出应该对它们更好一些，比如每个月洗个澡，随时给它们准备干净的水，以及一个像模像样的窝。他们对此一笑了之。他们会说，这些看门狗就是这



大虎——一条正宗德牧的遭遇

样的，它们蠢，没有小九那么聪明。我努力想说服他们，却总是力不从心。因为我知道，我们作为人的处境都有问题，怎能在对待狗的问题上一再地矫情呢？

小虎来得早，大虎是后来的。它在原主人的家里长到五六个月大，被主人牵过来送给他们做看门狗，理由是家里养不了了。主人亲手将它拴在这辆废弃的面包车下，然后甩手离去了。大虎咆哮过，也挣扎过，有好几天茶饭不思。

我每天中午起床后，都会和它默默地待上一会儿。它顺从地趴在地上，任我轻轻地抚摩它的鼻翼、额头，眼神里流淌出哀怨的情绪。有时，我和小九在院外踢球玩时，它会兴奋地叫，那根粗大的铁链被它扯得哗哗直响。

小虎偶尔在傍晚被松开铁链跑上一会儿，大虎则不被允许。因为它曾经在唯一一次被释放时，偷偷跑回了原来的主人家。那儿离这边差不多有两三里路，途中有公路，有桥，还有七弯八拐的小道，可是它准确地找了回去。那条只走过一遍的路被它牢牢地记住了，它在安装工人松开铁链的那一瞬间义无反顾地迅猛离去了，它匍匐在骄阳下的尘土中的那些日子里，是否一直都在心里回溯着回家的路呢？

可是，它原来的主人在惊讶了一会儿后，又给它套上铁链，送了回来。

那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我曾见过一次。当时那些安装工人无论喂给大虎什么，大虎都不吃。于是原来的主人被找了过来，他只是悻悻地看了一眼，然后走了。他出现时大虎从车底下一下钻了出来，狂喜地想向他跳去，可他衣着整洁地远远站着，戴着墨镜，丝毫不在意那根铁链生硬地拉回了一条狗对他的信任与忠诚。

大虎似乎消沉了。原来的主人走后，它开始吃一些东西。但它再不能被松开了。它被牢牢地固定在方圆两平方米不到的空间内，吃喝拉撒全在这里。太阳实在热烈时，它便躲在那辆废弃的面包车底，吐着舌头，焦虑而崩溃地看着眼前的世界。在我和小九娱乐时，它低沉地看着，小九偶尔靠近它时，它开始狂吠。

苍蝇在屎尿上飞舞，每一根毛发都布满污垢和尘土，浑浊肮脏的饮水，不到两平方米的地盘，日复一日的悲剧，这就是血统优秀的两条德牧的处境。

我每天偷偷给它们喂吃的，偷偷给它们换水，有时还清理粪便。它们逐渐锻炼了我内心的忍受力，提高了我对悲惨的适应能力，它们甚至促使我开始思考一些似乎玄而又玄的问题——自然与生命，道德与本能，尊严与存在。

在昨夜的雷雨中，它们的呜咽声传得远而急促，我从沙发上起来，走到

院门口，站立，听着，又来回在雨中走着。我问自己：它们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吗？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是我在矫情吗？还是让我犹豫的这种东西原本就是一种恶心的产物？我打开门，在漆黑的夜幕下，大雨哗哗直下，手电筒发出的光束里，大虎被铁链牢牢地禁锢在雨中。闪电在夜空中驰骋，在大地骤亮的时候，我看见它的眸子在雨中闪亮，当惊雷响起时，它注视着我，不再吠叫。我听见那些安装工人们在院子里打牌看电视的声音。我很犹豫，我想去敲门，想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对的，它会死的，它的皮肤会溃烂，它的身体会消亡，它应该待在院子里，待在一个干燥的地方。可我没有勇气。我转身关上了门，回到了沙发上，大虎的呜咽声在大雨滂沱的黑夜里继续。

我没有勇气去敲开那院门，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悲剧发生，都市里有很多张疲惫而憔悴的脸，你能够如此一一动容吗？你那敏感的神经如果不是足够粗大，你又如何应付那些汹涌而险恶的人类呢？

欧洲杯开始了，意大利对罗马尼亚。意大利一反常态，疯狂进攻，罗马尼亚游刃有余地反击，射门、点球，一幕一幕交替上演。我靠着沙发，喝着冰凉的啤酒，小九安静地趴在脚下，一切和往常一样。可大虎的呜咽声，仍旧在雨夜响起。

电视机声音再大，它依然能穿透到我的房间，我的耳朵，我的心里。一

阵阵，一声声。如重锤，如响鼓。

在罗马尼亚欢庆进球的时候，我离开了沙发，打开了院门，在大雨中松开了大虎的铁链，它在泥水中扑到我的身上，舌头热切地烘舔着我。我不管了，我去他妈的，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明天让他们都去死吧，我就这么着了。我胡思乱想着将它带回了小院，毅然决然拴上了院门。

随后，它和小九在雨中的小院开始了追逐，整个世界都翻天了，它喝了很多水，它吃了很多东西，它跳上了沙发，它还跳上我的床，到处都是泥水，四处都是乌黑的印记，房间里一片狼藉。我站在旁边看着，丝毫没有动怒。它实在是太瘦了，这根本就不是一条七八个月大的德牧所应有的身形。它实在是太高兴了，这是它数月以来第一次离开那条该死的铁链。它不高兴，难道哭吗？

什么样的主人会养出什么样的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条狗都有成为一条好狗的潜质，只要你足够有耐心，足够有爱。可是，大虎似乎已经错过了受教育的时间，它疯狂极了。在最初的试探之后，它开始自由自在地狂奔，小九的稳重与沉默被一再地击溃，这个房间里仿佛杀进来一只魔鬼。

我给它擦干净泥水后，任由它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以它喜欢的方式存在。它像一道黑色的旋风在各个房间忽而出现，忽而消失，小九也奋力地奔跑着，一切都是如此和谐。可是猛然间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将

大虎收养，前提是他们同意的话，那小虎怎么办？他们再弄一条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我又如何是好？难道我再度收养吗？我能养活得了那么多吗？

他们一定会弄来的。他们永远都需要狗来看家，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啊。我能怎么办？

我的偏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好像太幼稚了。我越想越沮丧，越想越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天色大亮了，我只好又将它拴回了那辆废弃的面包车旁。在淅沥的小雨中，我的心情再度变得沉重起来，今夜诞生了一支伟大到近乎变态的罗马尼亚队，也诞生了一个我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拴回到泥水中的大虎远远地看着我，不时地哼哼着，它在期待着我去解放它，像我几个小时前干过的一样。可我不能。

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入睡了。我试图在梦中寻找解决的方式。这是我一贯的伎俩。

醒来后我有了主意，直接去了附近的旧货市场。我想买一些木板给它们分别盖一个窝，假如我什么都做不了的话，我起码可以让它们不再被日晒雨淋，我起码可以让它们在惊雷暴雨下不用匍匐在肮脏的泥水里。坦白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它们，仅仅只是为了心安，为了在梦里不再无谓地自责。

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的木匠，我很犹豫，不知道自己的手工能否真正达标。最终我改变了方式，挑选了两个三角柜，将门板拆卸了下来，然后在里面铺上一点干燥和温暖的东西，我认为这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在雨中我将它们搬到了大虎和小虎面前，它们热烈地注视着我，最后我看着它们在小雨霏霏中躲进了小木柜里。做完这一切后，我愉快极了，这种愉悦的感觉一直充盈着我。罗马尼亚队令我狂喜，而眼前的一切令我舒心，从昨夜至今的烦躁终于平息了下来，我终于不用再去承受雨中的呜咽了。

互致慰藉的伙伴

午后，那些安装工找到了我，他们问我大虎小虎的窝是不是我弄的，我说是。他们随即向我道谢。我看见他们在小雨中有些尴尬，有些不太好意思。他们的表情让我也变得窘迫，不知如何是好。我不习惯这样的表情，也不习惯这样的方式。我们各自沉默，然后默默离去。

傍晚出门时，小虎被放了出来，我看见他们正亲昵地喂它，大虎的窝边也被收拾了一下，比以往干净了一些。我在旁边待了一会儿，感觉好极了。

万物生长

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必定是清理配配猫沙中的粪便，然后开门放小九出去方便，给鱼喂食，给乌龟喂食，再放水冲刷一下院子。看那些安装工人不在，偷偷给大虎喂点水和狗粮。最后叼着烟上小菜园子里，端详一番爬山虎，心中暗比一下昨天的高度，看一个夜晚过后它又长了多少。有时怕记不住，还拿个土疙瘩悄悄地画上一条线，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呵呵。

近日暴雨连连，一日三浇水的工作也就停顿。但总的来说，我在这个世界所负责的这片小小的天地，一切都还不错。

丝瓜死了一株，活了两株；黄瓜死了一株，活了一株；辣椒死了一株，活了六株；移栽的两株金银花都活了。爬山虎已经爬过了墙头，熏衣草死了，美人蕉还活着，向日葵发芽了，牡丹、芍药、月季都活着，生命力最旺盛的当属白薯花，块状根丢在土里就能活。

小九，丰收了呀！

喇叭花长势喜人，兰花也开了，石榴树火红花朵中点缀着果实。柿子树则有满枝头的青涩小柿子累累相连，枝桠都压弯了，在院中走路，时常还得弯腰躲避才行。

看样子，这个夏天，将是满眼青翠的绿，满院盛开的香。

嗯，还想起来一件开心的事。昨日傍晚，安装工人中的厨子悄悄跑过来问我，你家小九洗澡时闹不闹？我一怔，说，不闹啊。他冲我得意地呲牙一乐，说，我家这两个也不闹。你家的两个？我稍一愣神，才明白他的意思。原来他昨天给大虎和小虎分别洗了个澡，洗澡时它们都很乖。我一听，连忙说，是啊是啊，大虎和小虎这个品种是很聪明的，你可不要小看它们。他也点头说，是啊是啊。我递了根烟给他，点上，两人在黄昏中相视而笑。

额的神啊！这个世界原来真的是会改变的，真好！

日志

蓝天下

大虎，再见

“二流子”的那些事儿

额的神啊，你是杀手！

诛螳螂记

明亮之秋

蓝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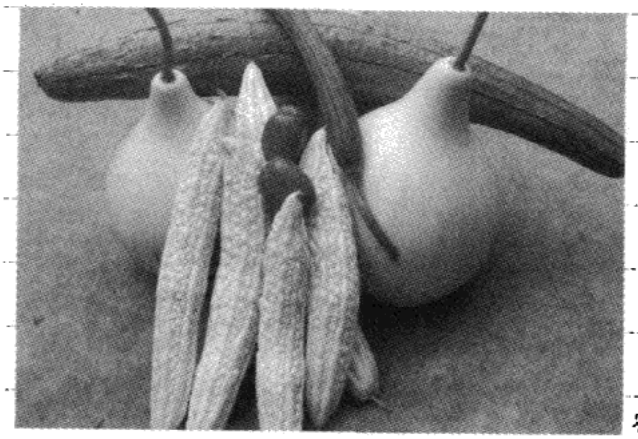
2008年8月19日 星期二 晴

下午四五点，天气不那么热了，便带小九出门，开车左拐，驶上乡间小路，收割后的麦田大片大片铺展在那里，像孩子们随意涂写的草图，又像成年人梦里回不去的故乡。路上车很少，单双号以后它们都在家里待着。人也不多，三三两两地在树下歇凉、打趣或是静坐。我把车窗打开，风便灌了进来，小九将头伸出窗外，风吹起它的耳朵，它眯着眼，兴奋地张望着。

不一会儿，我们便过了麦田，过了村庄，一条一条大路出现在眼前，小道穿插其间。每一条都是路，每一条都是通往远方的路。可地图将它们清晰地标记了出来，于是地图就成了远方的销毁器。

在强大的“知道”面前，我们总显得过于苍白。

我曾设想过无休止地前行，驶上前方最荒芜的一条小径，凭借直觉拐弯或


农民的收获

是前行，留下还是离开，发生什么，还是什么都不发生，直到下一个加油站，下一个路口，下一朵白云的出现。我喜欢这样的方式，它让我永不停留。

离开城市生活已经一年了。上星期我又续交了一年的房租。丝瓜长得很好，但朋友们没空来吃。辣椒我也摘了几个，放在厨房里，有空我会尝试做一个辣椒炒鸡蛋来犒劳自己——熟悉我的朋友知道，这是我唯一拿得出手的菜。西红柿也有几个熟了，我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擦，很好吃，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我不能用新鲜来形容它，因为那已沦为了一个贬义词。黄瓜长得不错，南瓜也开始肆意生长。

一年的乡村生活过去了，我很高兴。还记得住进这个小院的第一天，清晨的薄雾笼罩着田野，宁静的村庄若隐若现，鸟叫虫鸣，人影寥寥，我坐在柿子树下，像回到了童年。

前几天，在MSN上有好心人曾关切地问我：你就这么一直住下去吗？你就这么一直住到老吗？我想说，亲爱的朋友，我的个子不高，我的视力也不是很好，看不到那么远的地方，我只能看到眼前，我只关心眼前。未来怎么样，我无法承诺自己，更不能承诺别人，哪怕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人，我仍然要说，我不知道明天，但我很爱今天。

道路就是梦想。如果我们想让自己骄傲，或许就应该勇于把自己舍弃。

开了有半个时辰，我将车停在了一条宽敞的柏油路边。从后备箱取出一个马扎来，和小九并肩坐在那里，面前是一大片收割后的田野，四周有笔直的大树，远远的公路上，车就像甲虫，在快速地爬行。

风吹过的时候，我听见了大自然的声音。它是有声音的，你必须很用心才能听到。微风吹拂着柳树，麦田下的虫子在辛勤地耕耘，鸟儿迅速地飞起，又迅速地落下，停在某处，歪着头像正在冥想着什么，扑棱棱忽然又飞走了。天空很蓝，云朵就像一个个凸出的小拳头，层层叠叠地包裹在那里，它们流动，它们静默。我久久凝视天空，相信那里是一切的来源。我很喜欢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大段的景物描写，那是一本好书，我自知没有那个才华。我能感知，却无力表达。

但没有关系，感知就是生命的一切。

大虎，再见

2008年8月21日 星期四 晴

大虎不见了。可我已经习惯了大虎的位置，它永远在我家门前的那辆破车下，我悄悄给它喂饭，秘密地和它说话。可大虎昨天被送走了，醒来时我没有看见它，它这两天总在深夜里哭，隔着窗户，我听见它哭的声音，呜呜的长鸣，在子夜挖心掏肺。是这两天的雨吗？还是它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我问邻居的时候，他们说它叫，在晚上叫，很讨厌。

我在那破车前站了很久，一动不动地站着。以为它还在那里。

其实在这之前一个多月，大虎和小虎就恢复了原来那种糟糕的生活，因为那个为大虎它们洗澡做饭的厨师不知是被开除了还是自己离开了。

希望它能找到一个好人家，不要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尽管它们的命运从来就不由自己控制。可是，我们的命运又真的能被自己掌握吗？我很怀疑。

“二流子”的那些事儿

2008年8月29日 星期五 晴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中配配已经成长为一个标准的“二流子”。虽然它仍然英俊，帅气逼人，两目四顾中俨然将自己当成了一只东北虎。但是事实证明，“二流子”的这个称号或许更适合它。

自从它离家出走一次后，出走就成了惯性。大门旁的那个小洞我索性就不再堵了，任它自由来去。每晚北风起的时候，它就“喵呜”一声，以示告别，再找时往往就不见了影踪。也不知道它整晚整晚地都在外面厮混些什么。我曾设想，它潇洒地道别后，在街口碰见几个好友，然后三五成群地在路灯下抽烟吹牛皮，等人（应该是等猫）都聚集齐了，再到荒郊的菜地里，掀开一块暗板，纷纷走下去，灯火齐明，它们开始交流各自的主人以及这个世界的和平。回头一想我是不是最近写小说写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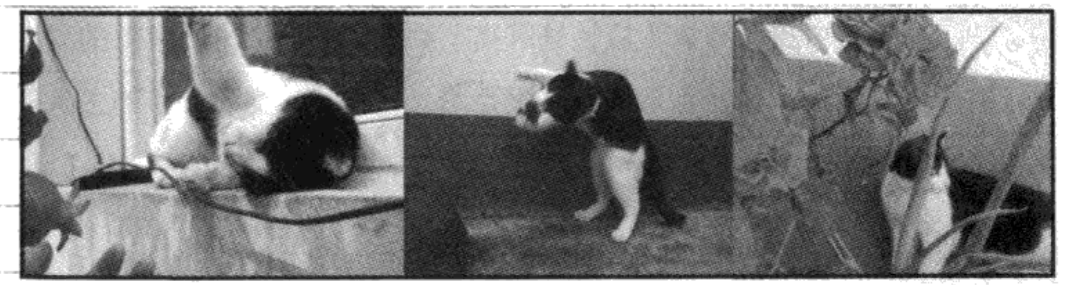
总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每天我醒来时，必定看见它在窗台或沙发上睡觉。看见我，眼睛半眯，微微“喵”上一声，好像打了整宿的麻将，

正困得喘不过气来。我把手伸过去，它便将它的小肉球爪子伸出来和我打上两个回合。是为了应付这种差事，还是最近学了一些非洲猫的礼仪？不明白。

距离上一次吃麻雀有一个多月了，昨天它又搞了一只麻雀。真是彪悍！

将麻雀咬穿，然后慢慢地玩弄，抛起来，扔开去，用爪子碰一碰，再假装不看，突然又飞快地摁倒在地，自己玩得不亦乐乎。那麻雀小，估计第一下就被吓死了。后面再玩，看它很不过瘾的样子，一个劲儿地闻，似乎在问，怎么就死了？太不禁逗了吧。

这时连我都不能靠近它。它会以这样的表情警告我：咱俩熟归熟，你可别越界。我皱着眉头看它将那只麻雀细密地咬碎，然后开膛破肚。真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我想，对猫的这种行为进行任何道德预判都是没有必要的。就像狼要吃羊，羊要吃草。我们的道德在自然面前一钱不值。约定



慵懒的小样儿　　彪悍的猎手　　原来是个“花痴”呀！

俗成的方便管理，和来自本能的暗涌，根本就是两回事。文明到头基本就是灭亡。

如果我死了，我同意将我的尸体抛入大海喂鱼，或者丢入森林喂狼。无论活着时多爱惜这具躯体，我都认为它只是囚牢。我迟早是要出狱的。

记得那年在西藏，一个朋友带我去看天葬。我的感觉很好，很自然的样子。他们对身体的理解程度远高于我们。什么，什么都不留下。只有生者的记忆，随着风儿飘散。

发呆时，我常凝望它。最爱它那一低头的温柔。人们需要很多解释来更正自己的行为，可本能的东西哪里能说得清楚呢？欲盖弥彰的结果是层层叠叠地自欺欺人，我不需要那些东西。我伸伸拳头，踢踢腿，就觉得很自在。自在是极其重要的美德。

于是我每每备好猫粮，备好清水，无论它何时离家或是回来。它玩累了，回来便会冲我“喵呜”一声，似乎在说“你还写呢？”我便不好意思地笑笑，是啊，你玩累了回来了？嗯。那你去歇着吧。好，你也别写太晚啊，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哎。

它是自由的，我愿意它是自由的。而我也是。这真好。

额的神啊，你是杀手！

2008年9月2日 星期二 晴

下午万籁俱寂，全世界的人好像都死了。我坐在马桶上看书。小九在书房睡觉，配配在沙发上睡觉。

从厕所出来，我忽然愣住了。一只黄色的花斑大猫正在条案上吃配配的猫粮。我们一对视，它狰狞着一张脸，冲我怒目圆瞪着。我心中一惊，赶紧唤配配，“配配，配配，有人抢你吃的。”配配在沙发上“喵呜”了一声，直接用爪子挡住了耳朵，分明是困意浓重，懒得理我。我又赶紧唤小九，小九耳朵一立，连忙出来了，那大猫一见，转身便箭一般地从那小洞一出溜便跑了，到那洞口时，还大尾巴凌空甩了一下，分明就像一只狐仙告别时的样子，仿佛在说：“你等着，我还会回来的！”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转身就去训配配。谁知它竟一副老大不情愿的样子，好像在说：“哎呀，真是少见多怪，江湖吃顿过路饭有什么稀奇的，走开走开，别扰我睡觉。”说完它起身挪了个地方，倒头又睡了。

真是儿大不由娘啊。翅膀硬了，管不住了，说话没人听了。我这心里是拔凉拔凉的，一大坐院子里想了半天，是要搞个猫笼机关来抓这些猫呢，还是随手去找把捆猫索呢——世上有捆仙索，便应该也有捆猫索吧。痴痴地想了一会儿，又把小九叫过来训一顿，家里来个这么大的家伙你都不知道，以后我睡着了它跑床上来怎么办呢？真是白养你那么大！小九低头听着，一副颇有家教的样子。

让你再跑！

但我心想，我绝对不能把洞口堵住，哪怕明天来只老鼠来条蛇我也得忍着，配配是一只自由的猫，无论它做什么，这都是它的家，我说到做到。

结果到了凌晨三点多钟，我正吭哧吭哧写得来劲呢，只听见院子里“喵呜喵呜”地叫了几声，咦，今天这家伙回来得这么早？我心思一断，索性起身去看它，见猫粮盆里空了，我给它倒了些猫粮，再放了点妙鲜包，准备端给它吃。平日我只要一撕妙鲜包，它必定觉也不睡了大呼小叫地跳上跳下，可今天竟然全无反应。拉开门帘，我看见它正躲在石榴树后，大尾巴高高翘着，这不对啊！我打开院子里的大灯，再唤它，它几个腾跃就过来

了，顺嘴还往我面前丢了个东西，我定睛一看，妈呀！真是心想事成，它居然真抓只活老鼠回来了！

我直接往后倒退了两步，它却笔直地端坐在那里，一副虎虎生威的样子，斜睨着我，分明在说："屌不屌？"

老鼠还是活的，刚一放下就想跑，配配以腾空之势将它再次摁倒，摁倒后再放手，又扑倒，就这样，一来一去，配配在我面前玩起了捉放曹的游戏。我和小九都看呆了。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想不到这只"死猫"居然还有这么骁勇善战的时刻。正想着，它叼着老鼠就准备进房，我连忙将它赶了出来，它冲我还虎虎地叫，好像我要抢它的口粮似的。妈的，老子也不是好惹的！找了根丈把长的棍子，一边跟它摆事实讲道理，一边向它炫耀武力——让它认识到我才是这一家之主，它要不听话，明天老子就停它的口粮。最后它只好悻悻地出去了，我忙不迭地关了门窗，躲在纱窗后面看它在院子里兴致勃勃地戏弄那只老鼠。

看它玩得不亦乐乎，我忽然想到，我从此不能再亲它了，也再不准它上我的床了，它已长大成人，我该用成人的方式对待它了。可是它如果执意要在我怀里撒娇怎么办？我是应该推开它呢，推开它呢，还是推开它呀？

这还真是个问题。过了一会，它玩累了，看见门窗紧闭，很不高兴地冲门口叫了两声，叼着那只老鼠顺势跳上了书房的窗台，我坐在这边隔着纱窗冷眼看它，它居然在离我不到半米的地方开始品尝那只老鼠，血糊糊的，喀呲喀呲，我一脸哭相地看它一副大块朵颐的样子，噢迈嘎，真是个野蛮的家伙，又冷血又酷派。

额的神啊!额的小九啊，这以后可怎么办啊？你弟不光是个二流子，还是个杀手啊。天亮咱就去报官吧。

诛螳螂记

2008年9月3日 星期三 晴

昨日午后，有螳螂君擅闯白虎堂，手持大刀两柄，自小院取道，妄图趁众人假寐之际，入堂作观光旅游之想。

白虎堂首席保安罗小九率先惊醒，于彷徨之间目光灼灼，混乱之际心神荡荡，螳螂君遂失魂落魄，欲图仓皇撤离。

失职的保安

孰不知罗小九近日染红在身，春心荡漾。母性之涤涤，闷骚之涛涛，除异性金毛外，概莫能焉，况区区一螳螂君乎？看官不知白虎堂外日夜停留诸多“武大郎”，嗷嗷待搞，吠声已近三五日，闻者伤怀，观者伤神。保安之职抛诸脑后。螳螂君侥幸捡一命，言之平常心平常心，欲取小道别离，不料……

另有阎王自沙发上惊醒，如下山猛虎一般，吼声堂皇，目光如炬，杀气凝重几欲见血封喉，嗅之，审之，螳螂君顿时感叹大事不妙。

阎王罗小配

此活阎王，浑名罗小配，江湖人送外号：子夜锵锵混不吝黑白噗通鬼见愁，简称：锵愁。传其幼时父死母丧，遂浪荡天涯，于2007年10月1日，血色黄昏之中，潜入他人菜园之下，得遇贵人，传日夜敲击之技，得胡说八道之能，历尽一甲子寒暑，终成一代名“二流子”，曾射杀飞鸟二只，诛土行孙一枚（即麻雀两只，老鼠一条），名震江湖。今日竟遇这厮，呜呼哀哉，螳螂君大限将至，避无可避，待到明年兴盛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吧。

高空抛掷，躲闪腾挪，螳螂君大刀舞尽，无奈大势已去，白虎堂里血雨腥风，鬼神俱在。叹只叹，此处不是观光地，他乡已是埋骨山。只怜家中尚有八十老母，幼齿顽童，妻妾三五人，兄弟数十个，不料今日俱成镜中花、水中月。人生……海海啊。螳螂君脑神经现已紊乱，魔爪之下胡吟诗，瞎作曲，今日为来生祈祷，命不久矣。

图穷匕首见！！！拔剑意恩仇！！！“白虎堂中作悲曲，明月乡关是故人。今日作别白露去，他年仲夏莫逢君。”

呜呼，想那螳螂君也是随身带刀之人，纵横江湖数十载，未逢敌手。不料偶入白虎堂竟遇此等结果，可知那龙潭虎穴，森罗地狱，非等闲之辈能去之。此后小院江湖传说四起，流言纷飞，子夜敲击之声，便是阎王点拨之时，孰生孰死，尽在二指之间，天下大势，分分合合，白虎堂中早有定论，休得多言。

月朗星稀之时，小院江湖中的蜘蛛老者故事讲完，环顾四周，见众人一副神往依依之状，抚须良久，正待他言，忽而脸色顿变：“你听，白虎堂中敲击声又起……”众多秋虫、蚁辈皆瞠目结舌，魂飞魄散，正欲纷至沓去。蜘蛛老者喟叹一声，言：平常心，平常心。来者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且睡。且睡。

诸虫这才散去。

明亮之秋

2008年10月24日　星期三　晴

蓬头垢面地起来，站在院子里抽烟，发现阳光奇好，天空一片湛蓝。推院门带小九出行，看村中四下寂静无人，远处的山峦清晰可见。久立不动，唯有薄薄的纱雾在半空中飘荡。看了又看，无来由地高兴，止不住地兴奋。啊！这个明亮的秋天。

这样的天，令人神往。比所有的摄影作品中更蓝，更深远，阳光的穿透力直接进入心里，就像肥皂，能够洗净所有的噩梦。

回到院里，细看也有风景。我家的柿子树上结丝瓜，嘎嘎。最后的一批丝瓜我留着没摘，个个都有棒槌大，插一批火柴棍就能当狼牙棒使。罗府狼牙棒，蛮精致的噢。

爬山虎的叶子都变红了，每天醒来，院子里落满了红红的落叶，我一边扫地一边心想，去什么香山嘛，良乡也有啊。

站在房顶上，看见大片的平房，还有远处的山林和河川。什么忧愁都没了，遥远的城市，拥挤的三环，还有那狭小公寓里孤独的梦，统统消失。我在房顶上抽了好几根烟，呆呆地坐着，阳光很好，世界也很好，于是，我觉得自己也越来越好。

之伍

生命的轮回

感伤的少妇

人的世俗生活一多，内心生活就接近于扯淡了。睡醒就出门，披星戴月时才回来，叼着烟皱着眉，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头顶的月亮蓝汪汪地照着大地。疾驰，疾驰，灯光明灭之间，永远都是一张烟火气十足的脸在无动于衷。

深夜的电台节目无比弱智。有人打电话说女朋友和别人跑了，他该如何是好。也有人说他女朋友总是甩不掉，他又该如何是好。主持人一一作答，一副人间正主儿的样子。我开着车，看着前方皱着眉头笑。换一个台。一个男人说他已经三年不能勃起了，吃过很多药都没用。一位中年女性主持人满怀关切地说吃什么什么药，吃两个疗程就一定会好。另一个男人则说勃起时间过长，老婆都不想尽义务了。中年女主持义正词严地说，你这也是一种病，也需要吃什么什么药，两个疗程就好了。

但这两种药都是同一种药啊。我用行驶两公里的时间琢磨了一下，忽然

感伤的少妇

反应过来，发现自己真是愚蠢得可以。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这就是社会。

有一次深夜电台节目放小虎队的经典回顾，听得我那一路心花怒放，迎着风就开始狂唱，拿自己当赛车手使唤。

回家后只要还有力气，我会带小九在月光下走走，它怀孕了，下个月就要做妈妈了，性格开始变得有些忧郁，且狂喜欢睡觉。偶尔凝神注视我时，竟然有点感伤。或许这是因为它的少女时代即将过去了。可是小九啊，其实少妇更可人啊。

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把这话和它说上一遍，真希望它能听进去。

昨天我和老孙去旧货市场想给它挑一个产床，但都不满意，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木匠，让他做了一个。做好后，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将它粉刷了一遍。这个由蓝色、黄色、还有白色组成的小木床，足够装上它以及五六个小宝宝，再多就装不下了。所以小九啊，你不能生太多了，因为爸爸给你做的木床只有这么大。

木床上还喷绘了一个大大的“九”字。我相信它会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产床。

回头看看，我最近做过的最靠谱的事莫过于此了。其他时候除了昏睡就是赶路，或者出现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不停地和自己说，干一票就走，干一票就走，就像个心慌慌的贼。终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关了灯，人反倒更加清醒了一些。在黑暗中点根烟，看着烟头时明时暗，身体异常疲惫，可脑子却开始慢慢地复苏。忽地想起凯鲁亚克的一句话——“一种宁静的悲哀是我能奉献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的礼物”。

唉，就是这意思啊。

双子座男人

有时真的很羡慕配配的生活。一个英俊的浪荡子，一个酷酷的思想家，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

常见它端坐在客厅的一缕阳光下，那么安静，那么凝神，似乎在想些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听见我出来，它慢慢地转头，冲我轻轻喵呜一声，便继续在阳光下正襟危坐地思考着，遐想着，像一具雕像，更像一个入了定的老僧。

怪不得，双子座的呀！

有时是半夜，我坐在电脑前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小九在脚下睡熟了，发出微微的呼噜声。写累了，伸个懒腰，听见身后如呢喃般喵呜了一声，转头，这才看见它睁着一双黑漆漆的眸子正凝视着我，已不知它在身后坐了多久。

我们的目光对视，相信那是世间最柔情的片刻，我伸手去揽它，它一个箭步跳到我的膝上，伸出小小的磨砂舌头，舔着我的手。抬头看，窗外月光皎洁。

然而，如果仅仅只是柔情，那是拴不住一个双子座男人的心的。

不知何时起，它学会了开书房的窗户，寒冬腊月，我在客厅看书，它悄悄地看我，趁我不备，便溜着墙根往书房跑，我头也不抬地大喝一声：配配！过了一会儿，便见它灰溜溜地回来了，走到我跟前，坐下，冲我低低地喵呜一声，备感委屈的样子。

但有时它不管不顾，一个猛子就往书房扎，我知道这时柔情和命令都不管用了。这就是发了失心疯了。忙起身紧追出去，只见它瘦小的身子站立在窗前，两只前爪拼命扒窗户，速度之快，令我只能抓住它的尾巴尖儿，它一溜烟蹿到小院里，一个急刹车站住，转头优雅地看我，重重地喵呜一声，分明在嘲笑我：能看到我的尾灯吗？

我恶狠狠地在窗前朝它挥舞着拳头，它站在房檐上，骄傲地仰望星空，看都不看我一眼。

它还会开门。我曾在窗帘后窥视它，只见它瘦小的身子团成一团，往后退几步，一个冲锋就把厨房门撞开了。进来后通常都不管我在干嘛，总

是一副大王回营的架势，大呼小叫着，好像没人欢迎它这世界就没有王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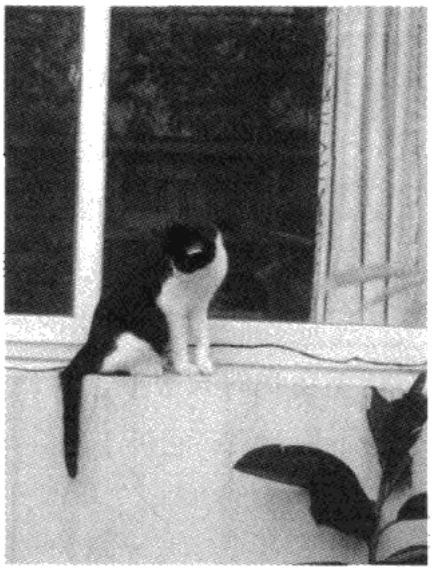
有时它还会叼点东西回来，一只麻雀，或者一只老鼠。这时你再看它——就变了，目光如电地注视着我，那分明是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对视！我厌恶地仰天长叹，它倒是一步一顿地踱过来，冲我甩着头高声嗷叫。

哼，但它也有求我的时候。它总以为家里的冰箱是为它买的，每次只要我开冰箱门，它就一定要围在我脚边，两只前爪死死地抓着我的裤腿，一阵摩挲，嘴里吱哇乱叫着。

我不得不蹲下来和它讲道理：配配啊，妙鲜包呢，的确是为你买的，但每天只能吃两次。别瞪我，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你也必须是。我开冰箱门，可能是拿红牛或者牛奶，你总不能不让我开冰箱门啊？再说了，大鱼大肉的生活就一定好吗？

它不管，它生气，它耍赖，它上蹿下跳，不听我解释。最后是：它坐在沙发上冲我声嘶力竭地喊，我站在客厅一脸无辜地向它摊开双手，我们对峙个两分钟，它喊累了，起身开窗户，就又出去了。
有一次我终于生气了，它竟在风雪之夜跑出去了。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决定将书房门关紧，将厨房门也关紧，恶狠狠地想：今晚你就死在

外头算了，你不是牛逼吗？



你们都没有我酷！

困意浓重时，听见它回来了。刺啦刺啦地扒窗户，“喵呜喵呜”地叫着，像是在质问我，为什么不给老子留门？我在黑暗中硬着心肠翻了个身，在被窝中蜷得更紧了。平房暖气本来就不好，厨房门也开着，书房的窗户也开着，你穿着皮大衣，我呢？我一个凡夫俗子，得猪流感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它一声一声地叫着，声音拉得极长，最终这些声音幻化成一幅图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在暴风雪的子夜冻死在有钱人的窗台。

十几分钟后我一个鹞子翻身，嘴里骂骂咧咧地起床去给它开窗。窗户一打开，它一个箭步便冲到了猫粮盆前，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关了窗，站在它身后臭它：你不是能打猎吗？你不是有能耐吗？不还得回来吃饭！

说着说着，我倒有点惭愧起来，这话多像十几年前我老爹的口吻啊。不好，真是不好。

在一个明媚的清晨，我从一个美梦中自然苏醒过来，睁眼时，小九正将头搁在我床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一看我醒了，眼珠子立即就圆了，猛地一下立正，嘴里哈哈地喘气。我拍打着它的头，心花怒放地起来，却看见配配正以跳水的抱膝式姿态蜷缩在我的衣服上，我伸手去抽它身下的衣服，它极不耐烦地睁了睁眼，冲我嘟囔着喵呜了一声，转身又睡了。

我看着它，心想：你怎么就这么屌呢？看看人家小九，站岗都不知道站了多久了。你再看看你，回来就睡，睡醒了就吃，吃饱了就出去瞎逛，你能干点儿有出息的事吗？你能有点理想有点追求吗？

它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四仰八叉地蹬着胳膊和腿，又呼呼地睡了。

唉——真是嫉妒死我啦！

日志

鬼妹坨—假孕事件

小九生了

孩子们，请记得我！

鬼妹坨！——假孕事件

2008年10月21日 星期日 晴

小九你这个流氓精，老子几千块钱送你出去谈恋爱，帅哥哥给你找着，脸不红气不躁，回来猪一样地睡。我还以为你是情窦初开不好意思，懒得臭你。一个多月里老子天天给你摸肚子，摸得你奶叽叽发胀，老子喜得做猴跳，心想，该死的娘打拐，怀上了怀上了。又是炖排骨，又是搞有氧运动，牵你出去蚱蜢子都要跳三跳。

前几日掐指算算，时间应该快到了，老子还特意上网去收集母狗怀孕大全，看看要注意些什么鬼名堂，翻来看去，差点没编成顺口溜出去吹牛皮。邻居三四来问，老子还装文化人假矜持，快了快了，看这蠢妹子的样子就知道快了。

书上说有了身孕喜欢睡觉，你喜欢睡觉啦。书上说有了身孕喜欢尿尿，你喜欢尿尿啦。书上还说有了身孕性子会变得蛮奇怪。小九啊！你最近是蛮奇怪的，天天晚上要睡觉了，非要把个死脖子抬到老子枕头旁边要老子

摸。老子还以为你告别少女时代舍不得，你他娘的倒好，晃点老子，搞个假怀孕。

把老子的排骨汤呕出来！把老子的鸡蛋羹吐出来！把老子烫得死人的爱还回来！

娘的肠子，鬼崽子。我倒你屋里外婆。你现在跟老子装柔情似水，跟老子装京华烟云。一天到晚吃这么好你以为你老爹我最近捡到钱了还是中到奖了，吭哧吭哧刷一下午油漆，还背着你去买产床，想给你个惊喜。你个精明鬼，到头来装样子。

小九我跟你讲，做人不是这么做的！

别想再蒙我了，B超上面看得真真的，什么都没有。还想骗我，还想天天装孕妇状骗吃骗喝，门儿都没有。明天开始一切打回原形，小九我跟你讲啊，做人不是这么做的，做狗也不是！

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啰。真是家门不幸出稀稀。

什么？你还敢还嘴啊？！还敢装脸色给我看啊？！老子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到头来是我错了是吧？是我做得不对是吧？！我哪里错了吗？！我会错吗？！我这样的人怎么会错？！！我不可能错嘛！！！真是笑话！！！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错了？！！我看你你、你、你你成心是要气死老子！！！

算了咯，跟你打个商量，我不怪你，你也不准怪我了啊。不怀就不怀，娘的肠子，我还不信这阳世上不留单身汉。明天和老子出去野去，洪湖水浪打浪，上次那个帅哥还可以撒？

呵呵，鬼妹子。

小九生了

2009年5月7日 星期四 晴

小九是从昨晚九点开始不安的。我回来时，它坐在产床里，眼内布满了血丝。我感觉到它强烈的不安，搬了一个马扎，坐在它旁边，拉着它的手，一遍一遍地抚摩着它的头顶。它依着我，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老孙在一旁说，快了快了。

等待总是漫长的。三天前，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小九佳期到来。可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消息。问医生，医生说就是这两天吧。问神，神也说就是这两天吧。可这两天究竟是哪两天呢？

它突然开始痉挛，几声惨叫后，我从未见过的眼神暴裂出来。随后只见它猛地从产床里冲了出

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了八个，小九累了

来，声音中充满了惊恐，像一个孩子被自身突如其来的变化完全吓住，不知所措。胎盘是破的，羊水也溢了出来，小九不由分说便开始狂奔，脐带连接着小狗，它在叫，小狗在叫，人也在叫，拖了一路，狗跑人追，乱作一团。

第一只小狗个头奇大，叫声洪亮，是个女娃子。生完后，小九仍旧死命地靠着我的身体，浑身发抖，我搂着它的头，感觉它像个风箱一样在我的耳畔发出抽搐的轰鸣声。

四十分钟后，第二只诞生了。又两个小时后，第三只诞生了。小九躺在血泊之中，大口地呼吸，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可是它应该还有五个（做B超时，医生说过至少有八个）。我们在一旁等着，小九却迟迟不见动静，或许是过多的惊恐与疼痛消耗了它的体力吧。

时间已经到子夜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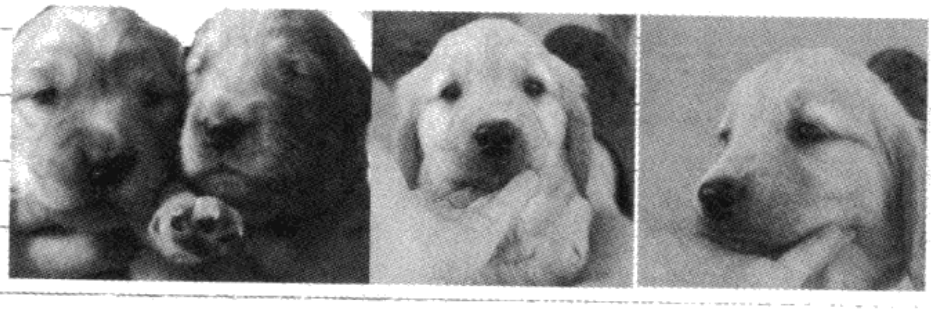
老孙在一旁叼着烟一脸憔悴地说，小九，生个带把的啊，怎么全是娘们儿啊。

第四只是突然来的。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小九突然开始发力。我坐在角落里正抽着烟，忽然看见小九两腿之间两只小脚露了出来，半天都不见下来，如果小狗被卡住的话，就死定了。老孙果断地在血泊中伸手去扯，一阵慌乱后，老四降生了。

又是一只母的。前四只全部都是母的，简直不可思议。它非常特别，个头最小，额间却有一撮白毛，像孔雀公主的样子。我将它捧在掌心，看了又看。这边还没有收拾完，便听见老孙在喊，我靠，又来了又来了。

老五、老六就这么来到了人世，间隔的时间还不到十分钟。终于——全部都有小鸡鸡。纸箱子里开始热闹起来，房间里传来嗯嗯哼哼声，它们彼此簇拥着，身上传来一股好闻的味道。

三年前我曾拍过小九的诞



越长越漂亮

生，三年后，我在拍小九的孩子们的诞生。我坐在纸箱边，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些生命。

小九明显已经没有站起来的力气了，趴在墙角，不住地喘息。我们在旁边陪着它，它不说话，我们也不言语。抚摩、观望，整个房间静默不动。

谁说的，与动物的相处，永远比人容易。

休息两个小时后，第七只在凌晨三点半来了。生完后，小九的疲惫抵达了极限。房间里就像杀过一头猪后的情景。

阳光从纱窗外浅浅地渗透了进来，配配站在窗前无声地凝视着我们。这个夜晚，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待在一个房间里，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准它进入，并对它不加理睬。它如同猎人一般注视着

箱子中蠕动的小生命，应该很可口吧。我朝它挥了挥手，它几个跳跃便离开了。

快六点了，仍然没有要再生的迹象。小九还会有吗？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一根面条一样，随意地东倒西歪着。真想铺两张报纸，和小九躺在一起，就此睡去。

但我终于挣扎着起来，决定去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晨风中的村庄安静而祥和。微微发蓝的空气中，只有远方的味道伴随着风降临身边，令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个人默默地浇菜。丝瓜。黄瓜。蛇豆。西红柿。南瓜。长势都不错。埋头种菜，低头读书。爱谁谁。世界在这一边，那我就永远要睡到另一边去。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必须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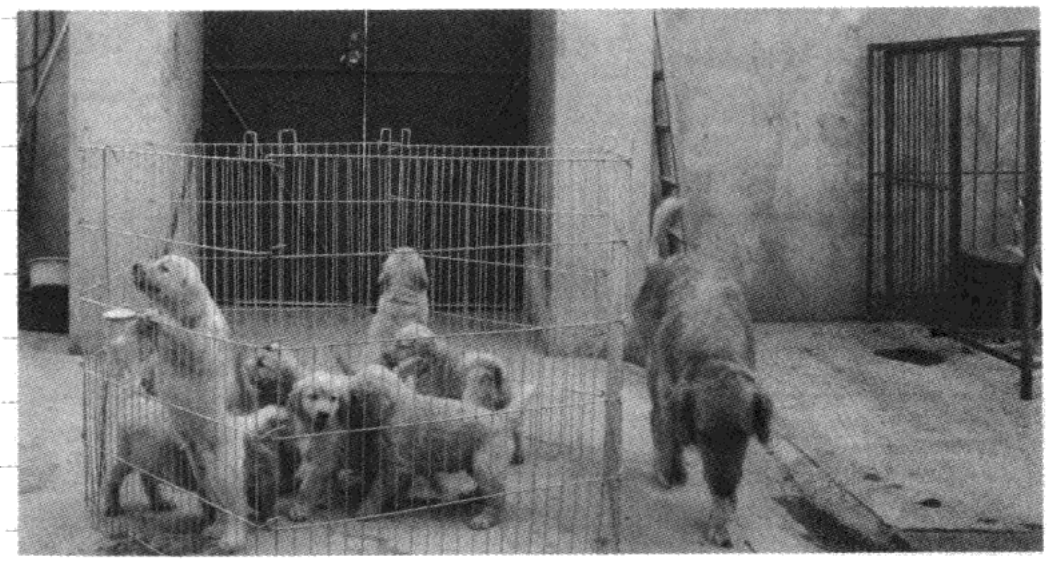
转身回到房间，听见老孙在对着七个小生命喃喃地说，孩子们，这是你们来到人间的第一个早晨，你们高兴吗？

终于倒下了。困意蜂拥而来。朦胧中听见老孙在我的梦境中大喊：又有一个，妈的，又有一个！但我已然睡死过去了。

再醒来已是午后。小九最终生了八个，四公四母。最后一只降生于上午十点，也就是说，小九一连生了十三个小时。

漫长的十三个小时。老孙倒下了，钢铁战士，累得一塌糊涂。

我站在院子里抽烟，阳光骄傲地直射下来。我眯了眯眼，伸了个懒腰，听见房间里传来一群小生命嗯嗯唧唧的声音。我抽了口烟，晃晃悠悠地转身回去。这个夏天，该来的终于来了。



我会一直守望着你们！

孩子们，请记得我！

2009年5月13日 星期三 晴

关于“轮回”，三个月后。

七星。拉拉。亮亮。蒙奇。悟空。阿米。小七。铁皮。

你们听着：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也是一个肮脏的世界；这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这也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我已竭尽全力为你们找到了最好的人家，祝你们好运！

以后见面，请记得我！再见，孩子们。

后记

如今，每当我看见人们牵着狗在我面前经过，我便会不由地多看两眼，看人的表情，看狗的表情。他们之间普遍有一种默契的宁静，像有某种东西在他们之间产生了关联。一种信赖，又或者，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你注意过人们和自己的狗说话时的样子吗？分明有某种天真或是纯粹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复活。

我有时会想，这或许就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用金钱买来的爱。

你买来一条狗，然后它就爱上了你。你只不过给它买了点狗粮，给了它一点清水，然后它会每天依依不舍地和你分别，在狂喜之中将你欢迎。无论你出去多久，是十分钟，还是十个月，它都会欢迎

你，都会依恋你。

它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是它们的基因里就埋藏着这样一种对人类天性的好感？还是，我们真的就具备了某种值得让它们如此信任并爱戴的品质？

我听过许多该死的人类和伟大的动物之间发生的故事。有些人并不配得到这样的爱。一点点金钱，便拥有了另一个生命全部的、从开始到最后的爱。

你能想象吗？可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本质。我们与它们交往，所有的，一切的本质。

去年夏天，我和朋友去往京郊的一个流浪狗基地。在那里，我们看见了成百上千只狗在落日下飞奔。它们都是被这个城市抛弃的，或者，它们对于这个城市是多余的。它们兴奋地站在那里，渴望得到我们的爱抚。它们如此执著地想获得人类的爱，哪怕它们刚刚被人类所抛弃。你的注视，你的抚摸，令它们无比快乐。

这真像一个凶猛的反讽。

后来，一条六个月大的黑背，和一条几个月大的拉布拉多犬的黑色混种狗，被我们带了回来。它们不会说话，所以我们无法得到之前的信息。它们——有过怎样的童年？谁爱过它们，谁又遗弃了它们？我们统统一无所知。

它们都有严重的皮肤病，还有一些心理问题。黑背后来长得很雄伟，然而它很怯懦，很胆小。遇见人时，它会因为害怕而狂吠，因为人们的靠近而小便失禁。人们究竟对它曾做过什么？我们不难猜到。而另一条狗则在小小年纪，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感。主人离开它时，它矜持地表示送别，你能看出它眼神里的内容，那是一双深沉的眼睛。它不确定这个地方是否是它最后的家。因为它往往还来不及示爱，便被通知离开。

有一个词叫“丧家之犬”，常用来形容那些落魄到低谷的人类。可真正的丧家之犬是会令人心碎的。

我也曾见过一个心碎的中年男人，很儒雅的样子，久久地凝视着别

人在路边的狗，静静地抹泪。别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家的狗也是这样的。它死了。

有人爱狗，有人讨厌狗。有人用一些别人无法容忍的方式爱狗；也有人，用一些匪夷所思的方式虐待狗。据说澳洲的土著居民在形容一个夜晚的寒冷时，会比划出三条狗的形状。因为他们用搂着狗睡觉的方式来抵御寒冬，而最冷的夜晚则往往需要搂上三条狗。而悲惨的故事呢？莫过于另一位朋友向我讲述的令人发指的桥段。一条流浪狗总在他家门前的垃圾桶里翻吃的，翻得垃圾到处都是，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用荷叶包了一大块肉，在肉里放满大小不一的玻璃碴，丢在垃圾桶里。流浪狗因为饥饿而终究不舍那一大块肉，最后它满嘴是血，吃不下任何东西，慢慢疼死，慢慢饿死。那条狗哀嚎了一夜，血流到四五米开外。真是聪明的人类。

这原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美好的世界。我们只能说，希望在前方。或许，它真的在前方。请允许我只能说或许。

翻开那些描写动物的书，我们总能读到一些传奇的故事。《灵犬莱西》中不远万里的回家，《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中淡淡的忧愁，

《导盲犬小Q》里那只与主人相濡以沫的小Q，它们无不令我们情绪飞扬，并难以掩饰。

可是，每一条狗都是美丽的吗？还是，那些狗都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友人家养了一条名叫壮壮的狗。如果说那些狗都是明星，都是英雄，是超出了普通狗的非凡一族的话，那么壮壮就是一条很家常，很平庸，很讨厌，甚至讨厌到让你觉得一无是处的狗。因为它总是惹麻烦，惹很大的麻烦。

我们先说一说它年轻时的“光辉事迹”吧。

壮壮大概是一条拳师犬和京巴犬的串儿，小矮个子，毛色黄中混白，脸就像被人打扁了一样。它的来历很是诡异。十年前，有一个男孩恋上了友人的姐姐，都是如花的年纪，男孩从街边买了条狗，讨友人姐姐的欢心。年轻女孩看什么都是新鲜的，何况是毛茸茸的小生命呢，就偷偷地在宿舍里养了一段时间，取名叫壮壮。后来男孩离开了，壮壮却留了下来。友人姐姐将壮壮带回了家，这时的壮

壮还是蛮可爱的，友人父母在犹豫了几天后，终于将它收留下来，壮壮就成了友人家的一员。

壮壮在稍稍长大一点后，便毫不犹豫地暴露了自己好斗的一面。它从不畏惧任何同类，哪怕人家比它大上十倍，它也勇往直前。友人父亲曾牵着壮壮出去散步，在遭遇到一条德国黑背，双方主人都认为可以让它们彼此玩耍一下，便松开了狗链。壮壮和那条黑背彼此嗅了嗅，不知怎么就嗅出了敌意，两狗疯狂厮打在了一起，两个本在抽烟的男人手忙脚乱地上前拉扯，却怎么也拉不开，两狗厮打了将近十分钟，友人父亲终于从黑背的嘴里将壮壮抢了回来。黑背狂吠不已，壮壮满脸是血，却保持着一脸的冷静。友人父亲以为壮壮被吓傻了，匆匆将壮壮带回家，给它洗个澡，好发现伤口以便包扎，但给壮壮洗完后，却没发现任何伤口，那血是从哪儿来的呢?

一直沉默不语的壮壮在主人疑惑的眼神中，冷峻地从嘴里吐出了半截舌头。友人父亲大惊失色，再掰开壮壮的嘴，竟然发现它的舌头是完整无缺的，那这半截舌头难道会是……第二天，黑背主人上门了。

壮壮的彪悍还不止于此。一年后，友人带它出去郊游，在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它狂吠着冲向了一个马群。那都是马场里最好最昂贵的马，壮壮卷起烟尘滚滚，马群被惊得四下逃窜，所有人都以为壮壮会丧命于马蹄之下，不料烟尘散尽时，壮壮像英雄一样，披着黄沙气势昂扬地杀了回来，而那群马已惊得跑出了几里之外。马场主人为此向友人提出索赔，那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壮壮却仍旧是一副嚣张跋扈的样子，以为自己在统领这个世界。

友人家自从养了壮壮之后，再也不曾来过客人。因为壮壮不允许家人外的任何人进门。凡是进门者，它便必定狂吠不止，獠牙伺候。送水的都知道4楼3单元的老陈家不能去，去了一准被咬。

不仅客人去不得，就连友人自己离家一年后再度回家，壮壮也得审视再三，有时还亮出獠牙来，求证一下自己的权威性。友人告诉我，有一次他为了回家，在自家门口和壮壮对峙了将近半个小时，谁来说都没用，咬行李，咬鞋，咬裤脚，分明一副要将友人赶出家门的模样。为此，那个十年前买狗的男生成为友人家最熟悉的陌生

人，每当壮壮不听指挥时，友人家便个个开始念叨起那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男生来，就是他！要不是他哪有壮壮！真不是个东西，送这样的狗来！诸如此类的话，隔上几天就念叨上一会儿，也不知道那位天涯何处的男生是否常常打喷嚏。

壮壮的胃口壮，体力壮，精力也出奇的壮。每次友人父亲带它出去遛弯儿，总要比别人多走上半个小时，否则壮壮一定不回家。这是否也导致了友人父亲在退休后仍能健步如飞呢？不知道，反正只要有壮壮在，它一定能闹出一些令人望而却步的生气。

当然，壮壮也不是没有弱点。作为一条成年公狗，性欲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它是有爱人的，它的爱人就是一块咖啡色的抹布。那块布原来不是咖啡色的，但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这已经没人说得清了。不知从何时起，壮壮便爱上了那块抹布，藏在床底下，每当它的性欲来临时，它便将那块抹布拿出来，一遍一遍地摩挲，一遍一遍地亲吻，直至它解决问题。

它不允许任何人动它的爱人，哪怕是它的主人也不行。如果你想让它停止干某事，你只要往那块抹布的位置移动两步，并嚷嚷着，壮

壮我抢你爱人去。壮壮无论在做什么都会立即停止下来，飞奔过去保护它的爱人。

它就是如此精心地爱着那块抹布，如此专一，哪怕斗转星移，日月穿梭。友人将它当一个笑话讲给我们听，笑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壮壮真可怜。话又说回来，哪个伟丈夫没有一点自己的辛酸事呢?

壮壮就这样一天天长大，一天天老去。现在它已经十岁了，按照人类年龄推算，应该六十岁了，可除了身体不能像原来那样折腾之外，它的脾气还是一样臭，守着那扇门不准陌生人入内，见了别的公狗依然勇往直前，有人动它的爱人，它仍然脾气很大，追杀不止。

友人讲到这里，便有人说话了：这种狗你怎么不让它人道毁灭啊，多耽误事。友人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不如你的意你便将它干掉，你能主宰它时你如此对待生命，当别人有机会主宰你时，你希望他能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上天保佑，幸好你没能主宰一切。

友人说他曾经想给父母买一条纯种的拉布拉多或者金毛，让父母体会一下养狗的真正乐趣。壮壮这种简直就不是狗，是小魔鬼。但他父母犹豫再三，最终没有答应。因为他们觉得壮壮会不太高兴。友人后来也想通了，如果不是壮壮日复一日的折腾，父母又怎么能将平凡的日子过得这么有滋有味呢?

为了壮壮，他们一家已经许多年不曾出门旅游了。甚至当年的小女生如今为人妻，为人母了，小宝宝也不能抢去壮壮的风头，每当全家人围着小宝宝看时，壮壮便会在身后发出一阵狂吠，提醒诸位它在这个家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如果你耐心地坐下来听那些遛狗人的故事，你便会发现，无论多么糟糕的狗，都有让主人开怀大笑的时候。就像每一个平庸的孩子，都会有让母亲骄傲的地方。不要在乎你的狗英俊还是丑陋，狗不会介意自己的相貌，就像它从不介意你任何愚蠢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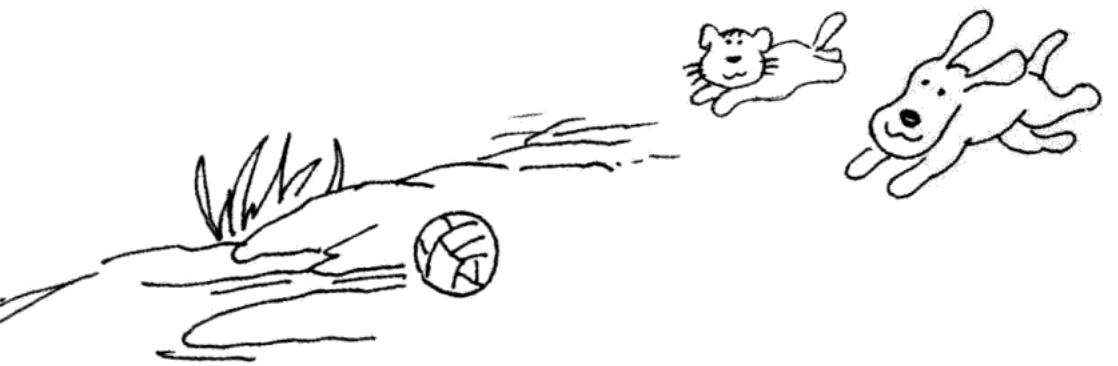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的雷蒙德·盖塔在他著名的《哲学家的狗》一书中有过很

多精彩的叙述。他曾说，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中，我们总需要寻找一个或多个会为我们的离开而悲伤哭泣的人，这样我们会觉得好受一点，并由此而对生命赋予某种意义。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当你试图向同类寻求慰藉时，你天生的不安全感使得这种关系发生扭曲，在时间的魔力作用下，你会觉得这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所以，某些人便开始压抑自己的这种需求，并竭力说服自己——我并不需要！从而将自己转化为了一个“空心人”。“空心人”的意思是：你并不真的存在，而只是假装存在。你的存在只在于某些特定场合，离开这些场合之后，你的生命就出现了问题。于是你需要一个莫须有的物件来填补你的空洞，比如猫，比如狗。就好像当你被迫离开人群后，自然有一股反作用力让你靠近了动物。

按照以上理论，所有养猫养狗的人，应该都是些脆弱的人，又或者说——病态的人。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谁又敢说自己是强大的呢？所有宣誓自己强大的人其实都有着病态般的脆弱。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

人们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需求，似乎是问题的关键。人们始终受困于种种由自我所编织的困惑，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既害

怕改变，又害怕一成不变，既害怕得到一些，又害怕失去一些。我们总是有无穷无尽的问题，选择物质的原因只不过是为了填补某些空洞。我们寻求他人的尊重与理解，也只不过是为了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再度设置障碍。障碍造成了彼此的隔绝，而隔绝之后，便是无尽的孤独。

单纯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一种奢侈品。我们或许可以在同类面前隐藏一些，然而，当你长久地凝视一只动物时，你的虚弱会彻底地暴露出来。你不再拥有那些虚假的力量。

是的，你不再需要了。